

聖經人物——約書亞

目錄：

導言

- 1、約書亞記
- 2、神聖的使命
約書亞記一 7
- 3、停留三天
約書亞記一 11，二章全
- 4、渡約但河
約書亞記三 10
- 5、吉甲的十二塊石頭
約書亞記第四、五章
- 6、接下來的三天
約書亞記五 10~12
- 7、元帥基督
約書亞記五 13~15
- 8、耶利哥的城牆
約書亞記第六章
- 9、受挫折與被擊敗
約書亞記八 1~2
- 10、亞割谷
約書亞記第七章
- 11、以巴路與基利心
約書亞記八 30
- 12、魔鬼的詭計
約書亞記第九章
- 13、不可磨滅的一日
約書亞記十 14
- 14、勝利的宣告
約書亞記第十一章
- 15、平靜安息
約書亞記十一 23
- 16、未得之地
約書亞記十三 1
- 17、榮耀的老兵
約書亞記第十四章
- 18、領受與統治
羅馬書五 17
- 19、任務的完成
約書亞記第十八章

- 20、應許之地的生活
約書亞記第二十二章
- 21、去愛！
約書亞記第二十三章
- 22、尾聲
約書亞記第二十四章

導言

一個五歲的小孩在禮拜天晚禱中，誠懇的對神說：「求你打發你的聖靈，進入我的心，使我能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這是前一個世代，神所重用的僕人邁爾博士（F. B. Meyer）邁進屬天路程的第一步。他母親很留意的記錄了這段話。以後，他幾乎每天都重複同樣的禱告。

在邁爾博士跑完了世上道路，被主接去前一天，有人問他，經過了那麼多年日，他對他的救主有甚麼新的認識。他舉目向上，說：「沒有，就和平常一樣，他在我裡面，我在他裡面。」

這兩句話，已充分說明了邁爾博士一生的路程，同時也讓人看到他在服事上多結果子的秘訣：穩定的與神緊密同行，不求特別的經歷，不講究高深的道理，只有忠心、誠懇的把主介紹給人。

第十九世紀，神在英語世界中興起了不少的傑出佈道家、奮興家、解經家、和聖經教師。邁爾是其中較受歡迎的一個。他以「聖經教師」著稱，擅于對知識份子的服事。在他同代屬靈偉人中，邁爾博士的文學造詣可能無人能出其右，所以他留下了許多文字上的屬靈遺產，其中最為特出的，就是本社翻譯出版的這一套「聖經人物傳」。正因為如此，雖然他息勞已近六十年，但他的信息仍然在英語世界中繼續作工。

邁爾博士畢業于倫敦大學，對知識份子特別有負擔，終其一生，不斷保持他的學生工作。而各地學生也頗喜歡領受他對他們在基督徒生活上的教導。

邁爾博士的牧養教會經歷極為廣泛，從利物浦到倫敦，都留下他的足跡。慕迪早年在英國的服事，乃是由邁爾博士安排，兩人的相處，給邁爾的服事歷程，又更往前推進。

邁爾博士也是一個廣受歡迎的講員，經常受邀到不同堂會講道，自一八八七年起，他是凱錫克（Keswick）大會的經常講員，對從各地來，在屬靈上有追求的聖徒，提供屬靈上的幫助和供應。

他與對華的宣教工作也有極深的淵源。前往中國宣教的劍橋七傑中，有兩人是他的密友。他們的宣教熱誠使邁爾博士極為感動。以後他成為「域外傳道會」（Region Beyond Missionary Union）的主要推動人，積極鼓勵海外宣教工作，支持海外宣教士。

不是高深的學問，也不是動人的信息，邁爾的服事最大的特色是他生命的深度。他這個人本身就是一篇信息。有一位多年與他一同服事的同工，描述一件實際發生的事：「有一次聚會，我必須到台前去見邁爾博士，卻給兩個老人家擋住。他們也拼命往前走。『我們坐到前排去！』我聽到其中有一個人說：『能看到講臺上的那個人，即使他不開口講話，你也會覺得很舒服。』」

他的這位同工又加上一段他自己的看法：「這是對邁爾的丰采最佳的形容。任何講臺，只要邁爾博士坐在那裡或站在那裡，彷彿就會發出光輝，就有恩福流露出來。他那慈祥的臉孔，正是他內心柔和、謙卑、良善的表露，所以，許多人一見到他，就能進入敬拜的氣氛中」。

這也是邁爾博士文字工作的特點。我們可從字裡行間，摸觸這位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屬靈偉人生命的深度。

邁爾博士的「聖經人物傳」十三冊，在英語世界中，曆半個多世紀仍然暢銷無比。甚至有出版社將其中十二冊集成兩巨卷發售。中文世界，過去曾有證道出版社出版「以利亞」和「彼得」二書。本社為使華人信徒得窺邁爾博士原著全貌，經決定全套翻譯出版。香港證道出版社慨允將「以利亞」、「彼得」二書中文版權轉讓本社，僅此致謝。邁爾博士的「聖經人物傳」並沒有按照時代先後撰寫，也不是依重要性分前後。為方便讀者，本社依照聖經年代編排各人物傳記之次序。

願讀者能藉此套聖經人物傳記，得著屬靈上的益處。

美國活泉出版社 謹志

一九八六年秋

1、約書亞記

舊約諸書卷的次序並非僅是人為的編纂，也不完全取決於成書年代的先後。聖靈不僅激發了這些書卷的寫作，也在背後控制了它們出現在聖經中的次序。怎麼說呢？創世記從神開始說起，把我們帶回恩典的起頭——早在創世之前，神便已定意用恩典對付人的罪，在人還不配的時候，他的愛已臨到人；並且與人立約，這約「凡事堅穩」。出埃及記敘述一個為奴的民族得贖的經過。利未記論及敬拜，民數記論及在神井然有序的大軍中我們所占的地位；申命記論及神用愛和信實制定的律法之屬靈觀念；在這一連串富有象徵意味的教導中，約書亞記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最後我們也可從士師記中的混亂到列王紀中的王權赫赫，窺見人類心靈成長的軌跡；接著，這成長的過程又往前邁入詩篇中的頌贊，和隨後數卷先知書的異象中。

約書亞記因此別具寓意。我們若只在其中讀到迦南人的滅亡、以色列人的進迦南地和定居，以及約書亞的忠貞和勳績，那是不夠的。聖經怎麼可能花那麼多篇幅記載這些事，卻無更深一層的屬靈寓意？其實，像利未記中對獻祭作不厭其煩的指示一樣，這些記載——一包含著某些深刻的屬靈真理，是歷代聖徒追求靈命成長時必須記取的。論到約書亞記，就像論到逾越節的羔羊和過紅海一樣，我們大可以說：「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

那麼，這寓意應該如何解釋？希伯來書的作者為我們提供了線索。該卷書的第三、四兩章是解釋約書亞記的重要指南。近年來教會之所以對約書亞這位忠貞不二、既堅強又謙卑的將領一生的事蹟興趣日增，實在和近人對希伯來書這兩章經文的認識更清楚有關。倘若像前人所說的，經過約但河代表肉體的死亡，入迦南地代表進天堂，那麼，發生在攻克迦南和分地之間，許多聖經刻意詳述的事件又當作何解釋？依照這種說法加以推衍，打仗豈不和新耶路撒冷的安息有密切關連？這就有點不倫不類了。

細讀上述兩章經文，我們發現迦南並不代表神的安息——因為在以色列人攻佔迦南四百多年後，神才透過一位不知名的聖殿詩人提到這種安息；雖然如此，它仍代表一種神所賜福的守安息日的安息，是我們此時此地就能進入的。我們應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有人「似乎是趕不上」這安息，就像從前的人倒斃在曠野，無法進入迦南一樣。「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父神已經進入他的安息，主耶穌也已進入他的安息——他已經代表一切跟隨他的人接受了迦南地，當我們信的時候，就把地分賜給我們。所以，聖經勉勵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這樣參照之下，約書亞記的屬靈教訓就昭然若揭了。它述說神為愛他的人預備，又藉聖靈啟示出來的奧秘之事，凡認識這奧秘的人便能享受到令人滿足的安息、豐富和得勝。多麼希望聖靈能使用這兩章經文，引領眾多蒙神救贖的人遠離曠野進入安息！我們得救原是為此；我們渡過紅海也是為此；而神所以容許我們在沙漠中忍受饑渴之苦，便是為了讓我們由衷體會自己多麼需要進入安息。只有我們擁有安息時，才能叫世人相信主耶穌真是神所設立的基督。的確，我們被帶出埃及，是為了進迦南；得贖是為了成為神重價買來的產業；稱義是為了成聖、得榮耀。

新約中另有一卷書在屬靈的教訓上與約書亞記互相呼應，那便是以弗所書；這卷書在新約各信中出類拔萃，有如教堂的塔樓凌駕在基層建築之上，雖然它奠基在這建築上，卻也為它加冠，從塔心且有莊嚴的鐘聲傳出，報告婚禮的喜信。我們彷彿聽見有樂音回蕩在這卷書信中，預報著一切受造將在羔羊的婚配中得以完全。約書亞記在舊約中的地位正相當於以弗所書在新約中的地位。

以弗所書的鑰字是「天上」（一3、20，二6，三10，六12）。同樣，它並非指天堂；乃指著靈裡經歷到與復活、升天的救主合而為一的經歷。這是所有聖徒的特權，也是我們蒙召的目的。迦南正相當於這裡所指的「天上」，這兩種境界的共通處略述如下：

一、這兩種境界均是神為他子民設定的目標，為了答應他子民的哀求。神顧及自己所立的約，他在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時，一開始就表明自己不僅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更要帶他們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脫離法老的苦待只不過是為定居應許地作準備。

這個異象彷彿天際的一顆明星，指引著得贖的以色列民往前邁進。沿著紅海，他們得勝的凱歌從仇

敵覆沒洪濤時奏起，直到攻佔神基業的山嶺，也就是神應許要帶他們進去定居的地方。

發生在埃及，最後導使為奴的以色列民獲得釋放的各樣災疫，逾越節的設立，羔羊的血，過紅海，以及埃及軍隊的滅頂——所有這些神跡若未能導致以色列民定居迦南，就等於白費；連帶著無法實現的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路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同樣，儘管許多得救的人並不留意，教會史上所有的神跡奇事其實都是為了挪除大山、小山，填平眾山谷，替一切相信的人鋪好進入蒙福生活的坦途，使他們得以經歷到主自己在開始傳道的那段時日所享受到的蒙福生活——那種喜樂像一首沒有歌詞的歌曲，那種平安、那種愛，遠超乎人的理解之外。

新約的書信一再點明這種經歷。稱義的根基已經立得又深又廣，足以承擔成聖和蒙福的崇高使命。使徒們寫出這些充滿榮光的篇章，不僅是為了叫世人悔改，或叫死人復活；而是為了顯明那聖潔、得勝的真實光景，激勵聖徒進入完全的地步。

且讓我在此嚴肅地問，這些光景你深入體會過嗎？你曾否享受過這些特權？你仍流浪在曠野？或已進入應許地？是否有座城雖非你親手建造，你卻歡然出入其間？有座橄欖園和葡萄園雖非你親自栽種，你卻坦然擷果？你也暢飲那汲自永世磐石的水，雖然未曾出力鑿井？你的住屋更是美物琳琅，雖然無一是你珍藏？當天上降下甘霖時，你是否住在充滿五穀和新酒的田間？主所愛的人啊！你是否住在他的兩肩之中？你有否把仇敵踩在銅鞋、鐵鞋之下？你是否住在永生神裡面，讓他永遠的膀臂托住？請試著以神賜給以色列人的應許察驗自己的光景。這些應許是永世的影子和表樣，如果你的屬靈經歷與此不吻合，你便需要警覺，神拯救你的旨意或許正中途受挫；那麼，且忘記背後，努力往前奔赴約但河外的美地，需知主正是為此拯救你。

二、這兩種境界都不是靠著律法可以進入的。「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諭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這百姓過約但河。」「律法是借著摩西傳的」，這樣說來，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因此，他去世時理當眼目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因為神的律法永不衰殘，雖然歷經無數的年代，依然穩固、新鮮，恰似深蘊其中的神的本性。

但是，神的律法卻無法把人帶入應許地；並非因為它本身有何缺陷，乃是由於人的軟弱和罪性。在羅馬書中，使徒保羅的自白一再肯定律法是聖潔、公義、良善的。他堅稱自己喜歡神的律，只是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心中的律交戰，把人擄去作罪的奴僕。那使我們無法順服神的律，叫我們絕望、不安、無法自拔的，正是肢體中這犯罪的律。因此，我們必須把只能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留在伯毗珥對面的山谷中，好讓約書亞所代表的救恩帶我們進入應許地。

不是憑著誓言或決心；不是憑著儀式或禁欲；也非憑藉整天的禁食或通宵的禱告；甚至不憑著對良知或靈智的順從——雖然這些自有其價值，卻不能帶我們進入蒙福的境地。若想借著奉守它們獲得基督徒經歷中的安息和得勝，終究會落入律法主義的窠臼。渡河進入美地之後，這些德行無疑有其價值；但是，在這之前，單憑著它們，卻無法將閉鎖的城門打開，叫護城河的水退去。正如赦罪和永生是神白白的恩典，只需我們用信心承受（雖然完全的享受有賴於順服和舍己），同樣，基督的福音所蘊含的豐盛福分也要賜給那些不靠德行、努力，但知伸手接受的人。基督徒與古代的猶太人不同，不必藉努力作工進入安息，乃是從安息中開始作工。

三、這兩種境界都交托給一位代表。約書亞的一生最顯著的特色是，神對他說話時，一再把他當作以色列民的代表，並把將要臨到以色列民的福賞賜給他。「和這百姓過約但河……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都交在你手中。」負起分地權責的，也是約書亞：「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這些地全都交在約書亞手中，他是以色列全族的代表，負責管理、規劃，使以色列各族從他手中得地為業。

約書亞充分完成了這任務。七年戰爭結束時，聖經這樣記載：「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的一切話，奪了那全地，就按著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書十一 23）。

這種代表性在我們的主身上彰顯得最為完全。作為神子民的代表，他從神領受了一切屬靈的福分，

正等著我們去支取。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都已賜給他，好使我們從他獲得權柄勝過一切仇敵的權勢。父神使他裡頭有生命，好讓他豐豐富富地把生命賜給我們。「在他裡頭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他從父神領受了應許，以至五旬節時能將聖靈澆灌下來。父神已經賜給他尊貴和榮耀，好讓我們與他同享。

我們要竭力認識那在基督裡為我們所存留的基業有何等的豐盛，然後憑著信心向前領受。基督一切所有的都交給我們保管，我們要懂得支取。讓我們領受他豐滿的恩典，好在一生中過得勝的生活。這權能我們或許感受不到，卻深知自己已經擁有了，並靠著而活——這就是活潑的信心。

四、許多人流落在這兩種境界之外。他們的屍首倒斃在曠野。那哭喊著：「巴不得我們早死在曠野！」的一代，的確確死在那裡。詩篇九十篇描述了這段悲慘的歲月。從以色列營區不斷有送殯行列走出；這犯罪、不信的族類在沙漠中流蕩，散落各地的墳堆正是他們的浪跡。

這種景象至今仍屢見不鮮。教會今天的光景一定很讓主傷心。他的受苦和血汗，他的十字架和受難，聖經和聖靈的諄諄告誡，那近在眼前的迦南美地——這一切似乎都白費了。有多少人瞭解主的心意？到處看得見蒙他寶血救贖的人倒斃在福地之外，埋葬在世俗、縱欲和罪惡的墳墓裡。的確，我們也看見有幾個約書亞、迦勒、或利未族散處在各地，但大多數人似乎都「趕不上」。讀者們啊，千萬別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個！「我們應當畏懼。」

五、這兩種境界都飽受仇敵干擾。迦南被七個國家以堅固的營壘和戰車盤據著。雖然後來神把他們像麥餅一樣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給吞食，但當他們迎擊入侵的以色列軍時，可真耀武揚威，誇示著龐大的行伍、充分的軍備；等到神怒斥如雷時，他們才抱頭鼠竄。

「天上」並非沒有爭戰的喧囂，也非不見仇敵的蹤跡。在基督裡被提坐在天上的人，必會遇見空中執政掌權的惡魔。這些仇敵雖已被主擊敗，乍然遇見，仍是十分猙獰可怕；除非我們住在約書亞所預表的基督裡，否則必會驚惶、喪膽。其實，基督已經剿滅他們了，並已為我們穿上神的全副軍裝。

縱觀上述，迦南和「天上」實在是二而為一。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古老的約書亞書讀出新約中最深邃的思想，因為神用不同的方式說著同樣的話。

2、神聖的使命

約書亞記一 7

約書亞承受使命之初，「剛強壯膽」是他一再聽到的囑咐。摩西臨終之前，曾經召集以色列眾民，當著他們的面把自己的職事隆重地移交給繼任的約書亞。當時，他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摩西死了之後，神對約書亞重提這使命時，又作了同樣的叮嚀。

乍聽之下，這可真嚇人。為甚麼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須強而有力？難道身心健壯是蒙召為主作工的必備條件？果真如此，像我們這種人——如以笏，是個左撇子；如基甸，是父家中最小的；如大數人掃羅，深以自覺軟弱為苦——又怎能挺身而出，成為神軍的一員？

這再三的叮嚀是否恰恰指出約書亞心中驚惶，知道自己根本無能承擔這麼重大的託付？他也許從未想到這麼光榮的地位以及這麼重大的責任竟會落在自己身上。他一向滿足於作摩西的幫手。當摩西進入雲中與神交通時，他默默守候在山腳；隨時在營裡聽候摩西差遣，倘若摩西不在，就代為看管全營；伊利達和米達說預言時，他曾為摩西妒火中燒；而看見這位偉大的領袖晚年戰果輝煌，連連攻佔約但河東，更是欣喜萬分。

神決定讓摩西死在約但河這邊，不能進迦南時，有誰比他的朋友兼忠心的隨從約書亞更傷心？他從未想到繼承摩西的重任會落到自己身上。摩西也似乎未曾屬意於他，只是求神在眾人中立一個人治理會眾，免得他們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民二十七 17）。大家一起禱告尋求時，約書亞也許心裡一直以為接替的人選會是剛猛如獅的迦勒，或是大祭司非尼哈，或是摩西的一個兒子，怎麼也想不到竟是自己。他惟一的目標是確保摩西的尊榮和分擔他的勞苦；他全人沉浸在對摩西的仰慕中，甚至於忘了他自己。

因此，當呼召臨到他時，他惴惴不安，需要各種從神和人來的鼓勵。「當剛強」意味著他自覺軟弱；「壯當膽」意味著他膽怯；「不要驚惶」意味著他嚴肅考慮是否放棄這職責：我算甚麼呢？只不過是一條蟲，憑甚麼拯救以色列民？

神往往臨到處在這種光景中的人，命令他們負起如泰山壓頂的重任。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太強了，滿腦子自己的計畫和謀略，神用不動我們。他必須倒空我們，把我們降卑至於死地，使我們像即將滅頂的人，把任何鼓勵和幫助當作浮木死命抓住；直到這地步，他才把我們升高，使我們成為他能力的杖。世人講求適者生存；神卻賜能力給軟弱的人：他的能力在軟弱的人身上顯為完全。「他揀選了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如果以笏不是左撇子，他也許不會成為以色列計程車師；如果基甸不是家中最小的，他也許無法擊敗米甸人；如果保羅口若懸河，他也許就不會到處傳福音，從耶路撒冷直到以利哩古。

以下且讓我們考察一下約書亞能力的來源：

一、**忠心耿耿的過去**。「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諭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一條千古定則證實在約書亞身上：在少數的事上忠心是治理萬事的先決條件；為人臣僕盡忠職守是日後登上王位的踏石。論到那至高的一位，聖經說：「他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在受苦的事上，我們必須先學會順服，然後才能被「從糞堆中升高，與王子同坐」（撒下 2：8）。

約書亞的過去充滿了懿德佳行。如果猶太史家約瑟夫（F. Josephus，西元 37~100）沒有估錯摩西死時約書亞的歲數，四十年來，他與以色列全族同受被人奴役的煎熬。童年的他必常目睹埃及督工的酷行，雖然自己未必親嘗皮鞭之苦。作為以法蓮支派的後裔，他必曾在出埃及的行伍中擔任過領隊，證明他堪能承負重任。他率兵與亞瑪力人爭戰；窺探應許地之後，作了振奮人心的報告；他拒絕參與不當的征伐；竭力維護摩西的聲望、美譽；多年的遷徙之苦，他和順地忍受著——所有這一切指出他絕非凡輩。龍舌蘭一百年才開花一次，但那朵纖麗的花朵綻放之際，背後隱含著百年來每個時辰所吸收的日月精華。任何令人仰慕的美行都不是突發的，而是多年來自律、自勵、默默服事別人的結果。約書亞奉召出任以色列人的領袖，實在是幾十年來忠心事奉的獎賞。

無人知道眼前自己受神操練是為了甚麼？置身千篇一律的瑣務中，我們總是口發怨言，不知惟有藉此才能預備好承擔前頭的神聖重任。的確，登高必自卑，要掌權治理，必須先學會受苦。我們必須以順服、忍耐的心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踏上光明的道路。不忍受磨煉的痛苦，怎能成為主的精兵？神的旨意是在日常情況中臨到你我的。不分事情大小，讓我們勇敢地承負責任，始終克盡全力，事雖微末，仍不例外；以最誠摯的反應尊重最小的差事；這樣呼召才能臨到你像臨到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一樣。

二、明確的呼召。「你要起來，和這百姓過這約但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人若確知自己已獲神呼召去作某件特定的事，他會成為一個擊不到的人。他並非不知道自己個性和智慧上的不足；他也意識到外在的困難。有誰像他那樣敏銳他察覺眼前橫有巨石、鐵門、城牆和急流？當嘲笑和攻訐如冷箭襲來，他也曾受傷。儘管如此，他定睛注視神的呼召，獻身成為使神旨意暢行的孔道。

約書亞的使命非常艱巨。當時的迦南人無論科技或藝術都相當發達，這是北與腓尼基人，南與埃及人通商的收穫。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也顯示赫人是一大族，文明鼎盛，足與亞述和埃及匹敵。像以色列這樣新成立的國家，竟然沒費多少功夫便殲滅盤據迦南的諸強國，攻佔他們以精良武器捍衛的疆土，實在匪夷所思。根據猶太人的傳說，約書亞被自己的任務嚇得半死，驚惶間，把外衣撕得粉碎，整個人趴在他上，為自己的無能哀哭。摩西拉他起來，勸慰他說，神已預知一切，他必隨時供應。不管這傳說是真是假，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神再度向約書亞保證，他要借著他帶領以色列人定居迦南；這必是他能力的來源。

接任一項新工作，首先需問的，不是自己有否能力承擔，而是有否神的呼召；如果有，就不必擔心甚麼。若是照著神的計畫，我們必須渡河、攻城、殲敵，那麼，就勇往直前吧！神會移山開路，河會枯乾，城會傾圮，敵軍會潰散，勢如飄雪在撒門（詩六十八14）。當神說：「起來吧，往前渡過約但河！」在他豈有難成的事？

三、體會神的同在。「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有一件事是約書亞永遠趕不上摩西的。兩人雖都與神常有交通，但約書亞要諮詢神的旨意必須透過大祭司；摩西卻可與神直接交談——「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然而，約書亞與摩西一樣有把握，深知神是他的盟友，必親自與他同在，雖然神未直接向他顯現。

有些將軍一身臨沙場就是作戰必勝的保證。那令全軍信心倍增的不只是他們的傑出指揮，其本身的英勇氣概更足以鼓舞士氣。同理，驚惶中的基督徒一知有個勇敢不畏敵的靈與他們同在，瞬間便有了安全感。正因這樣，孤單、顛驚的靈魂敢於跨越人生的邊界，進入未知之域；當他涉入冰冷的死亡之河時，一點也不害怕，因為他能唱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必與你同在」，當這保證如鈴聲般自心靈深處響起時，無一事能令東征西討的約書亞驚惶喪膽。

四、把神的話語存在心裡。「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神的話語能使人生活有力、勇氣倍增。因此先知說：「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16）。主耶穌也說：「我的話是靈，是生命。」

我們必須常常默想神的話，因為神的話借著聖靈進入我們心中，使我們裡面的人剛強起來。這就是得力的秘訣——被神兒子的靈充滿，因他的內住而力上加力。

當基督以無比的能力住在我們裡面時，我們凡事都能作。惟一限制他的是我們的信心，與接受他的容量；換句話說，取決於我們能否完全降服於他，接納他住在我們裡面。需知微弱的個體被全能者用作進攻的器皿時，也能所向披靡。空氣中的浮塵、壓傷的蘆葦、斷裂的頷骨、從野鴨子身上拔下的羽毛，甚至連嬰孩都拿得動的箭，一旦被神用來彰顯他的大能，無一不能行出神跡奇事，那時，人便知道神奧秘的能力可以透過各樣的管道，流露出來。

復活的主全身充滿了能力。這些能力蘊藏在他裡面，如同瓶中的水，正等著我們支取。神經如何將大腦的指示傳遞給四肢，同樣的，透過聖靈，元首基督的大能也可達到我們這作肢體的。要獲得使人蒙恩的聖靈，我們必須追求，不僅在奮興會中求，更要在神的話語中求，因為這是他能力的貯藏庫。要畫

夜思想神的話語，直到從它認識榮耀救主的性情，因而獲得力量和勇氣。神已應許賜給你力量，你要在基督裡憑著信心、聖靈和神的話語支取。

借著基督使人得力的大能，在你的軟弱上剛強起來吧！把你的軟弱、疲憊、膽怯和困難帶到他面前；讓它們如霜消溶在陽光中。將全人交托給他，生死由他定奪。然後，頭抹上油，臉洗乾淨；你的世界將座落在佳美之處。「無論你往那裡去都必亨通；你將帶領一整個民族往前承受應許地。」

3、停留三天

約書亞記一 11，二章全

迦南全地是神賜給以色列族的禮物。當年，羅得一與亞伯拉罕分家，選擇整片約但河平原，並將帳棚移往所多瑪，神便立刻接近亞伯拉罕，向這位忠心的僕人保證：他絕不會因慷慨而吃虧。「起來，」神說，「從你所在的他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後來，亞伯拉罕接受了麥基洗德的祝福，又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等候，神在驚人大黑暗的籠罩下與他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縱然如此，每一吋土地仍需從原住民的手中取得。以色列人的「腳跟」必須踩在那塊土地上，才能宣稱擁有它。眾城是應許給他們的，但尚待他們攻取；非他們建造的房子是他們的，卻有待他們遷入；沃谷中的玉米田、坡地上的葡萄園全是他們的，但他們必須取得所有權。要你我瞭解這點並不難，因為就屬靈上說，我們也具有同樣的地位。父神已在基督裡將一切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然而若不以活潑的信心支取，誰也享受不到這些福氣。正因我們必須這般奮勇向前，所以才須「剛強壯膽」。

但是如今他們卻面臨始料未及的耽延，神要他們再等三天。官長告訴以色列民，在他們進去迦南地得業之前，他們還要在曠野待三日。

一、這樣停留意味著甚麼？聖經中的「三天」被認為代表從死亡到復活的歷程。「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一同站在他面前」（林後四 14）。因此，在渡過象徵死亡的約但河以進入復活的境地之前，讓以色列人在河的這邊逗留三天，本是合宜的。

然而，三天的逗留似乎有更深一層的作用，與屬靈生活的重大原則息息相關。當以色列人抵達約但河邊時，正逢收割時節，從黑門山流下大量溶化的雪水，河水因此暴漲，沿岸氾濫（所以這時期又稱「約但河的氾濫期」，後來被引申以形容困境當前）。站在岸邊，以色列群眾眼睜睜看著滾滾濁流挾帶著沿途被暴洪衝垮的樹幹和各樣浮穢往下急湍而去。約但河從上游的高原下注低窪的死海，一瀉千里的水勢為它贏得了「瀑河」的別名。「瀑河」，這正是當日以色列人見到的景象。

隔河遙見聳立著的耶利哥城，城的四周環生著棕櫚和翠柳，處處林木蔥郁，繁花盛開，有如樂園，空氣中且飄散著沒藥的馨香。堅固而高大的耶利哥城怎不令以色列人望之喪膽。憑著他們自己的力量怎有希望攻下這城？聖經中的約但河總讓人聯想到死亡。這的確是它的特色，只是所意味的並非肉體的死亡，而是借著受洗所歸入的那種死——面對天然能力的絕境，卻憑信進入更高的境界。所以，約翰在那裡施洗；無罪的主也在那裡受洗，首度與罪人聯合。但是，縱觀歷史，約但河上代表死亡，沒有一個時刻比這一天更貼切，它向以色列人宣告：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是毫無希望的。

歷代以來，神帶領成千上萬的人來到「約但河」邊，把他們留在那裡等候著，好讓他們思索這難以飛渡之河的意義，接受「對自己死」的宣判。亞伯拉罕在那裡等候了二十多年，天天與子嗣將斷絕的事實相對。大衛也在那裡等候了幾乎同樣長的歲月，年少時神所應許屬於他的王國彷彿隔著千山萬水，很難達到；伯大尼的兩位姊妹等候在那裡，那塊堵住弟弟拉撒路墓穴的大石豈不像以色列人感受中的約但河——為希望鳴了喪鐘？

從那日子以來，無數的聖徒被帶到這絕望的岸邊，目睹怒濤滾滾。神所應許的一切福分和喜樂在哪裡呢？瞧，那洪流！那無舟可渡、無橋可過的洪流！親愛的讀者，你此刻是否也正站在約但河邊望河興歎？請不要著急！且停下來仔細思量，直到已生命一切的衝動和力氣都平息了。你絕不可能憑恃決心，或任何形式的誓約，進入蒙福的生命中；此時此地，你的好和你從前的壞一樣派不上用場；你必須學會不再持定自己的力氣，伸出信心的手承受那在基督裡為你存留的福分，這是神白白賜給你的禮物。

聖經怎樣形容亞伯拉罕的信心呢？「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羅四 19）。這麼一想，沒有多少人還能守住信心。然而，有個秘訣在背後支撐著亞伯拉罕，「他仰望神的應許。」這一轉眼仰望，他的信心便不動搖。惟有這樣，當我們從

眼前的景象轉眼注視萬軍之主的基督，以及那在凡事上堅穩的約，洪濤才不會吞滅我們。我們成為剛強，乃是借著信心，確信神會照著他所應許的成就。

二、這段停留時日子是怎麼度過的？這三天中發生了幾件有趣又具有象徵意義的事。其中之一是兩位探子被派潛入耶利哥城窺伺敵情。

(1) 耶利哥城倒塌象徵那將有審判臨到的世界，在未倒塌前，人們活在其中卻仍然醉生夢死生活，毫無所覺。穹蒼那麼蔚藍，日出日落，田間穀熟，葡萄待收，俊男美女歡然攜手奔向錦繡前程；誰知幾天之後，毀滅突然臨到，這城一瞬間化為廢墟，幾世紀之後依舊荒蕪、殘破。

城中大多數的人或者執迷不悟，或者有恃無恐，因有險河高牆屏障。但是，他們的罪孽已經滿盈，‘毀滅’不日來臨，沒有宣戰，更無特使前來斡旋，提出講和的條件。不過，整座城裡倒有一個有信心的人。神的作為向來便是這樣。只要所多瑪有一個義人，在天使尚未將這義人領出之前，他絕不會毀滅這城。同樣，只要門徒中有一人心存疑惑，他不會任由這人在那裡躊躇不安，總會近前去給他明確的指示。在罪惡和無知的環境中，若有一個喇合默默為真理活著，並且渴望認識更多，他必會牽起她的手，領他到自己面前。在群眾的簇擁中，他敏銳地感覺有人摸他的衣縫子，便立刻止步，直到將這人的血漏病完全治癒。無花果樹下的拿但業、車輦中的太監、在海邊祈禱的哥尼流……這些人雖然置身在懵懂的人群中，卻未被神忽略。他們正像煤渣堆中的珍珠，被神發現，隨即撿拾起來，磨光之後，嵌在他的榮冠上。

新約中有兩處經文論到喇合的信心：來十一 31；雅二 25。喇合的信心雖然只是片面的信心，卻不失其真實。其實，使人得救的，不在於信心的多寡，只在於信。喇合所知道的不過是耶和華將他的百姓從法老手中釋放，並且應許將迦南地賜給他們；「她聽了，就信了，這就算為她的義。」她的窗子遙望以色列，她的門敞開以庇護落難的人。她的信心表現在違抗耶利哥王（代表世界權勢）上；當王派人來搜查時，她讓探子從另一條路走了。雖然她的信心並未強到讓她免於懼怕，以致仍然撒了謊，然而，她因信把自己交托給以色列人，她以朱紅線為記號救了全家人。她日後名列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成為延續猶大宗族的一環。

喇合，耶利哥城中一位被人唾棄的妓女，由於對神具有奇妙的信心，終與以色列人一起享有流奶與蜜之地。因此，她象徵得救的外邦人被容許分享基督的豐富，與他一同坐在「天上」，成為聚集在那「真約書亞」（天上來的主）左右全新族類中的一員。我們雖然不屬同一民族，卻同是神的子民。從前，我們在恩典之外；現在，卻已進入恩典之中。從前遠離神，現在卻靠基督的寶血得以親近神。所以我們不再是客旅或寄居的，乃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中的人了。讓我們好好享受這榮耀的基業吧！

(2) 借著這短暫的停留，約書亞得以認清兩個半支派心中真正的動向。他發現他們已準備就緒，願意履行義務與其它支派合力進攻迦南；不過，他們也打算戰後就回到約但河東基列和巴珊的肥沃牧野，這是當年摩西答應給他們的。他們的「牲畜極其眾多」（民三十二 2、4、19、33）。

這兩個半支派豈不代表那些雖然得進應許地卻無心留下的基督徒？他們願意與迦南的七國爭戰，卻不願完全捨棄世界的吸引，潛心過住在基督裡的生活。我們當中豈不有人曾在應許地住過七年，享受到福分、安息和權能，卻又被世界的回潮席捲而去？

這類基督徒的下場可由河東支派的結局窺知一二。他們享受到了稠密的牧草所帶來的好處，但卻漸漸無分於以色列人集體在神面前領受到的豐盛生活。對以色列歷史作出不朽貢獻的聖徒和英雄極少出自他們的後裔。當亞述人入侵時，他們首當其衝；被擄之後，他們也未再歸回。

願這種噩運不致臨到我們。這是何等的福分！主竟然差遣我們為他尋覓待贖的靈魂——他告訴我們到哪裡去找，教導我們怎樣接觸這些人，又賜我們能力得以帶領他們成為神的子民。

三、停留結束。第三天，以色列百勝似乎更靠近約但河邊了。最後一晚，他們就紮營在急湍河旁。這時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事。」從這話看來，神能否行奇事似乎有賴他的子民是否聖潔了。若我們提出老問題：「神為甚麼像個雖有能力卻一籌莫展的人？」得到的答案是：該怪「我們自己」，「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裡不多行異能了。」

誰都希望看見神行奇事——無論在我們自己的性格中、家庭裡或教會中，最好神能使沙漠盛開玫瑰花。為甚麼不再來個五旬節？再來一次屬靈的大復興吧！願得救的人像成群的鴿子飛回！為甚麼這些希望都落空了呢？是否因為我們沒有自潔？自潔意味著滌淨靈魂，披上純潔和謙卑的白袍。的確，我們實在不夠純潔到能被主用，也不夠謙卑到能經得起成功的誘惑。若不借著基督，我們就無法全然成聖。聖潔的積極途徑是讓基督在我們裡面作主，充滿我們；消極途徑是棄絕已知的罪，或者誠心願意讓主用血、水、或火，把我們的罪除去。

我們的光景是這樣子的嗎？我們有沒有滌盡肉體和屬靈一切的污穢？能不能像使徒一樣宣稱：「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就有福了。」若非這樣，且莫埋怨神跡奇事不再出現。我們自己必須為這種光景負責。罪犯怎能有平安？墮落的人必然喪失純潔。難怪我們總是懼怕明天。一個信神的人，卻不具備讓神全能膀臂施行奇事的明天，的確令人沮喪。

但是，如果我們人人自潔，脫去舊人的行徑，穿上新人，天天效法基督，又棄絕所有形式的罪，恨惡沾染肉體的污穢，完全降服在至高處大祭司的兩刃寶劍下，那麼，我們將會發現神跡奇事已開始運行，並且運行無輟。每個明天會比往日更多彰顯神的奇妙和偉大；約但河的水會斷絕，耶利哥城會倒塌。到了那時，應許地就會敞開在眼前，展現出它無窮的豐富——它的油和酒，它的五穀和蜂蜜，以及它那無價的珍藏。

4、渡約但河

約書亞記三 10

「我要將他們從你們面前攆出去」，這句話屢次出現在與出埃及有關的各樣記載中。至少有十二次之多，神借著他的僕人摩西應許要將迦南七族從以色列百姓面前攆出去，或靠差遣天使，或靠打發黃蜂。神的公義作為在他的百姓看來，或許公平又慈愛，但向著他的仇敵，卻是十分可怕。以色列人只需當著仇敵的面向應許地勇敢邁進，敵國的王自然會落荒而逃，強大的敵軍棄甲逃竄。

有幾個理由使神必須將住在迦南的七族逐出。其中最主要的，可參考四百多年前耶和華與選民的始祖亞伯拉罕之間的交談——亞摩利人的罪孽現在已經滿盈了（創十五 16）。

首先，迦南七族縱容自己行可憎惡的事。摩西曾在數落他們無恥的穢行之後，用神的口吻警惕百姓說：「在这一切的事上，你們都不可玷污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連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那他也吐出他的居民。」可見列國之覆亡於以色列劍下，只是惡行必有的結局提前發生而已。這時的血流成河與挪亞當年的洪水氾濫，原因相同——神必須以非常的手段阻止罪惡橫流。如果沒有浩劫，已猖獗在迦南的罪惡恐會像瘟疫一樣殃及全世界。

其次，迦南人浸淫在各樣邪靈活動中，與空中的邪靈交往，得罪神。以色列人要進入迦南之前，摩西曾警告他們說：「你們中尚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申十八 10~12）。這裡所指的包括催眠、招魂、邪靈附體和利用交鬼謀取外援和秘密等。「這一切事逾越了造物主為人所設定的界限。除了將面臨的驚人審判之外，因此所造成的混淆，本身就是一種懲罰。我們的肉身原本有若營壘，多少能夠屏擋邪靈的影響」（Dember）人若拆掉這層屏障，讓四圍墮落的鬼魔可以自由出入，神自然會勃然大怒；為了全體人類的存活，這些邪術必須加以制止。

以色列與迦南各族的衝突因此不像表面那麼簡單。當神攆出、消滅這些敗德的族類時，實際上是與邪靈爭戰。這場衝突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那迎戰以色列民的強敵之所以潰亡，如糠批被風吹散，乃是因為他們所敬拜的鬼魔正被耶和華的軍隊逐出。這時，天使的眼中只見撒但閃電般從天上墜落。因此，這古老的記載的確饒富新義，它不僅是以色列人攻克迦南的故事，更是天國史書的一頁，記載了永世裡光明與黑暗、天堂與地獄、神的兒子與魔鬼之間的爭戰。這樣看來，約書亞記和以弗所書間又多了一項耐人尋味的相似處。

神極恩慈地給於以色列民兆頭，讓他們瞭解這場衝突的終極意義，使他們在未來七年的爭戰中不致驚恐。「看哪，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到約但河裡。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神。並且他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的確，渡過約但河這件事正是神所設定的兆頭，相當於主從死裡復活、升天的兆頭，表明主至終將凌駕一切權柄和勢力，除滅魔鬼的作為，把國度獻給神、我們在天上的父。

一、渡河。在三天預備期接近結束時，以色列人似乎把營區從刺槐叢生的什亭移至離約但河洪流不到一哩的地方。以色列人就在那裡度過了流離顛沛的最後一晚。次日清晨天一破曉，官長便走遍營中，吩咐百姓注意約櫃的動靜，隨著它前進。於是大家趕緊拔營、捆束家當、背上行囊，只一會兒功夫已聚集就緒，總共有兩百五十萬民眾，準備踏上陌生之路，雖然這條路或許導向死亡之谷。朝陽在他們背後升起，晨曦照耀在約但河上，河寬一哩，對岸耶利哥城內白色的屋宇一幢幢映入眼簾；迦南地連綿的山脈或籠罩在晨嵐中，或披上晨光的薄紗。

終於有一小群人從密密麻麻的人海中走出。這是祭司的行伍，白衣，赤足，緩緩走下梯狀的河岸，肩上抬著神聖的約櫃；包著金箔的櫃頂和弓身的基路伯掩翳在蘭色的布罩下。多懺人的靜默！眾人凝神注視著他們的每一步履。那些連日來自作聰明、一口咬定渡河必敗的人這時無不噤若寒蟬「最好等水退到原來的三十碼寬、四至六呎深時再說嘛！」他們曾經這樣主張。

祭司的行伍愈來愈接近河岸了；雖然距離河沿一碼都不到了，情勢似乎沒有任何改變，河水一點也無退落的跡象。但當祭司們的腳一沒入水涯那泥黃色，因湍湧而水沫橫濺的細浪中時，奇跡出現了。河水竟然分開並退後。祭司們更往前走入河心，河水像被追趕似地倉皇逃逸。「約但河哪，你為何倒流？」除了雅各的神之外，誰能叫這奇跡發生？看哪，普天下主耶和華的約櫃已從深水中渡過。

原來，往河的上游去，約三十哩遠的地方，就在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裡，河水突然剎住；由於不能往前沖，水便立起成壘。從那裡開始，上游既然不再續流，水位便遽然低落，河水往死海猛瀉，以致于「全然斷絕」，河床露出，一下子便幹了。「以色列民眾人都從幹地上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

這神跡使全會眾安然渡河。其中：有強者，有弱者；有男人，有婦孺；有一路忠誠到底的，有發怨言的、愛爭鬧的、懷疑的、不信的。肆無忌憚的；有全心跟隨耶和華而老當益壯的將領迦勒，也有包藏禍心的亞幹。沒有一個人被撇棄。祭司們的腳穩立在河心，直到得贖族類的每一分子都過了河。這幕情景預表所有基督徒都受浸歸入基督，此後神應許把天國賜給愛他和順服他的人，然而人要想真正得著這美地，還得爭戰，還得努力。

過約但河顯出了神的大能。他既能驅逐水，也能驅逐他子民的仇敵；他既已動工行了這奇跡，他也必負責到底。然而神國的子民亦應與主配合，不能扶著犁往後看。

二，渡河所象徵的意義：神的兒子被顯明出來是為了毀滅魔鬼的作為。魔鬼必從他所篡占的地位上傾跌，有如迦南人被逐出應許地一樣。他已註定滅亡，他必被翦除。我們的以馬內利絕對奮戰到底，直到仇敵和其嘍囉被追剿得到處逃竄，從天上逃到地上，又從地上被丟到無底坑，最後葬身火湖裡。渡河正是預表主的得勝。他親踏死河，借著死，廢除了死。死在他面前遁逃，正如約但河水在祭司面前遁逃一樣；因此，對那些活著信他的人而言，死亡雖然依舊存在，卻有若斷水的河床，被血價贖回的人都已邁過乾涸處，直達彼岸。

基督徒似乎並不瞭解這件榮耀的事實。他們以為死亡臨到自己，必像從前一樣，也必像臨到不信基督的眾人一樣。這是樁嚴重的錯誤。耶穌死了，便為所有信他的人徹底改變了死，他「借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思念及此，這幾句經文立即發出啟示的光芒。

「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是的，主耶穌走在教會的前頭。他首先帶著複話的能力，通過了墳墓。「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在凡事上，在復活的事上亦然，主是我們的前導。放羊的時候，他走在羊群前面；他的羊跟著他。「開路的在他們前面上去；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他們的王在前面行，耶和華引導他們。(彌二13)。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的確，基督之升高成為神人，是從他踏入死河，使河水枯乾開始。「賜平安的神，……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幹地上站定……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因此，基督所成就的工直到如今仍在發揮著功效。

審判的洪流也許正在為那些眷戀老亞當的人彙聚著；但是，洪水絕不會決堰而出，直到每一顆顫驚、落後卻願意的心終於進入蒙福的安息。你也許年幼、搖擺不定、正打算半途而廢，甚至心裡十分害怕；但是，只要你願意加入得贖者的行列，大祭司會延緩審判，替你把洪水鎮住。

「於是百姓急速過去了」，並非懼怕洪流漫身，而是不忍心讓抬著約櫃耐心等候的祭司們過度勞累。幾世紀以來，基督的耐心豈不也受盡了熬煉？他渴望迎娶他的新婦，渴望收割自己用淚水澆灌的五谷，渴望看見自己勞苦的果實。讓我們勤讀聖經，遵行神的旨意，諄諄勸勉猶徘徊在所多瑪城門的羅得遠離罪惡，好讓神的日子早日降臨。

渡河正是神兒子終要得勝的預兆；而所有進入應許地，嘗到安息和得勝滋味的基督徒，以及擁有復活生命，親身經歷仇敵權勢遽然敗落的基督徒，個個都是一道道明證，說明不久將有首樂歌響徹諸天諸地，高唱：「哈利路裡！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三、渡河與基督徒的經歷有何相關？

(1) 前面談到基督藉死敗壞了死的權勢。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們既已與基督同死，死便不再顯為可怕，死亡的幽谷彷彿只是影兒罷了。不僅如此，因著與基督聯結，我們已經出死入生，成為「複話之子」了、使徒們許多強而有力的勸勉便是奠基在這事實上：「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你們借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欲，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2) 借著這真理我們就可抵擋世界種種令人著迷的事物。我們已經與主一起越過世界的誘惑，把它們拋在墳墓的彼端。那釘主十字架的，我們豈能愛它？因為我們也與主同釘。向著世界，我們已經死了，我們的生命乃是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我們既然復活了，就當求天上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我們已成為新耶路撒冷的國民了。倘若我們仍經營著世務，但不可忘記自己是客旅和寄居者；我們是來自彼岸的人，語言和服飾呈現著屬天迦南人的特色——「愛」是我們的語言；「白袍」是我們的服飾，純正而潔淨，是在羔羊的血裡洗過的。

的確，約但河總是湍流在你我和迦南之間。神容許我們隔岸望見屬靈的境界，這境界不僅可以企及，顯然更是為你為我預備的。一張散發著屬天榮光的臉，一場經歷的見證，一本書的片段，一篇講章——凡此向我們彰顯的亮光，豈不像疲憊的客旅眼中所見的耶利哥城？但是，在我們和耶利哥城之間，總有約但河橫阻在前，它那湍急的流水似乎不可能渡過。

單憑我們自己的力氣和智慧簡直無法對付眼前的困境。我們能夠叫洪流斷絕，叫暴風雨中的大洋平息嗎？親人的反對，迫害者的仇恨，情欲的力量，癖習的轄制，處境中種種的橫逆——這些正是我們的約但河。如果這些困境全不存在，生活就容易多了。我只要迦南，不要約但河！然而，愛我們的神容許約但河存在，好讓我們的信心多受操練。不要注視滾滾洪濤；單要仰望大祭司，他同時也是我們的約櫃。他絕不會差遣我們去走一條沒有他導行在前的路。「看哪，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到約但河裡。」

要與這位大使徒和大祭司保持活潑的交通，顧念他，定睛注視他，跟隨他。看似他正引領你走向絕境，實則不然。當你遇見可怕的困難時，不管這困難是甚麼，你將發現，因為他已插足其間，困難的洪流立刻萎縮。洶湧的濤聲已經止息，河水退落，風暴過去。鐵門洞開著。墓穴的石頭輓開了。河床幹了。耶利哥就在腳前。「百姓向著耶利哥渡過河去。」

5、吉甲的十二塊石頭

約書亞記第四、五章

以色列百姓渡河之後，紮營在河西的吉甲。吉甲位在河岸沖積臺地的頂端，離河沿五哩。附近有一片高大的棕櫚樹林，約有三哩寬八哩長，鄰接耶利哥城。棕樹林間有待收的麥田，「那時正是收割大麥的日子」；樹林那端聳起城牆和塔樓，因著這片林子，這座城得名曰：「耶利哥，棕櫚之城。」

以色列人以吉甲作為進攻迦南的根據地，把婦孺留在這處營區。諸多聖地中，吉甲與米斯巴和伯特利齊名，同為撒母耳執行聖職，審判百姓的地方（撒上七 16）。每當國家面臨重大事件，百姓總聚集在此共商國事（撒上十一 14）。這是掃羅被立為王，亞瑪力王亞甲被殺的地方。

為了紀念安然渡過約但河，約書亞命令每支派各派一人從祭司站立的河床旁邊，取一塊石頭立在吉甲。後來，這裡成為人們憑吊古事的勝跡。以色列人帶著孩子來到這裡，向他們重述渡河的神奇經過，約書亞的一番話言猶在耳：「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甚麼意思，你們就告訴他們說，以色列人曾走過幹地過這約但河。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在你們前面，使約但河的水幹了，等著你們過來，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江海幹了，等著我們過來一樣。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

約書亞又命令在河床上，也就是祭司站立的地方，另立一堆石頭留念。每當春潮退落，河水恢復原來的水平，這堆石塊便突出河面，清晰可辨。此外，約書亞照著神的吩咐，在一座後來得名為除皮山的小丘上為以色列人行割禮，把埃及的羞辱從他們身上輓去，吉甲也因此得名（吉甲就是輓的意思）。

自始，吉甲就是「聖地」（五 15）；我們若凝神靜思它的屬靈意義，至少可環繞著下列數點加以默想：

一、早上的石堆。由每支派的代表從約但河河床帶上岸來的這十二塊石頭，或許正是扛約櫃的祭司特別選來踏腳用的，或者是取自附近的河床。無論如何，自古以來這些石頭偃躺在那裡，從未被人挪移過，這時卻被堆聚成壘，呈現在人們眼前，作為安渡約但河的紀念，有如摩西作歌紀念渡過紅海一樣。

像我們這樣健忘的人的確需有這類紀念物時加提醒。那生養我們的萬古磐石——神自己——常被我們拋諸腦後。甚至愛我們的主，他的救恩一生伴隨著我們，也需為他寶貴的死立下可供我們紀念的標誌。的確，在我們的約但河旁，需要立起紀念的碑碣，上刻「立此存念」。

這堆石頭所紀念的是：以色列人這整個民族渡過約但河，全會眾被神帶進古昔應許賜給他們祖先之地。雖然有兩個半支派選擇定居在基列和巴珊沃野，但是，整體說來，他們仍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石頭總共有「十二」塊。在未來世紀中，甚至當北方支派被擄之後，只要這堆石頭仍原封未動，任何前來憑吊的人都必須承認，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曾為此地的主人。

這有甚麼特別的屬靈意義？為甚麼要恭恭敬敬地立石留念，又詳細記載這件史實？這些石頭象徵甚麼呢？仔細讀過前面數章的人應可立即答覆。正如以色列全民已渡過約但河一樣，在主耶穌的復活和升天中，蒙主救贖的全教會也都已進入復活的境地，並且按著神的計畫和心意，正與主同坐在天上。

這正是聖靈的啟示，借著使徒彼得和保羅的書信告訴我們。這事是千真萬確，不容忽視，否則便失掉了完全救贖的基石。十字架不只除去我們的罪，也使我们經由主的死進入復活。

英文修正本的譯法比較顧及希臘原文所採用的動詞時態，使這事實更加明顯。保羅以下這番話是針對那些當主在十字架上受苦時猶自沉迷情欲、隨從己意的人說的：「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他又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5~6）。在這兩段話中，希臘原文皆採用簡單過去式的時態，意味著這是發生在過去的一件確確實實、無可置疑的事，因著這件事，曾經死在情欲中的人和全體教會的地位都獲得了確定，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至少神的心意是如此。

我們必須一再闡明，一再強調，要從罪惡的權勢中脫身而出，根據新約的基本信念，乃在於認識這一神聖的事實：全教會已在主的受死、復活和升天上，與他合而為一；所有的基督徒與他一同死亡、埋葬、復活，並且按著神的心意，與他一同登基作王。升天的基督絕非孑然一身，受看不見的大榮光所吸引，獨自往天界騰舉直上；而是有不可勝數的人眾隨行。在他裡面，你、我，和一切相信的人已經勝過

了眾仇敵，把黑暗的權勢踩在腳底下。為甚麼這件事對我們仍然形同夢想？讓我們竭力向前，直到神的靈將它變成活生生的事實，使神的心意實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經驗中，成為我們的人生目標。

約但河彼岸的十二塊石頭代表全體以色列人，目的在紀念他們全數渡河的奇跡；同理，新耶路撒冷的十二塊基石刻著十二位使徒的名字，十二道門刻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也是用來表明教會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進入復活的境地。教會不懂得利用這崇高的特權，不懂得配帶復活基督的能力過地上的生活，這是教會的悲哀和羞恥。

我們已經渡過河進入美地，象徵我們在基督裡蒙神憐愛和接納；我們的地位豈僅是征服者？只要我們好好把握，沒有任何仇敵可以侵害我們。惟有當我們向誘惑低頭、放棄自己的得勝地位時，仇敵才能凌越我們。當我們聯結於復活而掌權的主時，一切都是我們的，不管世界、生、死，今生的或來世的，一切都屬於我們，因為我們屬於基督，基督屬於神。

二、河床上的十二塊石頭。在河旁立一堆石猶覺不足，約書亞遵從耶和華的吩咐，在抬約櫃的祭司所站立的河床上，另立了十二塊石。此後，每當他回到吉甲，必常獨自漫步在河旁，全心注視那淹沒在水下的石頭。這是永遠的紀念，使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神跡不被淡忘。這也是信心的輔助。人們曾從這裡走過，祭司的腳曾在這裡站定。那叫約但河水斷絕，讓百姓安然走過河床的大能永不止息，直到神的旨意徹底成就。

我們也可能常常漫步河旁，凝視水深之處。在那裡，耶穌為我們死，我們也在他裡面與他同死；且不只我們自己，也是教會全體。「因……一人既替罪人死，眾人死就都死了」（林後五 14）。每回我們守聖餐、或旁觀浸禮、或獻上自己而將自己置於死地，便像與約書亞一起站在淹浸著十二塊石頭的約但河旁；有話像高昂的樂曲一樣響過我們的腦際：「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弗四 9~10）。

再也沒有甚麼比這更能破除罪的權勢了。當我們認識基督的愛，以及他替人受死的意義之後，誰還能夠為自己而活，不把自己獻給他？借著他的十字架，我們已經向著世界死了，世界向我也已經死了。別人或許能沉迷于肉體、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驕傲；但這些事對我們已失去了魅力。每當想到這些事物如何將基督——我們的主——釘了十字架，便叫我們無法再眷戀它們。一個貞潔的婦女怎麼可能與謀害他丈夫的人尋歡作樂呢？

奮起吧，基督徒，用禱告的心默想這一偉大的屬靈真理。你已經進入另一種境界了，已經脫離了你的第一任丈夫——律法；現在，你嫁給了從死裡復活的那位，分享他的生命、家業，受他保護。從前那將你捆綁在卑情下品中的罪律，再也無法尾隨而至。死擋住它的通路。切記，向著罪，你已經死了，但是，在基督裡向著神卻是活的；任何來自世界、肉體、和魔鬼的誘惑，請斷然回絕，因為你已不再屬於它們。

且讓我們牢記，那使元首基督從死裡復活，又使他坐在神的右邊掌管眾天使的大能，也為每一個相信的人存留。有幾千年之久，人們不知道電力的存在，所以不懂得利用它；神那復活的大能也同樣環繞在你我左右，等著我們善加利用。讓我們支取他吧！將全人投靠在他裡面，隨他調配，神豈不願讓信他的人經歷到他一切美好的旨意？

三、割禮。渡河之後，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就是征服迦南和分地，但是他們隨即發現神的計畫並非這樣。他們必須接受痛苦的割禮，這原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標記，這約應許將迦南賜給他及他的後裔（創十七 8~10）。

從前，由於以色列人不信，神實際上廢除了他們承受地土的權利，使他們在曠野漂流多年。這段期間，沒有行割禮，也沒有完全履行與神立的約。如今，新興起的一代正在學習信心的功課，約和約的標記應該恢復實施。「他們的子孫，就是耶和華所興起來接續他們的，約書亞給他們行了割禮。」

再懵懂的人大概也明白這時刻行割禮必有深刻的屬靈意義。從前他們不只一次聽見摩西強調心中的割禮，這時必然覺得神要藉此讓他們瞭解血氣之勇和武器配備同樣不可靠。他們的力氣在神眼中毫不足道。迦南不是他們憑仗武力贏取的，而是從神手中收受的禮物。己和肉體的力量必須擱置一旁；所得

的勝利，其榮耀屬於神，不屬於人。

我們也必須有屬於自己的吉甲。泛泛他承認自己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復活是不夠的；應該運用在我們內裡和外在的生活中。若與基督同死，就需治死自己屬地的肢體，脫去舊人的行為，也就是革除惱恨、忿怒、嚷鬧、譏謗和各樣可恥的狎談。既與基督一同復活，就需尋求天上的事。我們不敢聲稱罪已死了，罪律已被挪除了；但是，就立場而言，我們的確已經向著罪死了。靠著信心，我們已向著罪死了。

為此，我們需要聖靈賜下恩典，像五旬節那樣豐滿。是永生的靈使我們的主坦然接受十字架的死；也惟有靠著這靈，我們才能克制肉體的作為。不說別的，「己」實在太詭譎了，就像侵入血液中的病原一樣，在甲處被撲滅，隨即在乙處重整旗鼓。它以各種面目出場，無處不窩藏，若無全知，便會失察，若非無所不在，便無法驅除。此外，惟獨神的靈有夠強勁的繩索把我們綁在死的祭壇上；在試探臨到的當兒，及時警戒我們，使我們懂得仰望主的恩典；在我們裡面激起自我犧牲的熱忱；使我們謹守最聖潔的時刻所立下的心願；使我們的驕傲和野心被十字架的烈火燒滅。這一切的確不可缺少聖靈。聖靈在基督裡既是生命的靈，對於一切與老亞當有關的事，便應是治死的靈。

起先，你也許奇怪，復活的經歷怎會來自於「死」呢？但是，仔細想想，便不難發現，凡屬肉體的，都必須予以治死，好叫律法的要求能成就在我們這些靠靈不靠肉體行走的人身上。雖然受過割禮的生命看似一殘缺的生命，其實不然，這正是約書亞記所要見證的。當犯罪的手被割除之後，殘缺的我們反而得以活出真正的生命。肉體的行為一旦獲得節制，我們才開始真正活著。當主在我們心中行了割禮之後，我們便能全心愛他，並且比從前活得更為有力。

行天路的基督徒啊！要攻克耶利哥城，你必須先受割禮，先讓神根除你凡事依靠自己的舊習，把你降卑，至於死的塵埃；那時，當你的「己」坦然接受死亡的宣判，你便能經歷到：屬神的生命何其活潑！屬神的得勝何其榮耀！

6、接下來的三天

約書亞記五 10~12

英國十九世紀詩人兼批評家阿諾德（Mathew Arnold）在一首十四行詩中描寫某個八月豔陽天與一位相熟的傳道人在倫敦鬧區 Bethnal Green 會面的情形。這位傳道人面容憔悴，顯然工作過度。當詩人問他近況可好，不料他的回答是：

「再好不過了，近來，每當想到基督是生命的糧，我便有抑不住的喜樂。」

能夠不受倫敦的風暴和騷動干擾，懂得面向永恆之光，從它支取喜樂，雖然夜深也不致迷途的，其實不只他一人。每顆聖潔的心都喜歡默想他們所擁有的奇妙大能，他們的全人浸透在基督裡，他雖然是神在永世裡的愛子，卻卑微己身，降世為人；神的能力便借著他傳遞給一切愛神的人。

力量的來源有兩種：外在的支撐和內在的韌性，兩者有極大的差別。何謂外在的支撐？且讓我們就近觀察大教堂的結構，看看雄偉的拱壁如何托往古老的牆身。高聳的圓穹屋頂凌空壓伏而下，整個重量似乎可以把牆壓垮，但是，只要從外面托往牆的那些拱石堅固，矗挺的牆身絕不會傾圮分毫。那麼，何謂內在的韌性呢？讓我們到林地去瞻仰那些抵擋過千百年疾風暴雨的大橡樹吧！它們汲取了土壤和空氣中的養分，徹底消化成堅實的材質，所以經得起風雨的摧折。

基督徒可從多方面獲取外在的支撐，譬如規箴和要求、供應和應許、不忍人之心，和被挑旺的獻身熱忱等等。但只有這些是不夠的。我們裡面必須有神的兒子生命，必須確實體認全能者正住在我們心中，而透過我們作工，所以，像他一樣，我們凡事都能作。

基督是生命的糧，約書亞記教導我們從三方面——逾越節、地的出產、和嗎哪——認識這點。這些一一與渡河之後接下來的三天有關。

一、逾越節——逾越的神跡發生在以色列歷史中就只那麼一次，不再重複。只有一次，天使擊殺埃及地頭生的，不分人畜；只有一次羔羊被殺，血塗上門框；也只有一次出埃及。但是，紀念這日子的逾越節卻須年年重複，直到被一更具意義的象徵——主的聖餐——所取代，而這聖餐最後也將昇華為羔羊的婚宴，就像愛情昇華為婚盟，日暉化作晨曦一樣。

第一次的逾越節在西乃山下舉行，此後四十年，未再舉行過。事實上，當以色列百姓由於不信、悖逆而違背與神所立的約時，他們就無分於逾越節的筵席。神不是很明顯地規定，凡未受割禮的，不能吃逾越節的筵席嗎？既然「出埃及以後，在曠野的路上所生的眾民都沒有受過割禮」，逾越節怎能維持？不過，一旦百姓都受了割禮，障礙一除去，這個饒富意義的節日便可恢復。於是，正月十四日黃昏，當夕陽從耶利哥城和棕樹林外拋來長長的日影時，以色列人在平原上重過逾越節。

逾越節初次設立的時候，包含了意義深遠的兩道儀式：外則把羔羊的血塗在門楣、門框上，內則全家人留著烤熟的羔羊「趕緊地吃」。後來，時移境遷，不再有塗血的事，改以飲杯取代，而全家人圍坐在聖筵旁，不僅腰間束帶，手中拿杖，作隨時遠行的打扮，席間並且洋溢著團圓時有的祥和氣氛。事實上，這正是一種團圓宴，全家人在一起以感恩的心回顧過去，訴說這樁彰顯神恩的歷史奇跡。

人們進入應許地之後，自然會想到那救贖百姓，使他們得以存活的血。同樣的，所有得救的人一刻也忘不了主的身體曾為我們裂開，鮮血曾為我們流出，全為了洗贖我們的罪。儘管十字架道出許多成聖的信息，它最基本的信息恐怕仍是稱義。我們已與基督同死，沒錯，但也應說基督為我們死——他為我們成了咒詛，好將祝福帶給我們。如今，在天上，有成群的得救者對著被殺的羔羊吟唱讚美詩，他的寶血完成了救贖，黃金城中充滿敬拜他的歡呼。

逾越節洋溢著喜慶的一面也吻合了基督徒的經驗。以色列人全家歡聚，淺酌東方特有的談酒；後來，又在哈利路亞的頌聲中享受烘烤的羊肉。雖然餅是無酵的，菜是苦的，喜樂卻勝過哀愁。這正是基督徒生活的寫照。使徒保羅說：「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讓我們歡然守節」（林前五 7~8，另譯）。他並未向讀信的人提及某年某月某日應該大舉慶祝，乃是意味著應讓古猶太人守節的喜樂延伸入我們一生中的每個日子，好讓我們恒常束腰站立，在朝聖的心情中，享受神羔羊的筵席。

主的晚餐不只是為了紀念他在加略山上的犧牲，和在寶座上的作為；更是為了經常提醒信徒，讓他們知道自己有權利也有責任，按著屬靈的意義，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若不吃他的肉，我們就無生命。若不喝他的血，我們就無法住在他裡面，他也無法住在我們裡面。

對於人體各部位器官和組織如何從食物中攝取所需的養料，我們僅知其然，卻不太知其所以然。同樣，我們也許不能說明詳細的過程，但確信在安靜、神聖的時刻裡與基督交通，能叫我們軟弱時吸收他的剛強，煩躁時吸收他的忍耐，焦慮時吸收他的寧靜，無知時吸收他的智慧。但千萬要記住，正如未受割禮的人不能參加逾越節的筵席，任何流連在罪中的人都不能領受為世界帶來生命的羔羊之血和肉。享受逾越節之前，必須先有輓去羞辱的吉甲。

二、地的出產。「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欽定本在「出產」之前用了一個形容詞：舊有的；其實不需要。雖然以色列百姓所吃的也許是去年的積穀，而非田中待割的新穀；但是，關鍵在於向來只吃嗎哪的以色列人，這時開始吃應許地的出產。

根據猶太人的律例，這天大祭司應把割下的第一束新穀在神的祭壇前獻舉祭，以代表獻上全部收穫。這回，他們也許省略了這儀式，不過，後來年年都恭謹奉行。主耶穌是「睡著之人初熟的果子」，豈非就在這天從死裡復活？因此，說應許地的出產象徵復活基督的榮耀，實在不算牽強。他像一粒麥子掉在地裡死了，卻生出許多子粒來，把他自己分賜給凡相信的人。又像穀粒需被碾磨好作面餅一樣，他被神的公義碾磨成精麥，餵養饑餓的世人。我們固然需要從逾越節的羔羊得生命，學習充分體認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死亡、被埋的意義；但是，我們也需從露天的地產得供應——從基督榮耀的復活和升天得生命、享福分。

道成肉身和釘十字架的重要，教會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且看全世界的畫廊充滿多少刻劃聖嬰降生和十架受難的傑作。比較上說來，就少有講章充分闡述主奇妙的從地的深淵升上榮耀的高天，以至充滿萬有。我們強調復活證明出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他的救贖已蒙神悅納；但是，我們極少悟及復活的充分意義乃在於它是神兒子榮歸天家的第一步，復活的他帶著我們經歷諸般的榮耀，直到與他同坐在天上。當保羅說：「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他所強調的是甚麼呢？他說自己雖然憑肉體認過耶穌，但他從今以後不再憑肉體認主，因他渴望認識他復活的大能。逾越節的羔羊固然好；但地的出產更豐富，包括從復活生命的土壤中長出的果實、蜂蜜和五穀。

基督的升天可以從許多方面加以思考；無論那一面，我們總像站在他面前，從他伸出的雙手領受祝福，和當日那些含著敬拜的眼神目送他離地升天的人一樣。他是人又是神，享有尊貴和得勝，勝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不管是天使或魔鬼；他的名勝過一切名，無論是今生的或來世的。那將他從墳墓提升到神右邊的能力正等著為我們成就同樣的事。升天的他已經從神那裡為我們每個人領受了各樣的恩賜，其中最好的，應屬聖靈的充滿，正等著我們前來領受。不管我們的感情會有甚麼變化，我們已與他合一，已蒙神悅納和憐愛——想到這一切，消沉的心隨即歡然跳躍，喜樂勝過豐收五穀、新酒的世人。心靈和思想獲得提升而不斷與基督同住的人啊，你多麼快樂！你是從地的出產得供養的人。

三、嗎哪。「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這當中沒有間斷。有了地的出產之後，嗎哪才止住。兩者重迭相續，像乾草堆，又像鳥的羽毛。

神豈願意中途斷炊，讓人埋怨神捨棄他們？神必須撤除不尋常和例外的份，例如原先的嗎哪，但在我們尚未習於地出產所代表的日常供應之前，這事不會發生。從外在遭遇看，他有時會使我們落入卑屈中挨餓受凍，譬如基立溪水枯竭了，他才叫我們到撒勒法。但是，就內在的福分看，他絕不吝惜。在仇敵的面前，他總是為我們擺設筵席——前一種靈糧用盡之先，後一種靈糧已伸手可得。

他不願我們吃慣嗎哪，在安逸中度日；他經常逼使我們步步為營，從地得出產。這是不可或缺的，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學會忍耐、虛己和與神同工的寶貴功課。起先，面對變化，我們總是惶恐，誰不說「舊鞋好穿？」噢，那些使用多年的家俱、那充滿甜蜜回憶的老家、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作事方法！要離棄這些真不容易；但這些若再也不能提供我們所需的屬靈操練，就必須拋下，踏上未試與未知之地，好叫我們能更新對神的認識，成為神親密的同工。

神何其溫柔、體恤！取去舊的之前，總讓我們先看見新的；他從未不待我們學會走路就遽然拿掉靠椅。倘若舊日的盛景不再，切莫黯然神傷。依照人生的常道生活其實好過活在神異和奇跡中。畢竟神的能力顯在使地出產無花果和石榴、橄欖油和蜂蜜、大麥和小麥上，並不亞於降下嗎哪；空氣和土壤中的水分得以化為葡萄紫紅的汁液，與迦拿婚宴變水為酒的神跡同樣奇妙；神保守我們天天活在聖潔和公義中，所彰顯的權能也不亞於在奧妙的異象中向我們說話。

除了以上的功課，從嗎哪止降這件事，我們也學知當基督徒的靈程逐日進深時，思想焦點便從離開天上降在人世的道成肉身轉移到復活、升天。聖嬰基督之於我們，已不及升天的基督那麼重要。我們的眼目從馬槽裡的繸襖或向天上的寶座和將來的復活。你信心的錨是拋在基督的誕生或升天上，差別極大；從平衡的角度加以衡量，許多神學系統立刻顯出漏洞，因為它們不能明白為何渡過約但河進入迦南地之後，嗎哪就止住了。

這就是主要的功課。我們必須學會以神兒子的生命為糧。當我們以基督為糧時，乃是倚靠他而活，像他靠著父神活著一樣。同樣，正如父神住在他裡面，借著他的生命作工，成就了無數奇妙的事，他也將借著我們成就那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

你是否羨慕更有力地為主作見證，把仇敵摒擋於門外？那麼，請以基督為糧，默想主的話，與他交通，讓主的靈充滿你，使你得知屬主的事。「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他叫饑餓的得飽美食。」他是「神的糧……賜生命給世界的」。

7、元帥基督

約書亞記五 13~15

這事件的時間和地點不太確定，重要的是，征服迦南之前發生了這件神奇的事。甚麼時候發生的呢？也許就在嗎哪止降，約書亞覺察此後一切糧食均需靠迦南供給的那天。發生在甚麼地方呢？知道在耶利哥城旁就夠了。

約但河在後面湧流，了無以色列人渡河的痕跡，獨留那堆石頭標誌著河水曾經斷絕的神跡。山腳下，無數的帳幕掩翳在山影裡，百姓在疲倦之後安然躺臥，喜孜孜地想著長久的流浪就要結束了。五哩之外，進迦南的要道上，耶利哥堅固的城牆高過棕櫚林，巍然聳立。

對約書亞而言，這必是重大事件將臨之前令人分外焦灼的時刻。他還記得四十年前，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獲知迦南地城邑堅固寬大，居民身材魁梧時，那付嚇破膽的樣子。「寧可在埃及為奴或死在曠野」，他們這樣哭喊。今天，遇見同樣的情況，他們的下一代難道不會有同樣的反應？比較上說，與亞瑪力、噩或西宏爭戰，不是那麼難，因為總是在沙場上正面交鋒；要攻破這座固若金湯的城，就不一樣了。為了杜絕後患，這座城不能不征服，但苦紮營在城外，坐待它糧絕而投降，等於死路一條，因為時日拖久，百姓心疲力竭，敵軍倒可趁機養精蓄銳，後果不堪設想。想到這裡，約書亞多麼希望摩西仍然健在，多麼希望神差來代表他同在的天使。當年紮營在西乃山下時，神不是這樣應許過嗎？

沉思之際，約書亞一個人往前踱去，「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拿著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多少時候我們也需要舉目觀看！常常我們兩眼盯著地面，而錯過了許多屬天的異象。

這個人是誰呢？是幻影還是實相？希伯來人或迦南人？敵或友？約書亞不知道；心裡正直的他毫不遲疑地向前問這人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得到一個莊嚴的回答：「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於是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無可置疑，我們知道他是誰。雖然有人的樣子，他當然不是人也不是天使；否則，必定不准約書亞這樣拜他。當路司得的居民要獻祭給保羅和巴拿巴時，他們驚慌地喊道：「諸君，為甚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當約翰在大榮光中俯伏敬拜那向他揭開奧秘的天使時，天使對他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同是作僕人的」。但當約書亞俯伏敬拜這位神秘人物時，他並未受到阻擋，就像漁船上的彼得和被主治好的麻風病人俯拜主時未被阻擋一樣。這人甚至鼓勵約書亞以更莊敬的方式敬拜他，所說的話正是那自有永有的一位從燃燒的荊棘中對摩西說的話。因此，我們必須相信，與約書亞說話的這人必是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早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已對人存喜悅的心，所以，便以肉身的樣式親臨塵世，讓人預瞥日後的道成肉身。

主在此自稱「耶和華軍隊的元帥」，這頭銜在聖經中到處隨著他。以賽亞稱他為引導百姓的和萬民的司令。彼得形容他為王子和生命的元帥。希伯來書稱呼他救恩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在聖經的末卷，我們看見天開了，有一隊天軍走出，由一位元帥帶領，他的名字叫「神的道」，身著沾滿血跡的衣袍。

一、**這個異象對約書亞具有甚麼特別的意義？**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是來取代約書亞的，他將成為以色列軍隊至高無上的統帥，就像一國之君親臨沙場，眾位將領馬上把指揮權交給他，聽候他差遣。但這還不是最深刻的意義。「耶和華的軍隊」指的並非紮營在約但河旁的以色列軍，而是其它看不見的軍隊，紮營在周圍的山上。人耳聽不見那裡有哨兵傳呼的聲音，也見不到陽光下閃亮的劍刃，和他們整齊的軍容。這位神奇的武士正是這些天軍的統帥。

聖經中有幾處提到天軍的出現。當雅各與拉班決裂，回迦南途中深恐拉班隨後追趕時，聖經告訴我們，天使前來找他，彷彿一隊天軍乍然出現眼前，誓言保衛他。當先知以利沙的僕人發現自己被敘利亞的軍隊團團圍住而驚惶失措時，因著以利沙的禱告，他得以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詩人說敬畏神的人四周有天使紮營，也提到服從神命令的天軍。在客西馬尼園中，當主被逮捕時，也曾提及有十二營天使正等著父神差遣來營救主。因此，從約書亞記的這處經文讀出有許多看不見的天軍正等著對抗神和以色列的仇敵，是頗與聖經其它處的記載相吻合的。這樣看來，自古對耶和華的專稱便有了新義：「榮耀的王是

誰？」「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

但是，有光明的天使，也有黑暗的使者，這是聖經一再肯定的。異教神的背後都有鬼魔透過人手所造的偶像轄制人。被聖靈所感的人也能看出不敬畏神的大帝國有來自撒但墮落國度的魔君在背後活動。聖經教導我們，這世界的幽暗處總有邪靈作祟，他們是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現今他們仍然大行其道，直到第二次主再臨時他們要被摔下地，其後被扔進無底坑裡（林前十 20；但十 13；弗六 12；啟二十 2~3）。

因此，耶利哥城的倒塌有甚麼值得驚奇的？遑縮強大的敵軍未經一擊就四處逃竄，以及七年征伐就攻克迦南全地。這些成就正是騎著白馬，穿著潔白細麻衣的元帥——神的道——統率天軍在天上和地上攻無不克的結果。城牆傾圮是因為天軍的攻擊，敵軍潰逃是因他們所依附的黑暗權勢已在安息日的神面前敗落。迦南地的降服是因邪靈在人所不知道的境域被大舉驅逐。因此四十年前迦勒回來激勵百姓的話便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我們也因此較能明白主說這話的意思：「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二、這異象對教會有何啟示？如果照著前面所提示的思想，來讀征服迦南的故事，將會發現其中含有許多耐人尋味的新義。正如我們已說過的，這不只是古事的歷史記載，而是天國記事的一頁，訴說著自罪進入人間之後，直到神的兒子摧毀魔鬼之前，那不斷在靈界進行的激烈爭戰。

物質世界中不斷發生爭戰、衝突的現象，兩軍交鋒，隨又散去修補損失，計算戰利。根據最新的科學發現，闐靜無聲的空氣中有無數肉眼看不見的電子在我們四周迅速移動，彼此互撞，拼命爭取通路，但又被成千上萬同性質也在彼此互撞的電子所阻擾；因此，我們的活動空間實在是原子鬥技的漩渦。水潭再怎麼平靜，林中的空地再怎麼沉寂，像顆明珠嵌在大洋懷裡的南方小島再怎麼迷人，任何景致再怎麼令人神往——充斥其中的仍是兩支敵對軍伍不斷的爭勝。快的撲上慢的，強的吞噬弱的，在可怕的鬥爭中，只有適者生存。

對有心認識神道路的人而言，這些衝突幅輳成規模更大、更壯列的黑暗與光明、惡與善、撒但與我們的王之間的抗爭。耶穌升天的重要性便在於此，那是他第一次降世的神跡之高潮，並且將帶來第二次降臨的榮耀。

主在地上事奉的時候，從始至終，都遭受黑暗權勢的反擊。他們在曠野中試探他；利用被鬼附的人與他作對；集結在客西馬尼園阻擾他；在十字架上挑撥、離間他；他復活之後，步步排拒他。在這之前，婦人所生的沒有一人能勝過他們的攻擊，但是基督耶穌的生和死扭轉了這局面。當他復活又升天，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超過了，就確立了一項不容置疑的事實：人的本身雖然不是仇敵的對手，但一在基督裡與神的兒子聯結，人就不僅是得勝者；透過那在他裡頭加添力量的，他凡事都能，且必制伏仇敵。

升天的得勝不只屬於耶穌，也屬於他的百姓；他因此得以率領天軍一舉殲敵，使教會在地上勇往直前為主爭戰。當教會勝過了希臘、羅馬的偶像與異教哲學時，她深深體會到這點；她的成功不在於本身的驍勇善戰，乃在於與屬靈的軍隊並肩作戰。不管我們察覺與否，近年來宣教事工的蓬勃發展，原因也在此；我們看見許多福音的門開了，異教的系統隨之瓦解，福音在許多地區如火燎原傳開。這些結果必然導致靈界的變化，雖然靈界的事不是肉眼可見、人心可知的。我們必須認清，教會未來的得勝，不能倚靠她的財富、人數或威望，而需倚靠與屬天的軍隊在愛和聖潔中並肩作戰，也就是主自己在耶利哥平原上自稱「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時所指的那軍隊。

可惜的是這個真理極少人知道。基督的教會常常自認本身擁有一切勝過屬世罪惡的能耐，不然就是面對橫阻在前的耶利哥，恐懼顫慄、束手無策。酗酒、淫佚、放縱或冷漠的世界好像一座圍城，拒絕打開城門接受教會的挑戰，同時還以浪笑譏嘲她的軍兵。她求援於凱撒——人的方法，人的集團和變通措施，卻徒然無功；因為忙碌一場，城牆沒有崩圮，仇敵沒有投降。

聖徒們需要為這方面的失敗悔改、認罪。要認清屬天軍隊的元帥已經出兵征討眾仇敵，我們所需作的，只是放下一切足以破壞或阻礙聯結的事物。面對仇敵的挑釁，讓我們根據這一屬靈認識，執戈高喊：「這是耶和華和他百姓的劍。」

三、這異象對我們自己的意義。有時，我們覺得孤單、沮喪。那些向來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兵丁正各自在營中休息。沒有人可以分擔我們的焦慮和計畫。我們的耶利哥那麼難以攻克——荒涼的工廠、教堂、剛硬的會聚、不敬畏神的家。我們哪來力量擄獲他們，將其像攻佔的城堡一樣交給神？

這問題起初頗讓我們惶惑，千頭萬緒，就是解決不了。我們發誓非解決不甘休，於是想盡辦法、費盡力氣。先是參考別人的作法仿效之；拚命講出最精彩的道；使出巨人般的耐力；甚至採用宣傳花招和令人爭議的手段。以為以色列人曾認真學習拆牆的功夫，打算把迦南人的城牆拆毀；以為他們曾竭盡全力攻打耶利哥，決心把城牆攻出一個破口來！這樣設想並不荒謬，這正是許多神兒女的作法，他們忘記腳快的不一定跑贏，力大的不一定戰勝；單憑力氣，絕不能亨通。

當我們使出渾身解數而依舊徒然無功，在失望中彷彿撲落在燈塔周圍的折翼之鳥，這時，最好單獨向前，承認自己的無助，佇足等候來自天上的異象。極有可能我們會看見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他將負起我們的責任，率兵出戰，奏凱得勝。他要將耶利哥的城牆履為平地，因為只有信心能將這牆拆毀；信心與全能者相聯結，成為神的能力流通的孔道，像接通電流的電線。我們與神合作的時候，只需穿著祭司潔白的衣裳，吹著羊角，沉穩地繞城行走。

我們絕對要聖潔。「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耶和華的元帥對摩西也對約書亞說：「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神在那裡，那裡就是聖的。當神站在他的土地上時，即使是迦南，也是聖的。既要與神同工，我們必需聖潔——脫去舊人的喜好和情感；洗淨一切肉體和心靈的污穢；拋開黑暗的作為，披上光明的盔甲。

我們自己非常明白，神絕不會與不信實、不清潔的人聯結；倘若我們心裡有個私藏金銀和華服的亞幹，他也不與我們有何交往。若要他與我們的軍隊同往，救護我們，把仇敵交給我們，就須謹慎小心，務必使全營聖潔，免得他見營裡有污穢，就離開我們（申二十三 14）。

強者不一定獲勝，腳快的不一定領先；只有分別為聖、全心為神而活的人才能告捷。器皿要合乎主用，必須是純潔的器皿。清，而非精，才是成功事奉的先決條件。惟有從一顆清潔的心，信才能湧發出來，指揮那看不見的屬靈、屬神的力量。願在神的聖潔和我們之中無物阻隔！願無物居中絕緣，使神的能力無法暢流到我們身上！願無任何沾染穢泥的鞋履，使神的豐滿無法供應我們的需要。

8、耶利哥的城牆

約書亞記第六章

耶利哥，四面青棕環抱，由於空氣澄鮮、天色湛藍，輪廓格外分明；城後一片崇山峻嶺，有羊腸山徑從遠方的耶路撒冷蜿蜒而下。城中人思慮紛擾，萎靡不振，更別說練武戒備了。對於約但河邊以一頂大帳篷（神的會幕）為核心向四方輻射的野營，他們似乎視若無睹，從未想要出兵夜襲。城裡的王和百姓好像中了蠱似地坐以待斃。「他們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

另一邊的以色列人則躍躍欲試。那些驍勇善戰的武士們個個盼望大展雄風，把當地居民打個落花流水，以洩雪昔日父輩在何珥瑪遭迦南人屠殺的血仇。他們心裡想：「渡過約但河的功勞既然全歸祭司們，這當兒，該輪到我們顯顯身手了。」於是，個個摩拳擦掌，恨不得把耶利哥殺得片甲不留。

但是，神要他們認識，迦南地是神賜的禮物，只能以信心接受，不能全靠武力豪奪。所求於他們的，只是順服、等候、信靠，讓神所差遣的元帥帶領天軍進攻，一舉得勝。「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六日都要這樣行。」

在圍城裡的戍衛看來，這真是天下最離奇的攻城戰術。攻城的人既不出兵攻擊，也不築攻城墩，更別談架雲梯了。照說這應是一場激烈的殊死戰，瞧，他們來勢洶洶，不先差使者來談和，只圍城而轉行。其實，恰當點說，應是兵丁們「隨著約櫃」圍城而轉，因為不管是耶和華的元帥吩咐約書亞或約書亞接著吩咐以色列百姓，約櫃的位置總是特別詳細指明；而約書亞獲得指示之後，也首先招來祭司，隨後才吩咐百姓。所以，聖經特別強調：「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

那時天剛破曉，朝陽方才蹦出東邊的地平線。晨空紅藍相間，南方的摩押山脈籠罩在淡紫色的晨靄中，宛若堅固的堡壘；死海陰鬱的水面在山腳下粼粼發光。這一幅圖畫又因遍地暗紅的沙漠與耶利哥所在的綠洲構成鮮明對比，更加顯得色彩斑斕。從以色列的營區，走出一長隊人來：領頭的是帶兵器的人；接著是七位祭司，穿著白袍，各吹著一支羊角，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約櫃用布覆蓋著，免得暴露在人眼中，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迦南人）；最後是但營隊伍在尾端。

這支奇異的軍隊朝城走去，肅穆異常，除了羊角聲外，別無聲息。聽不見叫陣、嘲罵、和各樣耀武揚威的喊話！整隊行伍在靜默中繞城一周。繞完一圈之後，出人意料之外，竟又一聲不響地回營，完全沒有攻城行動。一天剩下的時間平安無事地過去。「六日都是這樣行。」

第七天，他們繞城七次。第七圈就要繞完時，約書亞的聲音劃破靜寂的長空發出命令：

「呼喊罷！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於是，祭司吹角，百姓大聲呼喊，周圍的山谷發出共鳴。耶利哥的城牆竟然應聲塌陷，百姓們便蜂擁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多年之後，有位受感於聖靈的作者評論這事，說這正是信心驚人的果效；信心像串連無數明珠的線，曾在各種不同處境中，把所有聖徒的心連結為一。「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來十一 30）。這樁令人矚目的事件，在許多方面頗值得我們借鏡：

一、在基督徒的經歷中。在基督徒的屬靈爭戰中，如果埃及象徵世界，亞瑪力象徵肉體，迦南七國則象徵在空中執政、掌權的邪靈，他們阻礙人進入屬天的境界，使我們不能實際享受到基督已經為人成就的工。他們潛伏在極難克服的困境和惡習中，時時侵擾我們，使我們的靈命無法長進。一種癖好、一段感情、一樁危害身心的糾葛，只要變成無法跨越的障礙，使我們經歷不到在基督裡必然有的福分和喜樂，那便是「耶利哥」。我們當中有誰未曾受困于耶利哥呢？

依照神的旨意，他實在不願意已得救的人被排拒在屬天的境界之外，失去那在基督裡為他們所存留的，即使這是犯罪和偏離窄路的結果。我聽過許多人惋歎由於過去的某些錯誤，自己再也不敢奢望體嘗蒙恩的生命必有的豐富經歷。雖然這些錯誤早已蒙神赦免，它所留下的恥辱和傷痕，以及所導致的後果，把進迦南的路給堵死了。另有些人，雖然渴望享受在黃金門的這邊所能經歷到的一切喜樂，卻對途中的障礙耿耿於懷，牢牢記住從前那些靈命低沉、良心不夠敏銳的光景；他們害怕因此永遠逗留在應許地的

邊緣，徒然渡過約但河，卻無緣進迦南。對有這些疑慮的人，我們可以同樣問：有誰一輩子從未站在耶利哥前，望著迦南地興歎？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赤足站在聖地的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這句話對一時失足而心有疑慮的人是何等甘甜的安慰與鼓勵！

「你們不可呼喊，不可出聲，連一句話也不可出你們的口！」——所有的命令中最難遵守的，莫過於此了。靜默無聲，一切的怨尤只能對神傾訴——我們的習慣卻與此相反。節制口舌是神的兒女極難學會的功課，正如死是神在宇宙中最後克服的頑敵。一有愁煩，我們總是喜歡向人傾吐；喜歡拿來和別人的處境對照看看，討論有無可能的解決辦法。在朋友再三的保證下，我們把秘密相告，事後，痛苦地發現主所說的話千真萬確：「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太十27）。

只有安靜的心才能體會出統攝萬有的神對人的眷顧，才能察覺他的微聲細語，認識他的恩典、權能。惟當我們安詳若斷奶的嬰孩，才有餘地讓神插手協助。這指的不是對神無言，而是像鴿子一樣，在陌生人中保持緘默；像羔羊一樣，在剪毛人手中靜默無聲。「你們要靜默無聲，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詩四十六10，另譯）。人若深知萬軍之耶和華正眷顧左右，而雅各的神是避難所，必能安然靜候。對著這位至高之處的朋友，他坦然傾訴內心深處的愁苦。他的靈魂以此為家，彷彿鳥棲息在磐石穴中，是風雨襲擊不到的地方。

順服！在這個故事中，像一切使恩典得以暢行的情況一樣，人必須與神同工。雖然只有神的權能可以使耶利哥的城垣塌陷，但是以色列人必須繞著城走。雖然只有神可以使穀粒生長成禾，但是人必須犁地、播種、收割、打穀和碾磨。雖然只有神的兒子可以用五餅二魚喂飽五千人，或使死人復活，但是人必須提供和分發餅，必須將堵住墓穴的石頭輓開。雖然只有神可以挪除那些使人無法全心歸主蒙福的障礙，但是有些誠命和責任是我們必須履行的。

有時，我們遲延順服，應該作的事不作；或者過猶不及，作得太過，兩者同樣危險。例如，神吩咐要繞城走，你卻拚命攻城；未等命令發出，你就率先呼喊；神說一天繞城一圈，你偏偏繞它三、四圈。人很難體會事半功倍的奧妙，也不懂安息在營帳內反而節省時間；早起晚睡，焚膏繼晷，其實無補於事，因為當神所愛的人安眠的時候，神的祝福就臨到。

凡是神的旨意，無論要我們行或要我們止，讓我們立刻順服；其餘的由他負責。有的人必須扛負約櫃，為福音作見證；有的人必須不斷吹著羊角預告將來的得勝；有的人則須保持緘默，處理千篇一律的日常事務。無論處何他位，人人都需效法約書亞——他俯伏在地，像兵丁順服元帥般對主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要有信心！從你一切的預備工夫，甚至從神所吩咐的行動中，轉眼仰望神自己；這樣作的時候，你的困難仍然會消除——石頭會從墓穴的穴口輓開；監獄的鐵門會自行打開；高大的城牆會轟然崩毀。

把一切攔阻你享受基督已買贖得來的上好福分的困難，不管大小，都交給你的救主；在他面前安靜等候，直到清楚他要你作甚麼。同時，務必把過去的種種丟開，滌盡一切肉體和心靈的污穢；然後，照著他的吩咐去作，不計任何代價。要相信他正在為你動工，彎曲的地方要修成正直，崎嶇的地方改為平坦，你的心和你的生活將見證主的榮耀，以至所有認識你的人不得不承認主已為你成就了大事。他已把耶利哥賜給你。願你的心信靠這應許。雖然城牆仍聳峙，卻是如同崩毀；不久，你將轉背離開這廢墟，往前擁有應許地。

二、在基督徒的事工中。使徒保羅曾提到我們必須攻破某種堅固的營壘，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自高之事；並且強調，我們不是憑著血氣爭戰，爭戰的兵器也不屬乎血氣，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因此才能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順服基督。

所有從事基督教事工的人都應仔細思量這段話。現今教會的弊病在於失落了初期教會的單純。初期教會對當時猖獗於世的迷信和罪惡抗爭到底，未曾稍有鬆懈，所使用的武器正是這則古老的故事所啟示的：祭司階層持守純潔（身穿白袍），高舉基督的代贖（扛負約櫃），以樸素無華卻發聲震聵的信息傳揚福音，引人悔改（吹著羊角）。在這些武器的攻擊下，「邪惡」這巨獸頹然潰亡，各種偶像崇拜如晨霧般

消散在煦陽中。

可是，今天的教會用甚麼方法對抗千奇百怪的現代罪行呢？一睹之下，恐怕會讓初期教會中的信徒、殉道者、先知和使徒大失所望。酗酒有堅固的營壘，社交習尚和國情為其後盾。淫褻到處流行，公然張狂於街頭巷尾，從富麗堂皇的歌廳、劇院向我們搔首弄姿。藥物的傾售更是一大諷刺——許多人積習成癖，不惜花費鉅資以求過癮。人心的敗壞也是另一個耶利哥——耽迷靈異、冷漠、驕傲、和野心等，無一不在敵擋著神的律法。對每一個神的工人而言，耶利哥更以許多不同的面貌出現，譬如同工間的淡漠、其它基督徒的敵視，以及種種使事工受到侵擾的罪。

對付這些事，我們往往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採取屬血氣而非屬靈的對策。這真是大錯特錯。我們惟一的希望是謹守屬靈陣線，因為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而是與潛伏在人事物背後的邪靈爭戰。一旦這些黑暗的靈被推翻，他們所支援的系統便會隨之瓦解，如雲彩被風吹散。

讓我們過單純、聖潔的生活，多花時間在基督面前，讓他鑒察我們的內心；高舉主耶穌的犧牲和工作；吹響福音的號角，引人投靠主；時常在神面前默禱；彼此保守合一和相愛的靈，正如以色列的眾支派在討伐同一仇敵的前提下，忘記彼此的差異。此外，最重要的，讓我們相信神的同在和同工，這樣，我們便能目睹古老的神跡重現，耶利哥城被夷為平地。

三、在教會歷史中。耶利哥城的佔領當然也可當作未來將發生之事的比喻。我們都知道世界正握在那惡者的手中，他仗恃著高大的城牆和城門，長期違抗神；就外在情勢看，似乎詩人和諸王用欣喜的辭句所歌詠的那日子永不會臨到。

其實，基督教會的各個宗派一直都在繞著城走，不顧多少揶揄和譏嘲；而那些隨從世界的人偶而想到將臨的審判，也不免恐懼戰兢。一千九百多年來，城已經被包圍，號角也已吹響，見證一直持續著。不容置疑的，七天已快過去了。

從攻克迦南這件史事的敘述，我們或許只能預見不久的將來就要發生的那件事的影兒。神已經把地上列國交給他的兒子；但在他制服一切執政的、掌權的和主治的之前，神的選民所組成的聖軍必須將列國——包圍。

9、受挫折與被擊敗

約書亞記八 1~2

進入迦南的爭戰長達七年，在這段時間裡，以色列人只敗過一次，也就是在艾城逃跑，三十六個人被殺的那一次。聖經對這個被擊敗的故事記載得很詳細，因為它不僅使以色列人在此重大關鍵學到許多功課，對於我們也有無比的價值。

大多數基督徒都有被擊敗的經驗，他們也常在敵人面前掉頭逃跑。在自己裡面的罪和撒但的攻擊下，他們奉主名擊打強大邪靈時被擊敗。但他們非但沒有將被擊敗的經驗謹記在心，反倒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剛開始還羞愧懊喪，但這種心情很快就消失了。他們沒有在神面前俯伏，迫切尋找失敗的原因，去對付它，進而求取更廣更久遠的成功。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檢視過去被擊敗的經驗，這些經驗將使我們的性格和生活更為蒙福，其結果僅次於勝利。

以色列人這次被擊敗有三個原因：

一、**他們太自信，因為艾城小。**耶利哥城已成廢墟。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被刀殺盡。殘留的僅有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被放在耶和華會幕的庫中；妓女喇合和她的親族財產；一件巴比倫外衣、一些銀幣和一條金子，稍後我們還會談到。

沒有了後顧之憂，約書亞馬上向內地進攻。他選了個開口朝北的峽谷，作為軍隊進攻的通道。出了這個通道，再經過八哩，約但河谷中就又出現一道峽谷，在靠近兩道峽谷交接之處，便矗立著小小的艾城，人口只有一萬兩千，據估計其中能作戰的男人約有兩千。但因地利，又控制著隘口，所以約書亞別無選擇，要艾城遭受與耶利哥城同樣的命運。

用人的方法來說，探子從山谷上去窺探得來的消息可信度很高，他們說艾城比耶利哥小得多，比較起來，只要花少數的兵力和時間即可輕取艾城。攻打耶利哥可能需要整支軍隊，而艾城，只要兩、三千人上去就足夠了。「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裡（艾城）人少」（書七 3）。

但這個建議乃是根據一個假設：耶利哥城是以色列軍隊擊敗的；然而，其實以色列人本身跟那次勝利幾乎毫無關係。他們繞城走，呼喊了，就只有這樣。攻取耶利哥是他們的大元帥所作的，且是他把城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使耶利哥城敗于靜默的力量，並不出於以色列人，而是出於神。但以色列人忽視這個事實，認為勝利是出於他們自己的一些因素，說得好像使耶利哥城傾倒是他們作的；而且因為如此，所以推測他們也必能像征服耶利哥城一樣，征服艾城。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危險的時刻是我們陶醉在新的勝利的時刻，因為繼之而來便是向自我能力與才幹歌功頌德的試探。我們擴大自己在爭戰中的貢獻以致不見一人，只見自己；我們誇口靠著自己的劍攻城掠地，且靠著自己的膀臂自救。數算我們在耶利哥城的勝利，便輕視小小的障礙如艾城。當然，我們按理來推，既已勝過一個，就能輕取另一個！所以，常常在公眾面前一個極大的勝利，卻帶來私人生活裡的跌倒。在講臺上使人人傾服的，卻受制於一些可悲的欲望，或者在家裡的暴躁脾氣；而後對罪的痛悔又抹去所有勝利時刻的喜悅。勝利的時刻是比當敵人在我們面前飛舞時，還更需要恪守「儆醒禱告」令諭的時候。當盛大的集會散去，眾人因聽了我們的聲音而認罪悔改時——比如以利亞的故事；或者當人群離開回家，當巴力先知的屍體壅塞基順河時，我們就得小心登上迦密山，為這場爭戰束腰，同時屈身在地，將臉伏在兩膝之中祈禱。

若是約書亞這麼作，他就不致被探子的話說服，只單從兵力方面來考慮；他不會假想這小城力量薄弱，也不致心痛地望著他驚慌失措的士兵奔逃下山石嶙峋的隘口，或藏躲於隘口兩翼的石堆中；眼睜睜看著艾城人全力追趕，砍殺那些顛預落後的士兵。

基督徒生命中沒有小事，沒有甚麼小到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就能對付的。離了神，即使是最小的試探也會比一個強敵更厲害。我們如此軟弱，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罪，一旦得逞，都會使我們最有自信的方案失敗。那些在我們與神的交通中贏得的勝利，並不曾使我們繼承那分能力，我們仍然很軟弱；若是離了神，即使在面對最小的敵人爭戰時，也免不了敗退。在耶利哥戰役之前的信心、儆醒、與神的交通，

也應是艾城之役取勝的關鍵。

二、他們未曾等候神。不等候神的罪，破壞了以色列人與耶和華軍隊之元帥的關係。縱然使以色列子民受打擊必定會使耶和華神難過，但為了他們好，為了神聖名的緣故，以色列人的罪必須要審判並除去。約書亞求問：「你為你的大名要怎樣行呢？」但這次以色列人被擊敗是出於非常的原因，並為神所允許。

如果約書亞和神一直保持親密的關係，毫無疑問的，神的靈必向他指明軍隊中有邪惡的事，這樣在進軍艾城之前，就應該發現並審判亞干犯的罪。在使徒行傳裡，也有個類似的例子。亞幹在以色列人中的，就好像初代教會中的亞拿尼亞夫婦一樣。使徒行傳第五章裡，若是沒有聖靈賜予彼得的洞察力，審查出這對犯罪夫婦的私心，恐怕教會就會有些被擊敗或重大悲劇的記載了。

我們假想：若是初代教會中一些邪惡的根未曾被剷除的話，那麼，我們不懂得刪去當時信徒中神跡奇事、門徒合一，以及監牢牢門打開的記載；還得添上萬軍之耶和華日益稀少的士兵是如何在憤怒的敵軍面前後退，彼得如何埋首在聖殿的灰中痛悔，領導者和信徒如何滿心驚惶喪膽，主耶穌的名如何被褻瀆蔑視，以及他的人格如何受詆毀。然而上述事件都沒有發生，因神的靈和話語能暢通無阻。

有一件事對我們非常重要，就是聽從保羅的警告，「若我們省察自己就不至於受審判。」神能看到水泥管上最小的縫隙；水果裡的一點腐壞；以及身體中威脅著要侵蝕人生命力的潰瘍。我們自己也許沒有察覺，但他明白那是如何不可避免必定導致失敗。他也急於警告我們，但對那些聾的耳、自信且自以為聰明的人，或認為勝利全是由於自己的才幹而驕傲的人，對他們說話有甚麼用呢？在狂喜中，我們看不到示警之兆；在假先知眾口一詞的勸說中，我們不會查詢那警告我們計畫的一個聲音；在早晨燦爛的陽光下、閃爍的光浪中，我們看不到正在下降的晴雨錶，也不肯相信飽經風霜的水手對於天氣將轉壞的預告。大概沒有任何一個試探是不經神的允許而臨到我們的。他為我們禱告，日夜不休，在攻擊來臨之前就時時代禱。不僅如此，他一再地警告，還用他的手觸摸我們；如果我們不是麻木、沉湎於靈性低潮的話，必定受到激動。

當神的孩子，像約書亞，因他不理會警告的聲音，神就不得不讓他們學功課，直到他們頭破血流為止。啊！如果約書亞在耶利哥之役得勝的呼喊聲中，能夠謙卑，就不至於後來在驚恐軍隊的吶喊中才俯伏蒙灰了。如果他在派探子出隘口之前，先求問耶和華，就不致於後來才求問如何彌補這個失敗了。對我們很多人而言，神的話（那把銀制修剪刀）若不能影響我們，麻煩、困擾（那把鐵制修剪刀）就得臨到我們，那是又粗重又痛苦的。

在我們踏出新的一步之前，即使要進攻之處小如艾城，我們仍有義務——其實也是上上之策——回到吉甲。耶利哥城傾覆後，約書亞並沒有這麼作。我們應安靜隱退與我們大能的元帥作屬靈的交談，詢問他要對我們說些甚麼，懇求他顯明我們所犯的惡行，在他的審判下整頓心裡的大軍，在赴戰場之前，而不是之後，就讓亞幹潛匿的罪現形。

三、他們取了當滅之物。(1) 約書亞想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神。他覺得神把他們引入這些困難中是殘忍的。根據他的想法，與其被災難困住，倒不如留在約但河那邊好。以色列人在艾城的失敗，將導至迦南人的圍攻，並遭到毀滅。他在神面前說的話就好像一個喪失信心、被奪去能力的人。約書亞不再是英雄，而是像以前被擊敗的迦南人那樣，他的心也消化如水。然而，真正該受責難的不是那位要領他百姓得到應許之地的神，而是以色列人自己。

在我們的生命中，也常有這樣質問神的時候。「偉大的窯匠，你為何如此造我？我為何要離開安寧的家園、教會，愉快的服事工作，卻被丟入這堆困難之中呢？」當我們被敵人難以抗拒的強力與智謀、巧略擊敗，而遍體鱗傷時，就想責問神；這其實是因我們不夠堅強，或者是神要帶我們離開隱密的避難所，到那風雨交加能夠磨煉人的山坡上。可歎呀！我們竟忘記天父領我們過約但河，是要我們有更豐富的經驗，給我們更多更大的機會，好獲取神那不可測度的豐盛。所有的工作都會有足夠的恩典，每遇敵人或試煉，神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夠用的力量；而經過了這一切，就好比煉金術士的願望一樣，把最堅硬、劣質的金屬，最終轉化為精金。

在應許之地被擊敗是不必要的，它來自我們自己的失敗，愛我們神也會為我們而憂傷。基督徒的生命不該被擊敗，隨時隨刻我們本都應是征服者。基督徒的戰車所經之路應該像太陽一樣，挾著能力向前走，按照正常的道路從東邊的海波中直奔天庭。神的兒女呀！千萬別為你的失敗責難神，要檢討，應求神光照自己。

(2) 雖然只有一個以色列人犯罪，但神說：「以色列人犯了罪，取了當滅的物。」我們沒有「單獨一個人」的，任何一個人犯罪都會影響到所有同伴的屬靈情形。一個人冷淡必定會減低別的火熱的心；我們也不可能單獨向上沖而不使別人也向上。沒有一個星體在太空回轉時，不影響到同一系統中其它星體的位置與速度；也沒有一粒砂不使整個海灘上的砂都受影響。「沒有人是獨自生，獨自死。」「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如果以色列人明白整體的安穩是賴於每個肢體的順服，那麼，每一個人都會照顧別人像照顧自己一樣，因為這不僅是為對方，也是為了自己；同樣的，如果基督徒的團體瞭解其中任何一個成員的選擇、決定或行動，對整體的福禍影響有多大的話，就必更多也更快去順服新約中反復提到的命令——剛強的要擔代軟弱的不堅定，在高處的要屈尊服事在低處的；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讀了這本書，若有人明白自己正在作亞幹，就該警惕，現在就認罪悔改。這樣，不但可避開一場免不了的審判，也不致給同伴招來災禍與失敗，將無辜的人拖下相同命運的漩渦——亞幹的手上染著死于示巴琳戰場那三十六個人的血。

(3) 我們對神明確的禁令是多麼不在意呀！再沒有比宣佈耶利哥城的戰利品不能碰更清楚的命令了。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毀滅，只有幾樣特別的東西留作會幕之用。這個命令可能是為保守以色列子民避開因獲取太多戰利品而生的試探。這個禁戒是要鍛煉他們的性格，培養他們的信心。但是對亞幹而言，神的旨意已被他心中的貪欲和世上的榮華壓抑了、那如浪潮般的惡欲把他沖過由神的話所立起的界碑。

不過，我們也別批判亞幹太甚了。在他之後明顯違背神諭的大有其人。聖經裡滿是不要愛世界、愛衣飾、愛錢的禁令；還有反對論斷、驕傲、不聖潔的野心；就如禁止拿示拿衣服和金條一樣；然而，卻有成千上萬的基督徒麻木不仁地不順服，好像神也跟他們一樣不過是人，或者忽略神的話，視之加虛幻的雲煙一般。也難怪以色列民會被擊敗，而且在我們個人的經驗和教會歷史上也一再印證了這話：「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10、亞割谷

約書亞記第七章

是在亞幹和其它士兵進入耶利哥城時，試探遽然臨到？還是長久以來未被鑒察的罪那時剛好成了氣候，才使他作了遺臭萬年的愚行呢？我們無法判定。只是從他悲慘的結局，顯示他不僅是暫時屈服於罪。至少有一點很清楚：在耶利哥城傾覆的那個傍晚，烈焰騰空之前，他已經偷取一件以織工精巧著名的示拿衣服、一些銀子和一條金子，並且秘密地帶出城了。

我們可以想像他把東西帶回所住的帳棚，然後可能發現必須讓孩子們也知道他所作的；因為如果他們不曾與此罪行和隱藏有分，後來也不致和亞幹遭遇同樣的結局。靠他們幫忙，亞幹在沙地挖了個洞、藏起戰利品，這本是約書亞特別下令要獻與耶和華的。

這整個過程都是絕對保密，而他對同謀的家人都這麼有信心，在查詢竊賊的過程中，他無懼於偵詢，而且持守平靜，直到神不失誤的手把他指出來：「就是這個人！」

但這時他得遭受怎樣的痛苦！在他的惡行還未暴露之前，良心已經不安，現在這簽正抽中他的心事。他回想在耶利哥平原上所作的，一幕一幕從腦際閃過，當時並沒有一群驚懼的人圍觀，沒有蒼白的臉注視著他，也沒有戰慄的差役跑到帳棚挖藏起的財寶。

在他一時心存僥倖的興奮過後，繼之而起便是沉悶滯重的犯罪感開始啃齧心頭。時而良心在譴責；當他和別的士兵行進通過往艾城的長長峽谷，當他看到同伴掉頭逃跑，而他也跟著上氣不接下氣他奔逃回營；當他遇見那在戰場上倒下的三十六人的親族，當他看見約書亞及以色列的長者哀痛欲絕、驚恐喪膽——他明白，是他的罪導致以色列的羞辱與災禍。當那個秘密的壘塊從他胸口移去時，一定讓他舒了一口氣，這下子不必再一直力持莫不相干的表情了。讓我們到一旁來查考亞幹的罪是如何被偵詢及處置；因為這樣的查考，能讓我們學習那一切兩刃的利劍，是如何刺入剖開魂與靈，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一、我們對罪的痛悔當重於對後果的悲傷。約書亞撕裂衣服，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他心痛以色列百姓遭受這樣的恥辱，又擔心這戰敗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別國而導致的後果。若單從人的觀點判斷，最壞的結果就是當迦南地的居民一旦發現以色列軍隊並不是堅不可摧的。約書亞怕的是迦南人和這地一切的居民聽見了，就圍困他們，把他們的名從地上除滅。

每當我們犯了罪，就會偷偷環視四周，看看有沒有被看到；然後我們想辦法防止可能衍生的一些後果，若是補救不了，就覺得羞愧難當。掃羅渴望撒母耳與他一同獻祭，主要是使自己在以色列的長老面前有光彩，而不是出於他想順服神。我們畏懼罪的後果甚於罪的本身；害怕被發現更甚於害怕作錯事；害怕別人會怎麼作怎麼說，更甚於害怕那張從眾天使中望著我們，痛苦又憂傷的臉。

但是神卻不是看這個。是我們的罪，也是我們未能認清那內在的邪惡，使他傷痛，就如小推車在重負之下的呻吟一般。小男孩難過，因為生病使他跟同伴分開——不能去遊河、到樹林裡玩、穿上溜冰鞋疾滑過深蘭的冰地；但是作母親的卻為孩子的病難過，為發高燒和呼吸沉重的症狀心痛。在母親的心裡，為病的憂慮不安遠超過她為孩子的失望而難過。

我們很少人真正瞭解罪是甚麼，因為無論從自己或者別人，我們都未曾看過一個完全無罪的例子。人們說自己已從罪中完全釋放，但他們知道其實不然。沒有一個從女人所生的，曾有過完全無罪的經驗，一個也沒有。嬰兒純潔好像百合初綻，從未沾染上一點塵汗；基督徒少女甜美可愛；聖人看似無可指摘又不傷害人，但他們若不曾與墮落的族類相關連，本應更純潔、更可愛、更聖潔。

當然，由觀察主在臨死時的極大痛苦、心碎與羞辱；當我們想起神的愛那無比的代價；想到聖經中比喻罪的可怕的性質，以及想到永不死的蟲和永不止息的火，我們可能稍稍知道一點罪的極端可怕；但真正瞭解罪的方式，乃是培養和聖潔神的關係。我們愈認識神，就愈能由他的思想完全看清我們心中最細微的罪。我們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也看到罪隱藏在那裡，例如：我們的動機；虔誠的行為；對別人草率的批判；我們缺少溫和、敏銳、憐憫的愛；以及論斷一些因比我們更敏感於罪而謹慎言行的人，

這些人不輕易稱自己擁有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東西。我們會知道若有一個眼神、語調、姿勢、話語或思想，與神那完全的愛不一致，就表示罪的病毒並未從我們的本性中完全被除去；如此，我們便不會再為罪的後果哀傷太甚，反而要為罪的本身哀傷了。這就是敬虔的哀傷，是不需要悔改的。出於這種哀傷的眼淚，神要差他的使者，收在他的皮袋裡。在我們為罪本身發出敬虔的哀傷時，正是我們最貼近那罪無法立足的世界的時候。在那個世界裡罪被恨惡，不是因為罪叫我們失去了神所賜的園子，（我們知道如今所擁有的，遠比起先那個園子好多了），乃因罪本身就是罪。

二、我們當屈服在神的審判下。「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在地呢。」

這就好像他在說：「你為這個結果悲傷甚於它的起因。即使所有迦南人來圍攻，我都能保守我的子民不受侵襲；照樣，我也能保持我名的榮耀。這些都是次要的，但是，有一隻蟲咬了瓜的根，疫鬚已傷害我所救贖子民的要害。在你調查並除掉這受咒詛的事情時，我會用右臂阻擋那攻擊你的。」

每當生命中不斷有失敗，就可確定在我們的心和生命裡一定隱藏著看不見的罪。也許我們不見得能直搗黃龍找到罪惡的淵藪，但可確定必有一件受咒詛的事在我們裡面，使我們無法在敵人面前站立得住。電線的絕緣體有個地方出了差錯，使得電流，也就是使流向我們的神之恩典與能力停滯不前；而在這時禱告求神更新是無用的，除非我們先修補好這個缺口。花許多時間在公禱和個人的禱告中，不如自己順服在神面前，讓神審視我們的待人處世以及我們所走的道路。在表面上求神的賜福——特別是祈求聖靈降臨的賜福——但在我們內心卻有需要對付的罪，這種祈求是錯誤的，因為罪必須被對付，神的能力才能臨到我們。問題並不是神樂意不樂意，而是屬靈世界的律法使他不能與被縱容的罪相通。

親愛的讀者，在你的基督徒生活與工作中，是否被擊敗後退過？或者不斷因一些小小的試探而跌倒？那麼，這時候最好趕快叫停，讓神來管理你的心，如果我們自己看不清那老惹麻煩的罪在哪裡，他會為我們指出來，因為他的眼明亮如火焰，在他的手中有銳利的寶劍。

(1) 在找尋失敗的原因時，我們得有一顆樂意的心，來知道最糟的情況；這大概是最困難的事了。碰上不受歡迎的消息時，我們都像鴛鴦一樣，要把頭埋在沙裡頭。但有鋼鐵般決心的人，和有成熟經驗的基督徒，會不遲疑地說道：「讓我知道最糟的事。」但當我們裸露於這位最好的醫生面前時，我們要記住：他是我們的丈夫；在他的眼中有愛與憐憫；他之所以指出我們的憂傷之源是為要挪走它。因此，對神以及對我們來說，這該是恢復靈性健康和他賜福的時刻。

他會把他的檢查結果以最細膩溫柔的方式讓我們知道。不要太急躁，四處奔走求問建議，也不要從喧嚷嘈雜之聲中深得他的聲音，只要俯耳靜聽。「安靜就能知道。」若你將一切交在他的手裡，向你顯明你的錯誤便是他的責任。如果他要說甚麼，會說得清楚無誤，且說得肯定；如果他甚麼也沒說，就表示所定的時間還沒有到。但是也許就在明天早上，他會完全告訴你；而現在，你要信靠、等候。

(2) 當神對付罪時，他會追本溯源。請特別注意，神聖的史家曾兩次記下亞幹的族譜，那總是：「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幹」（書七 1、16~18）。

那個清早，約書亞和非尼哈站著查明行惡事的人，用烏陵和土明作決斷。以色列人按支派近前來，然後便取了猶大支派。從猶大支派裡取了謝拉宗族；又從謝拉宗族裡取了撒底；再從撒底的家室要取了迦米；最後取了亞幹。當他看到那逃不掉的結局時，一定連心跳都停止了。

但是罪行是間斷出現的。要徹底對付它，就必須追本溯源。凡曾仔細注意內心生命歷程的人都能證明，罪惡的開花結果，通常始自極小的罪，這罪之細菌可能就是容許一點罪惡的思想或行動存在，但長期演進，以致無法收拾。我們通常會去對付的，是在同伴面前敗露的罪之烈焰，但我們更應當去對付在火熊熊燃燒幾小時之前那一星火花，以及遺下火花的疏忽。我們只有在岩石碎裂，即將掉落在我們的茅屋頂上時，才會驚醒；但是神要領我們到起初，看那一粒細小的種子，在微風中掉落，又隨風飄浮，在我們心上的一點縫隙找到落腳之處；雖然土壤貧瘠，仍然夠讓它附著紮根，而且凝聚力量使這引狼入室的石塊碎裂，危害生命。借著看到這微小的起點，神會預先保守我們抵擋極大的災禍。

我們所謂的罪，其實是早在幾天，甚或幾周前就被許可存在的罪所發展出來的結果；那段時間，它潛伏在我們心裡凝聚力量。一個雪崩，是幾片雪花崩落所引起的，而村民在床上被雪崩吞噬覆埋的幾個

禮拜之前，就已經飄落在它們的位置上。所以智者出此警語：「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 23）。如果我們要完全與罪隔離，就得時時清理隱藏的罪；它們是那麼細而又微，只有靠著聖靈的恩典常常保持敏銳的良心，才不致讓它們脫逃。

在這樣的光照下，我們就較能理解使徒書信中一段最深的經節。雅各告訴我們——在這個主題上，再沒有別人能比這初代教會的聖潔領袖，提出更深刻的見解——「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雅一 14）。這話明顯地表示，試探並不像某些人想的，是和靈魂全然無關的東西。他繼續說：「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一 15）注意這些話——罪既懷胎，就生出一——這是非常深的見解，在自然界中都是有一段孕育、潛伏的時期。

因此，如果你曾從艾城面前轉身逃跑，不要以發現亞幹為滿足，要繼續尋找是誰給亞幹力量來傷害你。努力循著長鏈的環節，在你從未起疑的地方，找到他的始祖，那就是罪的起源。亞幹的話證實這個見解：「我看見……我貪愛……我拿去。」

(3) 能常常整個檢視你的心和生命是件好事。我們得讓心中的各個主要支派通過神——無論是在公眾面前或者私底下；還有我們在工作場合、家庭及教會中的行為——讓神取出那有罪的。然後檢查哪部分，包括種種態度，所訂的計畫，從每天或每個職務來分析，分解其中各種要素；細察每一種。查帳員若到一個大企業公司去查虧損的來源，理所當然的，最賺錢的部門他會先刪去不查，這樣就使查詢的範圍逐漸縮減、變小。

最不喜歡作自我檢查的人，往往是最需要的，應當勸他們多作這樣的功課；而有些人則不需提醒這工作的必要性，他們便自然有內省的傾向，但應當小心不要過度或濫用。凡作自我檢查的人都要倚靠聖靈，同時常常仰望那賜福的主，因為人心的本質是敗壞的。「轉眼仰望耶穌」，這是靈命成長的真正秘訣。

三、當罪被發現，我們當無遁詞。「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把謝拉的曾孫亞幹，和那銀子、那件衣服、那條金子，並亞幹的兒女、牛、驢。羊、帳棚，以及他所有的，都帶到亞割谷去。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將石頭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書七 24-25）。然後耶和華又重複在耶利哥城傾覆前所說的話：「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不要懼怕。……我已經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裡」（書八 1）。

然後約書亞選了三萬大能的勇士從峽道上艾城去。這時眾人一心，已把失敗和被擊倒都置諸腦後。他們有巧妙的戰略準備。以色列人表面上是逃跑，讓艾城人追趕，引他們離開城；如此城就落入伏兵之手。當約書亞一舉起手裡的短槍，伏兵就跑進城去，放火焚燒。在這曾遭慘敗的地方，以色列人獲取許多戰利品，特別是牲畜；於是在勝利的喜悅中，把它們接回吉甲營地。

凡是神所光照的罪，我們都必須除去。而若我們的心和血氣辦不到，或者我們拒絕順服自己遲疑動搖的意志，抑或罪的轄制已使我們無力舉石、握刀或打火石取火，那麼，他就會為我們作那當作卻無能為力的工作。有些人生來堅強，敢自己掄起斧頭砍掉剛開始腐爛的手臂，以免毒素侵入整個身體；有些人則等待外科醫生動手術。但內心生命所學的是同樣的功課，也就是樂意讓神在我們身上、以及借著我們或者為我們完成他的工作。

因此，亞割谷成了「指望的門」。從這毫無生氣、四面高山的谷地，以色列邁向勝利；或者用先知書中的華麗比喻：就好像在懸崖上開出路，使百姓唱著歌從豐收的玉米田、葡萄園和橄欖園走過；又好像在他們少年時，從埃及唱著歌出來一樣。啊！這個比喻是又真實又公平的。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生命中，凡是神的審判曾被忠實執行的亞割谷，都會有這樣一個指望的門

——通向主的樂園；以及那首甜美喜樂勝利的歌，好像出自一個人，是既擁有少年的充沛活力，又兼備只有歲月能孕育出的經驗與成熟的生命。

11、以巴路與基利心

約書亞記八 30

這是佔領迦南的過程中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耶利哥和艾城已成殘垣廢墟，他們的王與人民盡被毀滅；屬這兩城的村莊因驚懼而啞口無聲。全地上都是有關以色列神能力的傳言。在人類肉眼不能見之處，也就是邪靈統治的領域，長期以來，它們使這被揀選之地充滿可怕的祭典與荒淫恣縱，如今以色列人節節得勝的消息敲響了邪魔極權的喪鐘。在那黑暗的國度裡必定是一片驚恐，就好像密爾頓在他偉大的詩篇「Ode to the Nativity」(降生之歌)描述基督降生時那裡一片慌亂一樣。

迦南地的人民的心消化如水，以致不再抵抗；當以色列人不只一次照著那偉大的訂定法律者所吩咐，作三十哩長的朝聖之旅向耶和華立石獻祭時，他們也不敢干涉。耶和華的話是以色列人行止最高的指南。他的話語堅立，永不更改。

你們過約但河，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給你的地，當天要立起幾塊大石頭，墁上石灰，把這律法的一切話寫在石頭上」(申十一 26~32，廿七 2)。約書亞毫不耽延地遵行這些詳細而急迫的令諭。艾城傾覆的兩、三天後——大約在通過約但河三周左右——以色列民齊聚在示劍，這個山谷的走向由東向西，貧瘠的以巴路山坡雄踞北方，一片不毛之地，身後襯著湛藍的天空；南面則是超大的基利心山，「一大片石灰石，雄偉的山頭，陡峭的山崖，林木茂密、鬱鬱蔥蔥，美不勝收。」

基利心與以巴路兩山之間的山谷，是巴勒斯坦最美的山谷之一。雅各井在它的出口，整片肥沃富庶的土地上，花園、果園和橄欖樹叢遍佈，綿延起伏如滾滾綠波，一直伸展到示劍城垣，其間四處都有淙淙流水聲響起。山谷寬約三分之一哩，兩座峰頂則約相距兩哩。在兩山相距最近之處，其間的青翠山谷寬僅約五百碼，石灰石地層斷裂成一系列的石柱，「就好像排列規則的長椅一般」。這天然形成的露臺廣場，可容納許多觀眾，乾燥不雨的氣候又使音響效果絕佳；因此聖經中記載以色列人分兩組分站兩山，起應誦讀十誡，兩邊人都能聽得非常清楚，真可謂自然奇觀。

約書亞領百姓來到這山谷，舉行莊嚴神聖的儀式，然後便可進入神所賜那流奶與蜜之地。

一、以巴路祭壇。以巴路外觀高峻且寸草不生，這一點正好與那天舉行的莊嚴祭典相稱。斜坡上，是六個支派的人群；翠綠的山谷中，是約書亞和長老、官長並審判官和穿白袍的祭司利未人。眾人以如雷震耳的十二聲「阿們」，與利未人應答，他們莊嚴地宣讀律法書上咒詛的話。

不過，在這神聖祭典之前還有準備工作。在十二支派的人民分站在所指定的位置之前，已在以巴路的低坡上豎起一座祭壇。這祭壇是照申命記第二十七章摩西的特別指示所建立的。它必須用未鑿過的石頭，且在石頭上不能動鐵器；這可能為防止人企圖造出神的形像，同時也表示反對當地異教徒喜愛的華麗猥褻裝飾圖紋。

在以巴路祭壇，他們獻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應當是馨香的祭，整個祭物要燒盡。「燔祭是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利一)。聖靈藉此曉諭我們，應當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獻給神，因為可稱頌的主已先奉獻了他自己，以完成天父救贖人類的旨意。他沒有後退，毫無保留。他倒空自己，毫不吝惜；他說：「我的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這樣的順服在天父看來是何等美好！

平安祭也是馨香的祭，但並不是燒盡整個祭物，獻祭的人會吃掉一部分祭肉，作為他們與神有交通，神悅納獻祭的證明。於是，約書亞和幾位選出的代表，在以色列人面前分食了祭物的一部分，他們遵守了神的令諭，「又要獻平安祭，且在那裡吃，在耶和華面前歡樂」(申二十七 7)。若當時有本地的赫人從巨大的鵝卵石後窺探，看到了那一幕，他們一定深受感動。因為耶和華以他子民的喜樂為樂，他對以色列子民的款待彷彿首蓆的香氣，又好像讓孩子在父親的餐桌上大快朵頤。當我們默想那可稱頌之主的愛與死，或者進入父神的思想，體會他對那可稱頌的救主之工作及其順服精神的滿足，我們也是在享用平安祭呢！

當我們進入應許之地時，千萬別忘了，是耶穌的寶血救贖了我們，給了我們生命。要常用虔敬和珍愛的心情反復思想。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別人，我們是被救贖的罪人；而一切救恩的盼望、與

神和好的關係、我們服事神的動機，都是源於那位背負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

因為他死在那裡，我們便不需要站在咒詛的山上；因為他不顧借自己的生命，使得荒涼險峻的陡坡成為受賜福與神和好的地方。我們坐下來，與他一同享受筵席，喜樂驅走對咒詛的恐懼；當湍流水波在陽光下閃爍、歡唱，古老的岩石彷彿也對我們展顏微笑。因為他所流的寶血，以巴路山上也將有「露、雨、田野的祭物」，使它荒涼的山坡像對面的基利心山一樣有豐盛的祝福。啊！賜福的主，我們該怎麼感謝你呢！你救贖我們脫離了律法的咒詛，使得以巴路成為與神有交誼的地方！

二、迦南的律法。強壯的以色列人把大石頭立起來，墁上一種石膏與石灰的混合物，這樣，就很容易把律法清楚地寫在上面（申二十七8）。在那麼乾燥的氣候裡，沒有冰霜使它裂開或風化，像這樣的銘刻——刻在軟石灰上，或者當它風乾後，用墨水或漆寫在光滑的表面上；就好像埃及一些紀念碑石一樣——這種銘刻可以保持幾世紀之久。由於時間不容許他們刻下全部誡命，因此藉大石把最重要的部分保留下來，傳予後代，提醒以色列子民享用巴勒斯坦豐美之地應遵守的規定和條件。它們昂然矗立抵擋那摧毀肥沃谷地的罪惡，也鼓勵人們順服，順服乃是未來生活中最要緊的一件事。

為甚麼銘刻律法這件事在應許之地佔有這麼重要的地位？當我們思想背後所預表的意義，就會大吃一驚。它到底表示甚麼？律法和恩典還是有關連？那些與基督在天上同坐席的還是要順服律法，就像保羅所說：「在律法之下」？難道不是當我們與死而復活的基督聯合時，就已脫離律法的約束，丈夫的律法已經不適用在我們身上？丈夫已死，我們不就有自由可以歸那位從死裡復活的基督嗎？

這些疑問只有一個答案。在過去轄制我們的約裡，我們已經死了。如今，我們是以更新的靈，而不是照舊的律法條文來事奉神；我們不是靠順服來討好神或者贏得神的賜福。但是有信心，並不表示神的律法就沒有用了，在應許之地，神要將律法刻在我們的心版上。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座以巴路山和石堆的祭壇，我們一次又一次回到那裡，溫習基督徒完全生活的原則；不是出於被迫，而是來自聖靈的發動。

現在的情形是：當我們在耶穌基督裡，完全順服聖靈的帶領，讓他在我們裡面自由流動，像血液流過血管一樣，他就會使我們對神的心意非常敏感，從遵守最小的誡命，到愛那些他教導我們去愛的人。當我們違背他，痛悔的心固然難過，但我們更不願看到他面容上浮起痛苦的陰影；而當我們照他的心意行事，從他贊許的笑容，和他眼中流露的誇獎：「作得好！」我們找到天堂。我們知道他已在我們體內注入愛的血液，使我們能照著生命的最高準則生活。當我們將自己完全放下，順服他，就會發現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竟能持守律法的真義，而不像以前覺得陌生，只認識外表的，皮毛的；這時，我們會像詩篇的作者一樣呼喊：「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的思想」（詩百十九97）。

三、大會。當祭典儀式圓滿結束，第三，也就是最後一幕登場。抬約櫃的祭司利未人把約櫃放在山谷的中間，約書亞、各支派的領袖、長老、官長和審判官站在兩旁。以巴路的梯形坡地上，是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和拿弗他利六個支派的人；基利心山坡上，則是較大而重要的支派，包括西緬、利未、猶大、以薩迦、約瑟和便雅憫。所以，祝福的聲量一定大過咒詛的聲量——這也是對未來勝利的預表。

然後約書亞大聲「將律法上祝福咒詛的話，照著律法書上一切所寫的，都宣讀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話，約書亞在以色列全會眾，和婦女、孩子，並他們中間寄居的外人面前，沒有一句不宣讀的」（書八34-35）。當他鄭重地宣讀時，不論咒詛或祝福，都有眾口同聲如雷的「阿們」應答，回聲反響充徹山谷之間。大地也鮮少得聽如此的呼喊！

若我們花點時間細看寶貴的申命記二十八章，其中記著遵行誡命所蒙的種種福祉，就會發現神的恩典如何相對而豐富地加給他的子民，看到這一點，我們可宣告自己也擁有這樣的福氣。

首先，我們得確定自己是與神和好的；其次，我們走在他的計畫中，且照他的旨意行；第三，我們不顧自己的利益，只要榮耀神；如此，就會發現夢想不到的祝福已臨到我們。神會敞開天上的財寶，讓我們不虞匱乏，而且造就我們，成為他聖潔的子民。

我們何不來到神前，求聖靈在心中掌權，引導我們選擇他所命定的；而且正直地走在順服的窄道上，

絲毫不偏左也不偏右；持守他的誠命，順服他的命令，完全遵照他的旨意行。這樣，以巴路不再蹙額不滿，基利心要降下恩雨。我們所得的恩典就是主耶穌曾教訓的八福，天國、神的安慰、承受他土、得飽足、蒙憐恤、得見神、被稱為神的兒子，以及在末了得到最後的賞賜；這些都將是我們的（太五 1~12）。

12、魔鬼的詭計

約書亞記第九章

迦南地整個武裝起來。不同的意見消失了，部落間的戰爭休止了，本來的死敵因急需共同抵禦可怕的入侵者而結合在一起。就好像法利賽和撒都該這對世仇，為要殺害耶穌而聯手。這些迦南王也這樣作了——不論赫人或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都集合起來對抗約書亞率領的以色列人，「同心合意」。在共同的危難之前，所有小爭端都歸於平息。

諸王聯手成強大聯盟的消息傳到以色列人在吉甲的營地，這時以色列的領袖和子民才從示劍朝聖之旅回來。約書亞聽到這消息或許並不致很驚恐，不過，對其他以色列人的領袖就不是如此了，所以，在這重大時刻，他們發現有機會能與支持他們的基遍人立約結盟總是個好消息。然而，這個同盟讓他們付上焦慮恐慌的代價，至少跟亞幹的罪帶來的結果差不多。

每當我們因前所未有的困難而受威脅時，也很可能遭到像基遍人對以色列人所施的試探。

一、**他們行事狡詐**。有一天，營門口出現一幕奇景。一群陌生人自稱、且看來也像是來自遠方。他們所穿的衣服，以及坐騎驢子身上的配備，都有經過長途旅程的痕跡。他們穿著補過的鞋、褪色的外衣，帶有破洞的口袋和破裂縫補的舊皮酒袋，而當他們翻出剩下的餅，都是幹的，還長了黴，更證明那是經過很長的時間了。全營的以色列人看著他們進入營區，當他們經過那些好奇的人面前時，群眾間彼此傳問著：「他們是誰？甚麼時候來的？不管他們是從哪裡來，反正一定是外國人。」以色列人很同情這些人的旅途勞頓，沒有人懷疑這聰明的偽裝下隱藏著一群希未人。頭一回，在歸耶和華為聖的營區裡，竟站著一群以色列人殫精極慮要消滅的迦南住民。

若不經過這樣的偽裝，他們絕不會被允許站在帳棚之中，以色列人早就又驚又怕，把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商量該如何對付他們了；但他們編的故事這麼逼真，對耶和華的讚譽，至誠而又虔敬，再加以外貌服裝等等都無懈可擊，使得約書亞、會眾的首領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放下戒心，深信不疑。

這也是我們今天所受的引誘——撒但不直接作戰，卻巧施詭計；不公開宣戰，卻粉飾罪惡。難怪以色列民雖曾在耶利哥和艾城之役得勝，現在卻落入基遍人詭計的羅網中。和該亞法打交道比跟猶大交涉乾脆一點，黑魔鬼還不比白魔鬼那樣令人膽戰心驚。

展讀初代教會歷史，當時既無聲譽財富，也沒有學識背景，但她在初世紀時，卻使福音廣為流傳，澤及社會，使奴隸得解放，提高婦女的地位，擊打偶像崇拜及其思想的龐大勢力，為基督耶穌贏得無數勝利。她毫無疑問，能迅速達成那位神聖主宰所賦予的使命，將救贖的好消息遍傳各地，向每個被造的人宣揚福音。在那段日子裡，每向前一步，都付上極大的痛苦與血之代價。世上的君王逮捕他們，統治者齊集抵擋神，抵擋基督。為反對基督信仰，前後曾有十次大的迫害，他們威脅要將約櫃浸入被基督徒鮮血染紅的水中。正如啟示錄所示：巨龍迫害這個女人（指教會），將從它口中噴水成河，要讓她沖走。

但這一切反倒是有益的，如此偽善者不會想加入那群忠實的信徒中間；信徒用話語和生命傳主的道，將個人死生置之度外。那個時候，聖徒穿白衣在地上行走，他們不會使主的名受屈辱，人們為美麗天堂的光彩所吸引。

而後，當暴力無法得逞，這個對手就訴諸詭計。君士坦丁是它的代理人，他使這新的年輕信仰與幾近消滅的異教思想結為聯盟。他把基督教信仰中重大的節期，定在異教久遠不可考的節期舉行，隨後，連服裝儀式都被使用。教會和世界、真理與謊言、新與舊混而不分，如此，基督教會與穿著補過的舊鞋、舊衣、帶發黴餅的異教信仰訂了合約。

從那時起，基督的教會起了變化。當她從世界的力量中得勢，卻失落品德和屬靈的力量，從那時起，教會的功能一直在走下坡；而如今，她與已逝異教的遺跡有不可勝數的關連，這也是她的弱點和恥辱。

許多人抵得過明顯試探的攻擊，卻屈從於諂媚阿諛這些虛而不實的詭計。年輕基督徒要遠避那些自稱虔誠又火熱，但緊接著便勸：「不要太過分」的人。我們也要當心那些巧言令色進入我們感情、計畫、家庭以及工作的人；這些人明明不敬虔，卻裝作對信仰有興趣；說起神的作為是天花亂墜但卻虛假；看

來是盡全力要幫我們得利，其實卻圖謀使我們破產。我們周圍有許多基遍人。「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約壹四1)。「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林後十一3)。

二、他們並沒有求問耶和華。起先，以色列的領袖還對這些訪客有些懷疑。「以色列人對這些希未人說，只怕你們是住在我們中間的。若是這樣，怎能和你們立約呢」(書九7)。但當他們聽了基遍人編的故事，又看到長途旅行的證據之後，就疑慮全消了。這顯然是證明他們有智慧的好機會，他們還沒獲准表現自己的勇猛和力量，但至少現在可以證明自己有高超過人的眼光！事情再明顯不過，不需要請教非尼哈和他的烏陵跟土明瞭！於是以色列人受了他們些食物——發黴的那些餅，表示樂意與他們交友、結盟；事實上，會眾的首領向他們起了誓。但他們「並沒有求問耶和華」。

這幾個字聽來真是不祥！它們是災難的前兆——後來果真降臨。在此之前，主動權一直在神手中，現在，第一次由約書亞和百姓採取主動。在前幾章裡，一直都記載著：「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但這裡卻沒有這一句。以色列照著他們選出的領袖自行其是，結果就這麼容易地落入陷阱。如果他們先求問神，聖石上的微弱亮光早就會揭開這取禍的秘密，阻止訂立這個盟約。

讓我們把這教訓放在心裡。世事晦暗沈鬱，而諸子百家，眾說紛紜，迷亂人心，要明查真理是難上加難。懵懂少女好像智慧之人；惡以為善、莠以為良；名利熏心者模仿牧人的聲音，惟妙惟肖；魔鬼化身為光明天使；歪魔邪道與真理僅只一線之隔。正如保羅為腓立比信徒所求的，也正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不僅在知識和見識上多而又多，還要能分辨是非(腓一10)。

有一處經文說分辨的能力是由練習運用而來(來五14)。而上段所引腓立比書中，則將之歸功於豐盛的愛。不過，根據約書亞記的故事，是告訴我們：能明辨是非是殷勤培養一個習慣所產生的自然結果，這習慣就是求問主口中說的話。

永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斷。當你根據常理，相信一個行動是鐵定正確時，那最好也最需要把心朝向神，他或許說不，也或許說是。當你心中或外面的聲音催促你靠自己的力量作結論、作決定時，要謹慎地把整個事情從自己這個地方法院，移交到神那個最高法庭去審理。若一時耽延沒有答案，這是因為明白神旨意的時候還沒有到。在這種情形下，要等候。將稍候、或者任何枝節要負的責任，都交給神，勇敢地繼續等候。一個登山者在山裡遇到雲霧時，與其在霧中摸索彷徨，不如站住或者躺下來——否則說不定會走到懸崖邊去——所以，要等候。如果你完全信賴神，他必給你明確指示，告訴你當如何行。行動的時候一到，他會給你最清楚的命令，你絕不至誤解或走入歧途。「凡等候他的必不羞愧」(詩二十五3)。

生命中困難滿布。陷阱底部有箭簇朝上，上面覆蓋著一層薄薄的土，等待粗心的人一腳踩空跌下。暗設的網羅、在黑暗中傳染的瘟疫、誘人入彀的餌，以及狡滑偽裝的魔鬼——這些我們都得注意。但是禱告就有如天使 Ithuriel (密爾頓「失樂園」中的天使) 的槍；魔鬼在這槍之前，不得不現出醜陋的原形，也令我們立刻保持儆醒。

進入任何一個盟約之前——在生命中加入一個夥伴、和別人合夥作生意、訂條約與人結盟——都要求問神口中所出的話。他會給我們一個確切而抵抗不了的動力——可能出於一位朋友、奇怪而異想不到的環境、或者來自一段經文。他會選好傳他信息的人來傳遞一個信息。

三、劈柴挑水的人。有些誓約是與其遵守，不如毀約，就像希律王所起的誓。要是這些希未人破壞以色列，帶來災禍，那麼即使以色列領袖已與希未人訂約，還是最好跟他們斷絕關係，待他們如待其它迦南住民一般。但這場災禍卻被控制在苦役之下，慢慢滋長。「他們為會眾，和耶和華的壇，作劈柴挑水的人。」他們一直保持這個身分，直到掃羅瘋狂地大發熱心，打破約書亞和眾支派領袖與他們訂的約，而使饑荒臨到以色列人為止(撒下二十一2)。

這是個美麗又讓人安心的例子，因為神連我們犯的錯他也掌管，從罪中他還能帶出祝福。猶如化學家從汽油蒸餾器的殘渣中，獲得最悅目的染料。在我們疏忽考慮不周時，可能一時不察而與基遍人結盟——例如在婚姻、事業或別的地方；難道這樣就表示要放棄自己的特權，也放棄對人的服事工作嗎？

不需要！讓我們回到神面前認罪悔改，他會教導我們，如何使攔阻成為幫助；讓他們砍伐獻祭用的柴，為祭典挑水，使靈裡更富足。「吃的從吃者出來，甜的從強者出來」（士十四 14）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就不要離棄丈夫。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了聖潔。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林前七 13~16）。

神的恩典是多麼甜美呵！他寬恕我們的罪，一開始就把罪的結果轉化為祝福。在屬神之聖徒的生命中，一句古老的預言總是這麼真實：荊棘中要長出樅樹，石楠要長出桃金娘樹，這是主的榮耀和永恆記號。

罪必有不可避免的後果，這是千真萬確的。戒酒酒徒的手還是會顫抖，浪子回家後，身體仍殘留由豬圈染上熱病的後遺症。在這些世界上，基遍人總是會纏上你，但這些事不能轄制，反要服事你；不至阻礙，反要推進你的工作。他們要為品德的內心祭壇劈柴挑水，幫助我們更完全、更有成熟基督徒的樣式。

13、不可磨滅的一日

約書亞記十 14

「沒有像這日的」(書十 14)。這句話卓然突現于約書亞記征戰的歷史冊頁中。我們注意到

一、**五王聯合攻打以色列**。以色列以往是對付分別獨立的城市，像是耶利哥和艾城；但現在亞摩利人的五王，也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倫王、耶末王、拉吉王與伊磯倫王，都聯合起來與以色列為敵。

背信的基遍成為五王聯軍攻打的第一個目標。部分原因是其背叛使它以前的聯盟對其深惡痛絕，部分原因是佔領它之後，這座城可成為抵擋以色列人入侵的一道屏障。基遍這舉足輕重的城市位於耶路撒冷以北不過六哩之處。

基遍人發現自己突然為一群怒氣衝天的戰士所包圍——這些人懾于約書亞的威名與戰績，不敢直接與之對抗，只好轉而向膽敢與他結盟的城市復仇。基遍人相信約書亞會信守新訂的約定，便十萬火急地送消息去，向約書亞求援。

二、**約書亞大膽的信心**。在他的生命中，曾有過不少輝煌的日子——逾越節那日，領著他自己那個支派，大步走出埃及；與亞瑪力人作戰，摩西在山頂上舉手，他率領選出的戰士爭戰；當他首次與摩西去見神，站在神壯麗的榮耀中的那日；他與迦勒窺探迦南地回來，得知自己可以存活進入應許之地的那日。不久前也有這種美好的時刻：像是過約但河後迎見天使、看耶利哥城牆塌陷的那日等等；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從未有過像這樣的一日。

這是士氣旺盛的一日。約書亞一接到求援的消息，便知道要馬上遵守承諾的重要。太陽下山之前，全營的戰士都接到準備星夜行軍的命令；約書亞和軍隊終夜從吉甲攀過隘口到基遍去——十五哩艱險的路程——然後猛烈襲擊那些大夢初醒的敵軍，把他們殺個措手不及。神的靈能鼓舞人，使他們脈搏加速；同仇敵愾的心使他們管束本性，同心合意服從領導。

這是與神親近的一日。剛接到求援消息時，約書亞免不了有點心驚，但神卻對他說：「不要怕他們，因為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裡。他們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書十 8)。是這個應許的力量，以及在那麼激烈戰況的壓力下，使他向神發出人類從未有過的祈求。

那天上午的戰況一定十分激烈。戰事始于黎明，諸王大約在下午發出撤退的號令；迦南人再也擋不住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爭戰的以色列軍隊，他們堅無不摧，勢如破竹，打得敵軍如驚恐莫名的羊群一般四散奔逃。迦南人往伯和倫的上坡路逃，在陡峭的坡上攀爬近十哩，直至山脊；然而山路又陡峻，且崎嶇多石，在兩哩之內直下七百呎。石頭被切磨成階梯狀。迦南人往這危險的下坡路逃下去，如果可能，希望回到他們駐紮的要塞去，它就在山谷中；他們渴望有個喘息的機會，暫時躲一下被追殺的痛苦。就在這個時候，天上降下大冰雹兇猛地打在他們身上，就好像天堂的巨炮突然開火；當約書亞攀上山脊時，只見山坡上全是潰敗而遍體鱗傷的敵軍，山谷裡厚積煙雲，覆蓋著他的仇敵；山谷間喧聲如浪起伏，有敵軍的哀號、追殺者的呼喊，以及冰雹的咆哮。在他身後，基遍的山丘後面，日頭正漸漸西落，再過一兩個小時，它就會倏然消失，而代之以東方閃爍的星光；同時，慘澹的月亮也浮現于廣大的蘭紫色海面，等著掌管夜間的大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約書亞敢於開口向神求一個史無前例的禮物——讓白日延長。「何不讓太陽停在天上？它原是由你所造，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敬拜它，使它得了原是你當得的榮耀；現在讓它臣服吧！好用來毀滅那些本應當敬拜你，卻錯將榮耀歸給太陽的人。何不讓月亮停留不前？它曾夜夜俯視亞摩利人荒淫邪惡的作為，現在讓它看著他們用血來洗去不義不潔。它們都屬於你，耶和華，它們會遵行你的命令；垂聽我的祈求，讓它們止住吧！」

當人的思想和目標靜靜地凝聚力量，一旦傾倒而出化為行動言語或禱告時，就好像被堤壩攔阻的流水，一旦決堤而出，會擁有豐沛的衝力；這真是我們生命中的高潮。我們好像被神的聖靈充滿，喜樂滿盈，又擁有能力；或者是神把這種力量用另一種形式來表現，卻由我們把它點燃、開啟。這種屬靈的高

峰經驗在我們與神相交的生命中，實在出現的太少了；但一旦我們瞭解且使用它，就好像餘燼突然遇到氧氣一樣，會馬上燃起熊熊火焰。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真正明白耶穌說這句話的意思：「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他，投在海裡，也必成就」（太二十一 21）。

這是得勝的一日。五王在受挫敗、筋疲力盡之餘，就逃到瑪基大的洞裡躲起來。約書亞知道後並未立刻處決他們；他急於乘勝追擊殘兵，免得迦南人又來入侵。於是他先把他們監禁在洞裡，直到以色列人得勝歸來，未損失一兵一卒（如約書亞記所記），他才再來到瑪基大的洞前。那五個王被帶來見他，卑躬屈膝在征服者的腳前。約書亞召了以色列眾人來，對那些軍長們說：「你們近前來，把腳踏在這些王的頸項上。」當他們以得勝者的姿態站在那裡時，約書亞預見了人類爭戰的最後結局。約書亞已看到那個日子——那時萬膝要跪拜在耶和華的大能之前；萬王要衰微在以色列的權威下；全地都被征服了。因此，在往後的日子裡，他會一再回想起在山頂上的那一幕，並且說：「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應當剛強壯膽，因為耶和華必這樣待你們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敵。」

三、耶和華額外的介入。那天下午，冰雹降在伯和倫的下坡路上，這不是件尋常的事。東方的冰雹體積很大，據說可重達一磅甚至一磅以上。冰塊自天而降；被打到的人總難逃一死。但驚人的是這些兇猛冰雹在打死亞摩利人的同時，卻能不傷一個以色列人。「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倫下坡的時候，耶和華從天上降大冰雹在他們身上，直降到亞西加，打死他們。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殺死的還多（書十 11）。

但這一日最驚人的神跡是神使日月停止。十二到十五節是引自雅煞珥詩集。因為十五節跟四十三節完全相同，文體也和約書亞記的散文體迥異。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這些經文不光是形容戰況以及徹底的勝利，比喻以色列在一天裡作了兩天的事；在詩集裡面，一定還記著一段偉大又奇妙的情節，只是寫歷史書的人予以刪除了。

我們沒有辦法限制神的大能，他自己創造了萬有，他將自己的心意加之於宇宙、人類或人的意願上，是輕而易舉的事。耶穌復活的神跡就是這樣神奇，它提高人的本性，使人與神和好，戰勝天空靈界掌權者的勢力，我們不需懷疑這個完全可信的神跡；同樣，我們也不該躊躇不信；如果必要，神就能使宇宙的時鐘停止。

你不要不相信神曾行了這神跡。在這一節裡，毫無疑問的，聖經是用普通人的語言所寫的。當時可能使用如今我們一無所知的規則或律例，不過從中我們可以推測，在夕陽餘暉中，在那幅旅行者熟悉的高緯度地區、或高山地帶出現的畫面——神能夠使天光延長，直等以色列人殺盡仇敵；這是一場慘烈的大屠殺，只有極少數殘兵進了堅固的城。我們不需要去想那是怎麼作的，只要表示相信這個事實就夠了。總之，那天日頭照亮的時間長得足以讓以色列人報仇雪恨。「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書十 14）。

現在我們的目標不在於隨著征服者的腳步，走過一城又一城。其中有一些，像是拉吉，似乎曾頑抗一陣；別的城市，像是希伯倫，似乎所獲更多，因為連屬希伯倫的諸城邑都一網打盡，將城中的人、與王，並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擊殺了，沒有留下一個；還有被證實擁有高度文明的底壁城也難倖免於難，「底壁」意為書卷與學習之城。所有的城市全被燒殺滅盡。所有王都被殺死，其屍體都掛在樹上，直掛到晚上；所有城市人都盡滅，沒有留下一個，以色列人用刀擊殺了他們。

我們必須記住，以色列是在執行神的制裁，他們受命來給污穢不潔的迦南人行刑。世間的萬國和每個人都有一個審判的寶座前。歲月流逝，人群生生息息，那寶座依然矗立，審判也一直在進行。那全能的審判長監看著刑罰被執行。他有許多執行者——制裁巴比倫的波斯軍團；對付羅馬的汪達爾人；對付拿破崙的俄國哥薩克人等等；就像亞摩利人已惡貫滿盈、危害世界，便由以色列人行刑，將之除盡。

四、對我們人生的功課。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有些特別的日子，是糾結著最困難的苦境、別人的反對以及靈命的衝突，似乎格外可怕。當我們回首看這些日子，也幾乎要引用那位聖經作者的話說：「在這日之前、這日之後，沒有像這日的」。

但若我們一直與神親近，奉行他的旨意，當那種日子來臨時，必定也帶著甜蜜的應許：「不要怕他們，

因為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裡。」惟一要顧慮的，是不要偏離他的道，不讓罪攔阻了他的恩典。好像一個有智慧的將領，我們要開通返回基地的路，那兒有大元帥耶和華坐鎮，指揮全域；除此之外，再不需有別的掛慮了。困難愈大，他的恩典也愈大。我們甚至應該樂於進入風暴，因為在那些特別試煉的日子裡，耶穌必然會前所未有地親近我們，使我們對他豐足的供應有更新的認識。

再者，在這些日子裡，我們也更能充分體會神的同在。在整個爭戰中，約書亞的心與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緊密相連，這位大元帥整日與他相伴。因此，在我們的爭戰中，我們的心思意念也當向上到基督的寶座那裡，照自己所需不斷向他支取恩典；就好像潛入河底的人，要不斷通過吸管呼吸上面的空氣一樣。在這種時候，不光只是要求神「幫助」我們，因為「幫助」這個字眼表示仍有一大部分是靠自己；而實際上，那個時刻，我們自己早就在爭戰的壓力下屈服讓步了。神的解救將因混入我們自己的力量、精神和方法，而失去威力。讓我們把「幫助」這個字換成「保管」，把整個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求他走在我們前面，為我們爭戰、拯救我們，正如他在那重大的一日，為他子民所作的一樣。

在那樣的日子裡，我們也有自然科學無法解說的明光照亮。我們的日頭不落下，月亮也不隱藏，因為神要作我們永遠的光。或者像在多年以後，想必是根據基遍之後這個事實所說的話：「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亞十四7）。

讓我們單單尋求聖靈的恩典，好讓我們在那特別的日子裡，能存著一種態度和心志不錯失神豐足、及時的幫助。要信靠、倚賴、使用這恩典，緊緊與他聯結，這樣我們才能確切地求告他，相信他必垂聽人的呼求，必為我們爭戰。

14、勝利的宣告

約書亞記第十一章

米倫，旅客形容它是巴勒斯坦最美的風景之一。在一個偉大的日子裡，它曾被人的鮮血染成深紅色，現在我們就要來說這個湖和這些人的故事。

這個湖不大，但它蘭蘭的水面上，有不計其數的水鳥築巢於湖的北端，約但河的入口處，那裡有如浪起伏的蘆葦叢，就是水鳥們的棲息之地。湖的南面，是平緩的山坡地，一片寧靜祥和的田園風光；但是，過了這片山坡地，更遠處，就是橫亘二哩、荒涼不毛的山坡，與原來的碧綠恬靜迥異。

聽到基遍之役的消息，驚恐之余，夏瑣王耶賓便以這優美的地方為集合點，號召迦南全地所有部落都來與以色列人爭戰。按理說，如果他早先能集中武力，與亞多尼洗德王合作，同時從北方發兵一道攻打基遍，這才是上策。然而現在，為了彌補他已經失去的良機，他便加速通報整個北迦南地快武裝起來。也許他所用的字眼，跟後來掃羅召集以色列人隨他攻打亞捫人時所用的詞句一樣，那時掃羅把一對牛切成塊，託付使者傳送到以色列全境，說：「凡不出來跟隨掃羅和撒母耳的，也必這樣切開他的牛」（撒十一7）。

使者把消息傳遍加利利的山區——最北抵利巴嫩群山下，一路下來，經過密斯得倫山谷，到達迦密山，西邊及于大海沿岸一帶地方。山地的耶布斯人、黑門山下米斯巴地的希未人，甚至南方分散的同盟都傾巢而出，聚集起極多的軍隊。「這些王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人數多如海邊的沙」（書十一4）。

當以色列戰士正在吉甲調養、休息，還沒時間設宴慶功，敵人集合備戰的消息已經傳來。約書亞一接到消息，就馬上率軍從吉甲出發，經過五天路程，來到米倫，迎接這場或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戰爭。猶太歷史家約瑟夫告訴我們，這次聯合軍隊共有十五萬戰士，十萬戰馬和兩萬戰車。他也告訴我們，以色列人很畏懼他們鐵制、行駛迅速的戰車，和極具威力可發射箭簇的武器。大概在離米倫還有一天路程的時間，約書亞得知在那山谷間有如此龐大的敵軍等在那裡。他或許有片刻的畏懼，但他的勇氣沒有動搖，因為隨著敵方的消息，同時有神的保證，說：「你不要因他們懼怕，明日這時我必將他們交付以色列全然殺了」（書十一6）。

約書亞又用了這個曾告捷的戰術。他率領兵丁突襲敵軍，時間大約在清晨。當以色列軍突然臨到，龐大的敵軍驚慌失措。天軍天將無疑是站在耶和華的軍隊這一邊；而當諸王眼睜睜看看大軍潰敗之時，他們的吹噓與驕傲都破滅了。成千上萬的敵軍倒在以色列人的劍下。以色列人分三路追趕逃亡的兵士直到四十哩外的西頓城；到後來是以利亞逗留之寡婦家中的那個海邊；以及黑門山下的米斯巴平原。

敵人的勢力瓦解了，不過這場戰役之後若干年，約書亞還繼續與山頂的城市對敵，那也就是耶賓王和聯軍進攻的基地。或許欲收殺一儆百之效，夏瑣這個與以色列對敵最烈的城市被燒掉了。其餘的城市裡，能作戰的人全被殺盡，以色列人把他們馬的蹄筋砍斷，又用火焚燒他們的車輛。「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僕人摩西，摩西就照樣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書十一15）。

曾因身材特別高大而讓以色列人心理膽寒的亞納族戰士，也被毀滅了；他們的城也一併毀了。總之，至少在名義上，迦南全地都落入了以色列人手中。

一、這是決定性的一戰。在此之前，迦南人幾度欲聯手阻止以色列前進，但在此之後，他們再也不敢與其當面對敵。他們的心消化如水，也失去作戰的能力了。在這兒，我們也看到約書亞如何長成為一個更偉大的領袖。

當救主被雲彩接去，在黎明玫瑰色的光芒中，門徒看不見他了；這時，黑暗的勢力，也就是在世上與救主對敵的勢力，很可能趁機糾眾力搏最後一仗。這一點使徒保羅曾經提及，他告訴我們救主已被高舉，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他引導我們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一21，六12）。

他無論如何都能戰勝與他對敵的。「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西二 15)。保羅也引用世界上最崇高的勝利頌歌之一，說他「擄掠了仇敵(弗四 8)。

當女先知底波拉作歌慶賀以色列戰勝後來的迦南王耶賓時，也有這重要的一段：

「亞比挪庵的兒子巴拉阿，
你當奮興，擄掠你的敵人」(士五 12)。

這意思是，當那被踐踏在腳下的一旦成了勝利者，他會起來俘擄那以前俘擄他以及別人的暴君，使其反過來成為被俘的。

耶穌復活、升天也是如此。在那之前，撒但一直借著試探的詭計、世間的巫術、死和墳墓的可怕以及它惡毒的控告……種種邪惡勢力來轄制人。人無力抵擋它，好像魔鬼的權勢要永遠勝過人——最強壯的人都被擊倒了，像是參孫；最聰明的人——所羅門；最馴服的人——摩西；最天真無邪的人——亞當，無一能倖免。但這一切都被可稱頌的大主宰給翻轉過來了。借著他榮耀的作為，他的死、復活與升天，便擊敗了魔鬼，向那曾轄制世界、空中或諸天的黑暗勢力誇勝，證明在他裡面，人能勝過一切魔鬼的勢力，直到永永遠遠。「他擄掠你的敵人」。我們幾乎可以想見那幅壯觀的畫面：當他升天時，那勝利的戰車後跟著一長列戰利品——世界，這是他所勝過的；死亡，這是他所廢除的；陰間的鑰匙他已取下，並系在他的腰帶上，從此陰間的門由他掌管；還有魔鬼及其黨羽。總之，現在陰間的掌權者及嘍囉們，都列隊成為奴隸了。

再也用不著爭戰了。雖然首先的亞當熬不過魔鬼的攻擊，他的後裔也無一能倖免，盡都向魔鬼屈服，但是，末後的亞當卻已證明他是個勝利者；他不光是自己得勝，也為所有借著信與他合一的人得勝了。進入天國必有爭戰，但大部分就像約書亞贏得最後勝利之後的那些戰事一樣，雖然有困難和艱辛，但是不會嚴重到影響已經贏得的最後勝利。如果主耶穌在他最軟弱和極大的痛苦中，都曾擊退黑暗勢力又猛又狠的攻擊，那麼，現在他被賦予權柄榮耀，坐在神的右邊時，難道魔鬼還能影響他嗎？

二、勝利必須持續進行。雖然以色列已贏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仍有未竟之事。約書亞的確已將那些城邑焚燒，也殺盡了所有城中的人口，但那些人只是軍隊看得見，找得到的；似乎還有許多居民，事先在家附近預備了石穴或密室之類的避難地點，當戰爭開始，以色列人來襲時，他們便躲進避難所，等以色列人離開，才又從藏身處出來重整家園。摩西對這個情形早有預示，他說：「耶和華你的神必將這些國的民，從你面前漸漸趕出，你不可把他們速速滅盡，恐怕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申七 22)。

若將當地居民全然趕盡殺絕是非常不智的，因為地將荒涼無人墾植；山坡地最不可少的梯田也將荒廢；灌溉系統也無人修補維持。如此，照那位制定律法者所稱，野地的獸將衍生眾多，橫行遍地，危害人畜。以漸進的方式取代原來的迦南住民是比較智慧的作法。約書亞的勝利是決定性的，但不是最後一戰。還有一些與不同部族的仗要打。毫無疑問，那也是必勝之役，因為他也有像以前一樣的應許保證。就在摩西宣稱以色列人將以漸進的方式進駐迦南之後，他也告訴他們，神會把敵人交在他們手中，他會大大的擾亂他們，直到他們滅絕了(申七 23)。

聖經的史家甚至斷定是神要使迦南地的人心裡剛硬，來與以色列人爭戰，好叫他們盡被殺滅(書十一 20)。當然，我們千萬不能以為神刻意製造出迦南人，使他們天生就心裡剛硬，以致有這樣的下場。神愛他們正如他愛其它的世人，他們也是基督所要救贖的對象，他們本也可以像喇合一樣得救。這裡說神使他們的心剛硬，我們要瞭解，是因為罪遮住了光，而使他們的心變硬了；按照神所設定的偉大原則，如果一個人拒絕相信真理，就會更靠近罪惡的道路。神就是照著他所定的道德律執行。很明顯的，迦南人知道神與以色列人同在。喇合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書二 9~11)。基遍人也說：「我們來，是因聽見耶和華你神的名聲，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書九 9~10)。顯然，那時耶和華的名已傳遍全迦南地，因此，當那些王整軍與以色列人爭戰時，他們其實是在作一件久已預謀抵擋神的事：

「世界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一同商議，

要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詩二2)。

但這逐漸佔領全迦南的特別方式，蘊含著何等豐富的屬靈功課！「這樣，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話，奪了那全地，就按著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書十一23)。但是以色列人還是得為每一吋土地，與他們的敵人爭戰。所以我們看到，可稱頌的主已經在決定性的戰役中，勝過我們所有的仇敵；但我們必須不斷再誇勝，直到最後的敵人——死亡——也被毀滅為止。

世界已經被勝過了，但我們還是必須靠著信心得勝。屬血氣的已被釘在十字架上，老我已經除去了；但我們活著仍需靠著聖靈抑制肉身的行為。魔鬼最終是被消滅了，但我們要把自己隱藏在自有永有的那一位裡面，信靠他會保守我們，這樣，邪惡的敵人就無法侵犯我們。在末後亞當的勝利行進中，墳墓和死亡都成為他身後的戰利品；但我們仍需面對它們，當我們靠近它們時，因為他已先勝過了，所以我們可以說：「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裡？……感謝神，使我們借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借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一切事上都得勝有餘了；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裡，還是必須靠著我們見證的話語，和羔羊的血來勝過。

你的靈命成長過程中有敵人嗎？你的服事工作中有對頭嗎？這種轄制及咒詛人靈魂的邪惡事情，沒有一樣是不曾被你的救主所征服的。你不必怕它們。當你一與它們接觸，它們就在你面前逃跑了。神曾應許要把敵人交在你的手中，只要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神與你同在，強大的勇士——因為與那最強大的同行，所以你也變得強大——宣告勝利吧！每當敵人逼近你，要誇勝！每當你的心和肉體衰微、後退，仰望神，且要誇勝！要知道，你與勝利有分，這是神的果實，但他不光為自己，也是為我們贏來的。要記住，當他得勝時，你也在他的裡面，和他一同誇勝！要認清勝利是你的，然後收取戰利品。沒有任何人能威嚇你或讓你不安，你是征服者的聯盟之一。要宣告你在救主的勝利中有分。

15、平靜安息

約書亞記十一 23

約書亞記的內容很自然地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戰事的記載，第二部分則是將應許之地分配給十二支派。這兩部分的銜接應在第十一章的最後一節經文。這裡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記錄，「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這是一句安寧平靜之福的話，在第十四章也可以看到。不謹如此，在第二十一章裡，又再度出現：「耶和奉照著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平安」（書二十一 44）。

正如我們先前從探討約書亞記可以學到許多屬靈的功課，隨著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的腳步，把他們的經驗類推應用到我們自己身上，這一段也不例外。由於這些故事的象徵是如此真確，所以我們可以確定自己並不只是從設計巧妙的寓言裡得教訓，而是確實在探索屬天行事的原則和模式，認真預習神的計畫與設計。神設定利未人的獻祭來預表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用約書亞征服及分配迦南地預表主耶穌的復活和升天。那榮耀的預表——耶穌也有安息的時刻。在完成他最後勝利之前，他賜下聖靈運行於世，我們知道，如今他是坐在神的右邊。教會有一首聖詩反復頌唱：「你在天父的榮耀中，坐在神的右邊。」

耶穌基督坐在神的右手邊，這畫面含有許多屬靈的意義。顯然，這代表他榮耀的權能，他裡面神聖的本性與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很清楚。這指明雖然他現在擁有人的本性，但他仍是在三位一體的神的合一裡。這兒也教導我們——他安息。坐的姿勢通常是表示休息，當我們探討他的休息的意義，也能瞭解並享受他所設的安息節期。

一、救主的安息。這並不是因疲倦而去休息。當一個人精疲力竭時，他就讓自己坐下來，好恢復精力。耶穌絕不吝惜他自己。他的愛和憐憫在燈還未點亮時，就已經開始付出與施予了。在他的生命中，曾有過無休止的苦工辛勞所帶來的壓力，有無數不眠之夜，和數不盡的痛苦傷心；還有當他在客西馬尼園裡，肩負世人重罪的痛苦；但這一切都不能耗盡他神性的能力。在那個從死裡復活的早晨，他彷彿大夢初醒，充滿新鮮的活力。他不曾暈厥，也不疲倦。因此，他坐在神的右邊，並不表示救主耗力過度而需要休息。

那麼，是不是在他完成救贖之功後，便進入一段停止任何活動的時間，好重新得力呢？這個假設也不成立。馬可在撰寫福音書時，是用高潮的筆法，敘述救主是坐在神的右邊，而且，緊接著他以相同的口氣告訴我們，當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時，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跡隨著，證實所傳的道（可十六 20）。後來聖靈降臨；教會的建立與維持；教會的元首和他眾肢體之間，在生命和能力上，從不間斷的相通，這一切都證明在幔子後面，也就是那層每當我們心愛之人進入其後，就會顫動不已的幔子後面，主在工作。為了錫安，他必施和平；為了耶路撒冷，他必不休息。

因此，主耶穌坐在神的右邊，象徵著他的安息，但並不是出於疲倦或停止活動。那麼，他的安息表示甚麼呢？當然是表示他已完成在他站起身時所要作的工作了。他從寶座上下來，倒空了一切榮耀，拋棄他所繼承的一切權力，成為肉身——好使罪惡止息，讓不配的世人與神和好，把人帶入永遠的公義裡。這所有的事他都作了。在十字架上時，他說：「成了」；在寶座上，他可以說：「作好了」，就好像聖經上說約書亞一樣，那個更偉大的約書亞也當得起這句話：「沒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書十一 15）。因此，就如神在完成創造之功後進入安息一樣，不是因為疲倦或停止活動，而是因工作完成了；同樣的，當他的兒子奠定好救贖及未來教會成功勝利的根基後，也進入安息。不是疲倦，也不是停止不動了，而是出於滿足。該作的他都已作了，於是他坐下來——表示完成了；滿足了；正期待著一個必然來臨的果實。

從這一點來思想，其中必含有極重要的真理，但一直被人忽略，沒有仔細探討過。引用聖安得祿教堂宣教士 Wordsworth 博士的話：「雖然基督安息坐在神的右邊這個真理，在新約中一再清楚地重複了不下十遍之多，並且在我們所接受的三個主要的信條中，也都一再的重申，但是，我怕我還是必須說，今天我們太忽略了這個真理，沒有給予這個真理以其所當得的注意。我們所注意，所強調的是其它的真理，例如：他還不斷的為我們代禱，還不斷的因他在十架上的死，為我們向神祈求。」接著他引用英國聖公會禮拜儀式文詞中的一句說，「他是逾越節的羔羊，為我們獻上的，並且已經除去了世人的罪。」

當一個信徒瞭解主坐在神右邊的意義後，他不僅更確認耶穌的神能，以及知道神悅納他作中保的工作，並且更進一步瞭解：他的工作已經完成，再不能加一絲一毫了。因為耶穌坐在天上，他的犧牲已足夠且完全了；他的血洗淨了人朱紅和罪；他的順服受死滿足了律法的要求，劍可入鞘了；而整個宇宙間，好像響起了天上婚禮的嘹亮鐘聲，宣佈從此以後人再不被定罪了。

聖經所一再重複的，我們的主坐在神的右邊的這個真理，還有經歷此真理的重要意義。我們應當切記在心，因為耶穌取了人的樣式，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所作成的一切工作，都是代表人作的。他受死，他復活，他掌權。正如我們借著活的信心與他合而為一，所以我們也受死，也復活，也與他掌權。使徒保羅說，「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一6）時，心中必然滿有這樣的思想。正如教堂的尖塔高矗入雲霄，遠離地面的煩囂，同樣的，神的心意也要我們在基督裡與他同坐，與他的得勝，掌權，尤其是與他的安息有分。

二、我們在那些方面可以分享基督的安息呢？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我們許多人在年輕時有過爭戰，我們必須有安息，免得像大衛一樣，不被允許建造神的聖殿。只有所羅門，這個名字是預示和平之意，只有他能勝任建造聖殿之職。只有在我們安息時，才能夠把工作作得最好。據說當工作者陷身于忙碌緊張的現代生活中時，就不可能有最佳的工作表現。偉大的傑作總來自壓力較少，步調較緩的日子；或者是在聽不見人潮的喧囂、遠離生活颶風衝擊處。因此，我們若要為神作最好的工作，除非能先學習安靜，否則是作不了的；靜止下來，神便能塑造我們；平靜下來，我們自己神經的顫動就不致擾亂他能力的觸動；保持安寧，我們便能把那些使我們的心昏昧笨拙，以致看不出湛藍天空的污泥除去。

安息的心，就是越過一切風暴與爭鬧，與主同在；是能敏感覺察人與己的傷痛，但又能辨明神讓傷痛存在的目的；是願意等候神啟示他的意旨；也是信靠神心中的愛。安息的心為等候神的話而肅靜，學習聖潔是它每日的功課。安息的心不為情緒改變所困擾，對神的旨意默然接受，無論是甚麼事情來臨，都心滿意足。安息的心沒有冬天，永遠是春天，斑鳩柔聲在林中啁啾，繁花如錦鋪滿大地。Fletcher曾說：「我覺得神的旨意好像柔軟的枕頭，在任何環境中，我躺在上頭，就找到平安和安息。」

即使是在最緊張的活動和最急切的時候，這種寧靜也不會違反自然。當人的本性完全向聖靈降服，就會達到速度和體力的最佳狀況；這種情形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當人完全順服於神的大能時，他就能得著其中一些力量和速度。即使在最快最猛烈的活動中，也有安息——深而甜美的安息。

這是和解後的安息。人的靈魂毋需靠自己的努力就近十字架求取釋罪。當耶穌說：「成了」，就確定得勝所必須作的一切事，都已經完成了。因此，一個明白自己經過寶血洗淨，已被神接納、被救贖的罪人，可以站在十字架前呼喊：「誰要來挫折神的選民？」他不需要等人來駁斥他，因為他確知沒有人能這麼作了。

這是勝券在握的安息。在我們明白救主升天的意義之前，我們是靠自己的方法和努力改善自己，以與撒但對敵。我們迎戰、苦鬥，宣誓而後失敗；然後再從頭來過。但當我們明白耶穌已經完成的工作，我們就視撒但為已被擊敗的敵人；凡是與基督隱藏在神裡面的生命，撒但任何武器都碰不著他。因此，只要我們一直站在從死裡復活的救主面前，就不必害怕他的攻擊，也不用擔心他的攪擾。

這是個人意志降服後的安息。當我們的意志從自我中心的位子移到以神為中心的位子上，我們的生活就是以神的生活為中心了。我們的心被他的愛所吸引，我們的腳隨著他導向神聖目標的進行曲前進。啊！當我們自己的意願與神的旨意合而為一時，這蒙福的生命，就好像絕妙美詞配上優美的曲調一樣，是一首榮神益人的美妙詩歌。這時，試煉和苦難，就好像天父的信差一樣，只是他們穿著冬天陰沈的外衣；這時，我們身上的弱點，便指明那是我們要努力去對付的地方；這時，就不再有失望了，因為一切是神所定的；這時，我們總是走自己的路，因為神和我們的路是一樣的；這時，禱告便是發現神的計畫以及體會他心意的依據。這時，我們的心就在度安息日，好像暴風雨肆虐之時，我們在被群山環繞保護的山谷中一樣。

這是一個有完整交通的安息。因為耶穌和神是一體的，因此當我們與耶穌合一，便借著他與那當受稱頌的三位一體合一了，因為他曾說：「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約

十七 23)。有甚麼筆能描述當父、子、聖靈在一種屬乎神性的寧靜時，彼此之間那種當受稱頌的交通呢？凡是歸入基督、進入教會的人，當他領受耶穌為他的教會所買贖的一切福分時，也許可以稍稍體驗一點那種交通的滋味。

這是完全之愛的安息。我們的血氣之情常困擾我們，牽引我們離開正道，導入不該作、被禁止的事情，讓我們陷入眼目的情感中，豔羨那美若漂萍，卻轉眼成空的事。但當我們進入復活主的生命裡面——那是有聖靈同在的生活——就發現自己的心被神的愛填滿了。不再有流水潺潺聲，因為大海已傾流而入，把它填滿了。再也沒有因欲望不得滿足而帶來的渴欲、妒嫉和怨毒；因為發現在神裡面一切欲望都已得到滿足。不再饑餓，也不再渴；因為在寶座上的羔羊已用永遠的愛，領我們到青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邊。在他的愛裡，是一片寧謐。

這也是聖潔心靈的安息。世界不再滿布貪欲，也不再為激情攪動、左右，或者被狂想所牽引。血氣已被釘十字架，自我已靜止，現在是聖潔的救主掌權了。以馬內利已作王，所有的不協調都靜止了。

讀者中可能有人正在極大的苦難之中，他們正受著急切而無法安息的試探。他們煩躁，有如來自森林困於籠中的鳥禽，狂烈撲撞著柵欄。要他們安息幾乎完全沒有用，他們必須學習去找著安息的源頭。讓他們看見，耶穌已經進入他的安息所，他們也可以進入。讓他們為神打開心門，好吸取他那溫和的有關復活的信息——「願你們平安」。讓他們虔敬而堅信地宣稱，由於他們與基督同為神的後嗣，因此平安也是他們所承繼的產業之一。

三、如何享受安息。只有透過聖靈的力量，才可能享有這種蒙福的經驗。耶穌的升天和聖靈降臨有奧秘而不可分的關係。當這位中保到天上的榮耀中去，另一位則降臨到教會中，好在我們的經歷中實現神要我們得平安的旨意，在我們裡面創造信心，好能宣稱自己也享有基督所贏得的安息。聖靈與主復活是不可分的，若將之分開，人心就免不了要失望了。如果你擴大自己的權利，不尋求聖靈的意旨，讓它們成為你的意旨，來過每天的生活且享受生命，你就是給靈魂一個高不可攀的難題，最後會放棄希望。但若你只長存於聖靈的豐富，卻遠離那位聖靈要榮耀的救主，你的靈魂便常在自我分析、自省，是一種屬靈的自我中心，如此也無法真正成長。要教導人們基督安息的意義，以及他們也有權得到同樣的安息；但同時也要告訴他們，宣稱有此權利的能力，是來自聖靈——神要人順服他——的恩典。

當我們結束默想這屬神——與基督坐在天上——的安息時，讓我們向那配受稱頌的主舉起我們的心，祈求他啟示我們眼未曾見，耳未曾聽，人心也未曾想過，是神為那些愛他的人所預備的奧秘。

16、未得之地

約書亞記十三 1

在迦南地全被征服時，約書亞大約九十歲。但他的工作有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還沒有完成。除非繼勝利之後，他能分配土地，讓以色列民各得其所，否則還不足以確定以色列已佔領迦南地。毀壞之後必須有建設，行政官員需取代戰士。

住進迦南地的第一步，是召喚那位曾忠實執行神話語的僕人。雖然他年老，且飽經風霜，但他仍忠於耶和華，接受神向他啟示的奧秘，執行他的計畫。他在老年時仍結果實，身體雖漸趨朽壞，卻仍抽出新葉、結出果子；他從少年時的急湍中進入河水的更深處，其豐富不斷加增且日趨完滿。他生命輝煌的秋日能建立神的子民，一如在旺盛的春日帶領他們進入勝利——這是非常光榮的、不尋常的成就。這也是對約書亞極高的禮贊，當他的年歲已超過一般歲命年限二十年之後，他贏得了那出於一生工作所得來的冠冕。

分配土地的方式似乎是：先仔細察考測量過尚未被佔領之地；然後根據各支派的大小來分配；最後由各支派自己去努力取得分配給他們的地區。現在我們先來看第一步。當神召喚那位退而未休的老領袖，交給他這一生最後的大事去處理後，他就得進行衡量還有哪些未得之地；稍後，還有七個支派沒有分到地業，這是當務之急，於是約書亞派出二十一位專員去走遍全地調查，再回到示羅向他報告。

去調查神指定給他們的地業，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們必須注意到：那地業包括非利士全地，其上的居民非利士人曾與以色列人對敵，在列王時代以前，他們一直是以色列窮於應付的危險敵人。地業還包括南方肥沃的草原；富庶的腓尼基平原和丘陵，有冰峰和利巴嫩溪流灌溉其中。在這麼多地業中，以色列人目前真正掌握的，只有較小的一部分。若將神原定地業的地圖，與以色列人實際擁有的、以及後來他們所佔領的地來比較，相差甚遠。（將來天國降臨，他們才能得到全部的地業。）

這驚人的不同讓我們回想起約書亞記一開始所記神起初的應許。「從曠野，和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處，都要作你們的境界」（書一 3~4）。然而事實上，以色列只有一次真正擁有這地業，應驗這個預言。所羅門一度達到神這個理想，但他的王國那稍縱即逝的光榮，瞬間就被天上的烏雲所遮蔽。有些人藉此爭論神的真誠性，但實際上不如將此結果歸因於人類的脆弱，以致未能完成神的應許。神是不改變的，即使我們的不信，也不能使他的應許失效。

讓我們想一想，是否沒有別的明顯對比，存在於神本來要給我們的，和我們真正所擁有的東西之間。展讀聖經中耶穌生平的故事，那就是神給我們——就像他給約書亞——的地圖，是他盼望人去取得的地業。那裡有滿山滿谷的異象與祝福、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邊、我們可佔領的城市和可驅逐的敵人。這都是神給我們的地圖，我們當有智慧、仔細地思想，如此，便會因看清自己緩慢的進度而謙卑，同時也因在基督耶穌裡所領悟的而受鼓舞。

一、在知識方面。我們必須分辨聰明與知識的不同。要得到聰明並不困難，因為我們周遭有許多途徑可以取得信息。正如報紙一旦發現人們的興趣不僅限於政治，便陸續把科學新發現，各種書籍的內容也登在報紙上，帶到我們的早餐桌上來。娛樂、品味、記憶與智力訓練、觀察與社會，都能傳遞一種叫作文化的怪異虛飾；然而它與知識完全是兩回事。一個人也許完全沒有文化，但卻對真理有直接而直覺的洞察力。反過來說，一個反應快、聰穎過人、消息靈通，很能掌握最新訊息的人，卻可能對真正的知識一無所知。

耶穌在世上的日子，對神有清楚的認識，神原本希望我們也能像耶穌那樣認識他。記得耶穌多次說：「我認識他。」神的本性如浩瀚無垠的原野美景，而在耶穌的眼中，這一切都可以一覽無遺，沒有任何薄紗的隔阻。神的公義如高山，審判如大海，他的慈愛，憐憫和恩惠，宛如宜人的翠綠草坪，從他的存在裡所發出的是滋潤大地的江河，而在他存在之上的，則是有如結實累累的夏天之田地。這樣的知識如此高深奇妙，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能企及的，但是那可稱頌的主已經領我們進入那種知識。為了讓我們認識那位元惟一的真神，他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他命我們倚靠加略山的愛，使我們能看到天父的心。

在他的生命裡，他向我們啟示了神，而認識他也就是認識了神。但如今我們對天父所知仍然這樣少！跟他個別的親密關係和交通就更少了。

來個最簡單的測驗，就拿對神話語的知識來說吧！雖然有些特別的開拓者，已經努力進入未知及人跡罕至之境，然而大多數自稱基督徒的人卻滿足於幾句耳熟能詳的經節。他們反復誦讀四福音書、詩篇和以賽亞書裡熟悉的經文，卻從未想要深入探索更高的領域。最令人覺得悲哀的是：對這些熟悉的經節，他們的體悟也不深，且無長進。他們就好像輕易行過烈士塚的匆忙群眾，忽視那神聖的碑銘，也錯過歷史家們窮極心力敬虔默想而得的深刻思想。

有許多主題，是很多基督徒承認拒絕深入探討的。比方說耶穌第二次降臨；以色列的複國，及她未來對人類的使命；應驗與未應驗的預言這個大問題；以及神與信徒間奧秘的聯合等等。這些都成了我們的未得之地。我們應該效法詩篇的作者，晝夜思想耶和華的律法。我們應該多向尼希米或其它聖經人物學習，因為他們的禱告和詩歌常常不斷引用聖經的經節。讓我們快來補救，別總是去走容易走的老路，卻要尋求神的話語中全盤的真理。

我們對聖經所知愈少，對神的認識也愈少。有些人僅注意到神的特質之一，其餘則全然忽略不視。我們不是強調他的慈愛而不提公義，就是著重他的公義而忘卻他的恩典。我們對神的知識，多半來自耳聞或者別人的經驗報告，卻不是自己去聆聽他、認識他。我們聽音樂或欣賞圖畫都要求原作才心滿意足，同樣的，除非我們能發出像約伯那樣的驚歎，我們的心才能安歇滿足。約伯曾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四十二5）。啊！要去認識神，繼續追求認識他，直到他如清晨甘露一樣打開我們的心門！當我們從朋友身上看到意想不到的優美，發現他新的特質和美好，是多麼歡喜。因此，當我們開始更多去探索這位以前對我們好像是忽隱忽現的神，我們的生命將會有新的意義，就好像擁有更多地業一樣。

二、在基督徒的目標方面。在我們裡面，就如原本的老迦南地一樣，有七個外族的罪。其中有遺傳的邪惡傾向；自行養成的不潔習慣；以及世界所遵循的方向已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當我們剛成為基督徒時，會斷然對付這些罪，同時贏得許多勝利；然而，漸漸就疲于應付源源不絕的爭戰，也難常保持儆醒了。我們不再有兵士那種挺胸縮腹警覺戒備的態度。基督只是偶爾觸動我們的心，我們的平安則不斷被那未曾根除的惡魔破壞，他常常猝然攻擊我們，攫取一切可吞吃的。我們還有大片未得之地。

我們難道不該列舉出自己缺乏不足之處嗎？但這是基於誠實的自我分析，而非病態的自我批判。清楚地評估有那些地方需要修鋪，難道不是走向生命成長的第一步嗎？我們最好由個人努力追求認識自我，轉而敞開自己的心讓神的靈來檢查，在他領我們走向永生之路以前，先求他審查並曉諭我們裡面有甚麼罪需要除淨。

有時候，是我們的生意、工作或者帳務，還沒有讓神掌管，還在他的影響力範圍之外。另外如社交生活或家庭關係，也還未向神降服。我們的靈是順服了，但魂仍抗拒；或者魂也順服了，體卻不服。我們接受神掌管了生命的主要部分，但有些特別的習慣卻得留下來，不願受神管理。

想一想神心中對我們的理想是何等大！他「照他愛子的樣式造人」。且讓我們細察他的美好：他的能力與甘甜；他的聖潔與憐憫；他對罪的恨惡與對罪人的愛；他對神的奉獻，以及對人類舍己的犧牲。這就是神的理想嗎？他是否預先定下我們成為這個樣式呢？如果我們確實是這個樣子，誰還會絕望呢？但還有多少未得之地！我們擁有像耶穌的美善、能力、溫柔和聖潔是何等少呀！

我們的魂首先被基督得著，然後便開始擁有基督。我們先被神得著，然後便得著他。我們打開心門深處接納他，然後就借著信讓他長住。換句話說，在擁有之前先有奉獻，一旦完成奉獻，便開始擁有。這蒙福的習慣可能始於一個單獨的行動，但由一系列這樣的行動建立起來；這是要靠神的恩典來維持的，直到我們養成習慣，能仰望耶穌並向他求一切我們所需的，就像是呼吸那麼自然為止。啊！人的靈魂哪！為何這樣在窮困與饑渴中毀損消瘦？是不是因為你保留自己，不給耶穌呢？起來，向他降服吧！讓他擁有你；而後你也可以要求相對地擁有寶貴的主。如此，你就可以進入所承繼的恆久產業，開始盡情享受神所應許的各樣豐富，直到永永遠遠。

三、在聖靈的恩賜方面。「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弗四7)。這段話的上下文清楚顯示，它並不是指每日生活所需的一般恩賜，而是被神的靈充滿所得特別的恩賜，是升天的主賜給我們的。如果我們對以弗所書的教導瞭解正確的話，每個屬於基督身體的肢體，都個別與聖靈的恩賜有分。我們可以將此解釋為與他的浸禮或豐富有分，這些不是屬物質的。但是除了重生、信心的恩賜與救主的啟示這些我們熟知的，一定還有更多別的恩賜。那是一種能力。源源不絕的愛、一種確據、豐盛的喜樂以及自由，並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享有，但其實它是像與生俱來就有的權利，是神希望他們擁有的。

此外，還有些聖靈的贈予，好裝備我們在世上為基督工作。比方領導才能；領人歸主的智慧；幫助信徒進入更豐盛生活的能力；行政管理的才幹；或者講道、教導、同情、口才以及禱告的力量。這些都可列入聖靈的恩賜中。整個聖靈賜予的領域，是許多信徒刻意去避免的，它就好像我們孩童時心中的非洲一般遙不可及。然而，在這個方面，毫無疑問它好像大片未得之地。

但是，我們不能單以知道自己的失敗和缺失為滿足，讓我們奮起，除去罪汗，求天上的約書亞讓我們在這塊佳美之地上安居，擁有其上所有的高山谷地、溪流道路。神在基督裡已將一切屬生命及屬神的美好富足賜給我們，讓我們憑信心宣告擁有這分產業，盡可能地享受在地如在天的喜樂。

17、榮耀的老兵

約書亞記第十四章

分配迦南地是在吉甲舉行的。在這裡，埃及的恥辱已輓去，以色列主要的營地堅立。這些圍繞著會幕的營中，住著多年來拋妻別子為耶和華爭戰的戰士們。吉甲很適合作為分配勝利獎賞的地點。這是以色列史上一件大事：各支派的人齊集于老約書亞周圍，他和以利亞撒面前有兩個筒，一個裡面是各支派的名字，一個裡面是一塊塊分好的美地，這些地就在他們身邊，從山丘谷地到蘭天都向他們微笑。

猶大，在作戰和行軍中打頭陣的支派首先走上來。他們是很好的支派，同時命定要在以色列和人類歷史中，擔任更重要的角色。但這時一個更急迫的要求阻止他們拈鬮；畢竟，信仰生活是自己的事，我們從個人言行中所學的，要比從一個支派的行動學得多。注意阿，基督徒們！希望有一天這一幕也出現在你自己身上：在這最重大的一刻，一個灰發名叫迦勒的戰士——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幼獅——提出要求。他不僅名符其實，實際上，他更強壯、勇敢、像個英雄。大約五十年前，他曾是猶大支派裡一隻年輕的獅子；但當他現在從猶大支派出來要求他的權利時，仍然像當年摩西派他去窺探迦南地時一樣神勇。

一、迦勒一生都保持他年少時那種全心事奉主的精神。聖經裡一再告訴我們，他和約書亞「專心跟從主」。這一點可以從這位老戰士領著以色列子民身經百戰、跋涉行軍看得出來。還記得當別的探子看到敵人高大、城牆宏偉、軍容壯盛時，便灰心喪膽想放棄，他們不再定睛仰望神的旨意，和他手中的大能大力，因此不但不勉力跟從神，反倒驚惶氣餒，而使別的子民之心消化如水。

但迦勒的心並沒有驚惶。他只考慮到，神喜悅他的百姓，要帶他們進入流奶與蜜之地，把這地當禮物賜給他們。當他心裡這樣想，就說出口來，甚至敢以戰士不加修飾的言詞誇口迦南地居民是以色列軍隊的食物；之後，又語重心長地說，蔭庇那地的已經離開他們，表示他明白神已棄絕那地的居民。

這件事之後，在那段萎頓疲憊的漫長歲月裡，他始終專心跟從神。他們在曠野中繞來又繞去，經過無數人的死亡，以色列人不斷的發怨言，背叛的事件此起彼伏，這些漫長的年間他仍然保持堅定的目標，也就是只遵照神的旨意行，作神所喜悅的事，他絕不跟從別的領袖，也不聽別的聲音。要企圖使這幼獅作違背摩西和亞倫的事是毫無作用的，他不會像米利暗因嫉妒而懷恨，也不受摩押女子的詭計引鑄。他總是堅強、真實、純潔又高尚；就好像在浪潮變幻莫測中的巖石，又好像在烏雲、暴風、豔陽不測風雲之中，始終覆蓋白雪的山峰。像這樣一個堅強的人，軟弱者可以隱藏在他裡面，得他的保護扶助；他又像一座力量之塔，是新生代要作以色列人先鋒的年輕人的榜樣。從他身上，我們可以預見詩人所描述的：他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詩九十二14）。在憂愁滿布的流浪時期，和紛亂的爭鬥中，有兩件事照亮這顆偉大的心。第一，他的良心，就像是夏天海上的太陽，讓神因他而歡喜；從他身上流露出神的性情，是充滿了愛和喜樂；而超過人所能理解屬神的平安，更是他揮不去的產業。就像神在光中行走一般，他也在光中行走。他與神有好的關係；在進入應許之地前，他一直常保純淨神聖的性格。

第二，就是想到希伯倫。自他見到那座建於橡樹下的神聖古城，迄今已有四十五年了。他在那兒大概只待了一、兩個小時。當時他的同伴們正忙著砍葡萄樹的一枝，摘取當地其它山谷的產品；但在他心中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也看過他們砍下葡萄枝的以實各谷，但除了那座他心所想望的城，再也沒有別的能吸引他了。他看過耶路撒冷，群山環繞，環境優美，但現在他以情人般的眼光看希伯倫，耶路撒冷的榮耀也比不過希伯倫。即使是由基順河灌溉的以斯德倫平原，也奪不去他對希伯倫的嚮往。希伯倫，亞伯拉罕曾把帳棚搬到它的橡樹下；希伯倫，留有永生神顯現的腳蹤，當時他帶著兩個天使造訪亞伯拉罕的帳棚；希伯倫是埋葬撒拉和亞伯拉罕、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亞之地；每一個地點，都像帶著信靠守住這塊地，彷彿已逝者一直為活著的人守住這塊地，直到神的應許實現，亞伯拉罕的後裔重回宣告承繼這片地業。

神知道他的心意，便分配這塊他心愛的土地給他，由他保有、管理。這是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他先教導他愛這塊地，一等他返回營地，就頒佈這神聖的命令：「惟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

專一跟從我，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他的後裔也必得那地為業」(民十四 24)。這句應許在他的心中，就彷彿旱地中的甘露，又好像心愛之人最後的留言，迦勒珍視無比，一直經過了許多年。常常，當他躺在營火邊上，就想著希伯倫；在日正當中熱氣蒸騰的薄霧中，地平線的那一端浮起海市蜃樓，就好像希伯倫的青翠山岡隔著荒漠向他招手呼喚。縱然他的同伴一個一個相繼逝去，然而，瘟疫傷不了他，惡病害不得他；死亡一接近他，便無功而返。

從迦勒在這段令人難忘的經節中所說的話，可以得知他多年來心中的態度：「看哪！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書十四 10、12)。神的應許是他的支持、安慰與至高無上的獎賞。他得等待這個應許實現，而正如等待的時間總顯得很長，特別是當人等候神時；這個應許的實現似乎也等了很久。但聖經說，「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賽六十四 4)。

二、迦勒如此忠心的獻身，結果收穫極豐富

(1) 只有信心培育的土壤才能產生應許的實現——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這樣的宣告不是普通的信心能作得到的。試想光陰的流逝！試想這是何等大的一分產業！試想亞衲族人如何把這地緊握在他們巨手中！但是信心得勝了；不過若是在他的說詞裡，有「也許」，有些害怕的顫抖，我們要明白那並不是出於懷疑神，而是所有擁有崇高道德的人，所特有的一種不信賴自己的表現。具有最高貴的人格，沒有一個人敢全然自信的；雖然他非常倚靠神，但當主提出有人背叛他的時，他還是輕聲回應：「主啊！是我嗎？」

你的信心軟弱，並不是出於與生俱來的缺乏信心，而是因為你還沒學到這話的真義：「他專一跟從主他的神。」有許多產業等待你承繼——有些是希伯倫應許之地，有些是神在基督裡出於無限之愛所賜予的恩賜。你該有像迦勒一樣的信心，說：「把這山地給我。」

(2) 與神有交誼。希伯倫代表友誼、情誼與愛。這是這個地名的原義。後來這個地方因為亞衲族著名的巨人亞巴而改名為基列亞巴。也許迦勒急欲除去基列亞巴這個巨人的名字，而選這個地名的本來面目。希伯倫這個名稱是亞伯拉罕常掛在嘴邊的，因為在他流浪生活的漫長年歲中，這個地名可以提醒他，他和那位看不見的朋友的情誼，而這分友誼至今仍未結束。就在這一塊屬於他的產業上，就在他所種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他和他說話，就像人和朋友交談一樣。這正預表了，當耶穌在世時，門徒拿但業的經歷。

同樣的，你也該把自己完全獻給神，跟從他，就像登山新手在攀登阿爾卑斯山時，緊緊跟隨他的嚮導一樣；不然你可能永遠進不了希伯倫。但神因為愛的緣故，把他自己給了我們。「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約十四 23)。這個世界需要愛，到處都是疲倦的面容。手足鬩牆之痛，和破碎的心。只有借著人，神的愛才能臨到這些人。這也就是何以道成為肉身，因為這樣神才能為他充盈豐沛的愛，不光是像在陽光充足和結實的季節裡，傾倒在人身上，而是要進入人的心。因此，現在已被救贖的人，和主同住的人，要成為讓祝福之愛流通的管道。但若我們中有任何人渴望成為這個管道，他必須住進希伯倫，永不離開。他必承受芳香柔和的空氣。有梯田的豐足山坡以及溫暖的陽光。就像主所愛的使徒，約翰的第一封書信所流露的，是來自希伯倫的恬靜，而非以弗所異教徒的爭鬥，我們必須活在神的愛中。他的愛要暢通無阻地住在我們裡面。而經歷這種生活惟一的門，就是不計代價、沒有例外的順服，完全跟從神旨意和律法的最高目標。

凡是跟從神的都認識他，他回頭看著他們跟從，聽他們探問他隱藏之處，他便命令他們：「來！看！」啊！何等的福中之福！他們竟和主在一起，擁有和摩西在山頂與主那樣的友誼！不知不覺中，他們的心燃燒、火熱起來，他們的面容因著愛的容光而改觀，他們原本樸素的衣裳也因之閃著美麗的光輝。

(3) 擁有力量。「看哪！」迦勒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書十四 10~11)。把自己獻給神，就是這永不衰竭的力量之源，因為這樣人便能不斷從神支取力量。正如春天裡植物的汁液流過柔軟的枝條，神的能力也是這樣流過那些相信他的人；這些人不僅與他結聯，更完全順服讓他進入心中掌權。

這一點是以賽亞強調的，他曾將少年人的充沛精力與等候耶和華的人作一絕佳的對比。他說當少年

人也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全然跌倒時，「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 30)。其中行走是最困難的。展翅上騰都還沒那麼難，在年輕的日子裡，碧蘭的天是那麼誘人，便禁不住要乘風而起；和風催人，也無法再駐足突起於光裸巨岩的細枝上。奔跑也不難，當朝陽逐漸東升，草上的露珠還未幹卻，大地還一片平靜時，自有欣喜的感覺，促使我們舍去原來沉靜的步伐，以快速的腳步代之。但是行走就不同了！在酷熱中還是要前進，要有耐心，肩負著主的使命，且不疲倦。要抵擋疲倦冷淡、怠惰、奢華享樂的試探！行走是最難的一件工作。然而迦勒在曠野流浪四十五年的經驗，就學會了這功課。這不是任何血肉之軀力所能及的。人的靈應該學習支取神賜給那昏厥者的力量，也接受他加添給無能者的精神。

但這種力量惟獨透過順服才能得到。除非是經過深思熟慮，為要照他的旨意，遵行他的道以及執行他工作的目的，否則神不會賜予這種力量。但如果你是基於這個目標，那麼你的身體、靈魂、心靈以及意志所需的一切力量，都將源源而至。肉身即或朽壞，但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4) 帶來勝利。在所有承繼應許之地的以色列人中，迦勒是惟一成功地將原先占住土地者完全驅逐的人。在面對敵人鐵戰車與防堵的城牆，以色列人的進攻似乎總是軟弱無力。我們一再讀到這令人難受的記載：以色列人沒有將他們全然趕出。但是迦勒卻是個顯著的例外。雖然亞巴是亞衲族中最尊大的人(書十四 15)，雖然亞巴的三個孩子示篩、亞希幔和撻買寧可不要性命，也不放棄這個產業(書十四 15)，但迦勒把他們都趕了出去——這並不是他自己作的，而是那位和他同在的主作的，給了他自己力不能及的全然勝利。惟有專一、全然跟從主的人，才能贏得全然的勝利。

這個結論多麼寶貴而明確！當我們要逐出心中的巨人、對付內心的敗壞以及抵擋魔鬼的攻擊，不幸敗北時，多半是敗於我們未能全然委身於主的緣故。我們並沒有專心全然跟從主。總有一些隱藏的破綻、一些縫隙，使力量流走。這一點是我們最需注意的。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當我們完全降服在神面前，就沒有任何罪在我們面前站立得住，因為罪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我們只要謙卑、信靠他將事情放在神的手中，就相信他會以救恩的戰車向我們的敵人進攻。

(5) 使我們能給別人祝福。聖經中兩度告訴我們押撒——他是俄陀聶冒死奪取底璧所得的賞賜——過門時，勸俄陀聶向他父親要一塊地。迦勒原本給她的陪嫁是南地，但那裡沒有水泉；得從老遠的地方引水來灌溉。新婚的小倆口商議之後，發現他們多麼想擁有水泉，俄陀聶覷於開口，於是她便自己向迦勒要求：「求你也給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賜給他」(士一 14~15)。

在給加拉太人的書信中，保羅提到「那賜給你們聖靈」的人(加三 5)。這是多麼寶貴的教導，只要是聽信福音的人，他就能成為一個管道，把聖靈供應給別人。這是何等奇妙的能力！這並不是說，借著按手的儀式，就可以成就這樣的屬靈實際。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直到現在，人若和那些住在希伯崙的弟兄妹妹接觸，往往可以透過他們，上泉與下泉也能蒙恩而流通。

專心全然跟從主：這樣你就住進這地；你的心將成為一座澆灌良好的花園，其中有永不枯竭的流泉；不僅你自己得到應許之地，也讓別人得到它；這樣生命的活水便流過你以及熟識你的人；俄陀聶和押撒這些你的親族們會圍繞著你要求祝福，你也有能力從天上高處，每日實際服事的深處以及生活的山谷，打開屬靈的祝福之泉。

18、領受與統治

羅馬書五 17

分配迦南地，是由約書亞和以利亞撒主持，在吉甲舉行；曾經一度為迦勒中斷，現在繼續下去。首先，是三大支派猶大、以法蓮和瑪拿西得到他們承繼的產業。由於瑪拿西有半支派已經得了地，是由摩西分配了約但河東的地給他們，所以起初只有分一闖一段的地給約瑟的兩個兒子以法蓮和瑪拿西，瑪拿西所得的城邑中，又有一些分出來給以法蓮支派（書十六 9，十七 14）。

聖經要對各支派所分的地界描寫得很仔細，第十五章裡，甚至把猶大所得的城邑全都記下來。約瑟的子孫所得的，則記在第十六和十七章。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升天的救主為我們每個人，都準備了不同的特殊恩賜，因此可以在教會要負責不同的事工。「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弗四 7）。同樣的，聖靈向每個人的啟示也不同，因此，也就不必為有千百種恩賜、工作以及服事而感到驚異了。這一點跟人受造的道理一樣，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不過，所得恩賜儘管因人而異，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主的僕人沒有一個不具有特別寶貴的資產。一個人不會有五種恩賜，但每個人有一種。也許一種是建造一面城牆；一種是葡萄園的一個角落；或者在聖殿裡的事奉；總之，每個人都擁有特別的能力和恩賜，這是升天的主所贏來的，他樂意賜給我們。

然而細看這些支派，有段悲哀的敘述不斷反復出現在聖經裡，就好像是當驚濤駭浪打在危險的岸邊時，激起一聲聲單調的警鐘。「他們不能趕出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書十七 12）。

把「偏要」這個有力的字圈出來。迦南人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他們是被趕逐的族群，不能佔有迦南的一丁點土地，但以色列人犯了何等大的錯誤，竟讓他們在神的話語前仍然留駐。「我要把他們從以色列的子民面前趕出去。」——然而我們別去責備他們，只看自己吧！讓罪包圍或讓血氣之欲轄制，以及讓任何惡勢力在得救的人心中立足，這都毫無卸責的藉口。永遠別讓它們說「它們必須」或者「它們偏要」，只要稍稍讓步，它們就會把我們逼到窮途末路，全能的主在十架上已經把它們完全擊敗，它們在他面前無立錐之地，而且神要我們將之趕盡殺絕，不留任何餘地。

分配迦南地時，約瑟的子孫和約書亞有過一場爭執。「我們族大人多，你為甚麼但將一闖一段之地，分給我們為業呢？」（書十七 14）。就像許多人一樣，他們自滿于傳統的強大，依仗他們的人數和威望；基於這個心理，便要求那些他們懶得自己去贏得的東西。

約書亞回答：「如果你們族大人多，在分給你們的地中，還有許多未被佔領的地區。比方森林！你可以砍伐樹木，除去殘樁，在因積存年深月久的枝葉而豐潤的沃土上耕種、收成。」有多少時候，我們向神求更多可用的東西，但自己卻沒有真正去用那些近在咫尺的可用之物。「砍伐樹木」可能是一句適用於我們許多人的經文。不必一心想作傳教士，卻先要作好你力所能及的區域——你的家庭、附近一些低收入區的孩童等等。森林也許厚密，但飽蓄信心的利斧能將之砍伐淨盡。

他們抗議：「那山地容不下我們，並且住平原的迦南人都有鐵車，再給我們一些地。」

「不，」約書亞說：「你有足夠的人力去砍伐樹木，也能把迦南人趕出去——去用這些人力。」我們該為神贏來的土地，神都已給我們足夠的力量，只是我們要懂得去用；沒有甚麼工作是太難、試探是太大、任務是太艱巨，聖靈賜給我們的恩，足夠我們的各項需要。也許，為對大多數讀者來說，要加速獲得聖靈能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宣告及使用來自復活救主那近在咫尺、等待他們支取的豐盛恩典。

現在我們可以來思想本章開始時所引用的那一節羅馬書中的經文了。這節經文在羅馬書那段艱深的經文中，就像崇山峻嶺中的一波小湖一般。

這節經文中，有三件事是顯而易見的：

一、**基督徒從神所得的有所差異**。有些人「受洪恩」，有些人「蒙所賜之義」，有些人是「在生命中作王」。有些人是只有生命，也有些人是有「更豐盛的生命」。有些人的永恆生命忽隱忽現，隱藏在濃重的煙霧之後；但有些人；讀者們，希望你我就是如此——卻燃著熾烈明亮的火光。「在生命中作王」是表示基督徒明白自己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也就是說，像王的後裔一樣，有

高貴的國度；像一個王子向群眾慷慨施予一樣，有寬厚大度；又像帝王將敵人踐踏腳下，登上寶座一樣，擁有勝利。

你對這些所知多少？你敢說自己生命中有甚麼徵象，是人一看就曉得主在你生命中作王？鑰匙是否就系在你的腰帶上？不潔的思想是否無法在你面前停駐？你有高貴的風度嗎？別人是否知道你的信仰不但能供應你的需要，而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這樣豐富，而使得你能行各樣善事？如果不是，你還沒有學會讓主在生命中作王。

二、造成差異的原因。感謝神，這個差異並不是像分地一樣，完全憑神武斷的決定，也不是恩典多與少的區別。「恩賜原有分別」，但，他的恩典就像野地的花，在滿山遍野綻放著美麗；又好像山谷中的溪流——這一切無盡的豐富寶藏，是任他的子民自由盡情享用的，而且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拿得到的。神非常儉省，創造之中毫無浪費。從某方面看顯得多餘的，卻是另一些神秘不起眼的工作者求之若渴的材料。也就因為如此，他能超過我們所求所想，毫不吝惜地豐富供應我們；我們就是這樣被餵養飽足，同時每一套籃子都被裝得滿滿的。恩典和自然的創造一樣，除了神的儉省，更有神的豐盛。神為我們造各樣豐富的恩典。他的愛超過知識所能明瞭；他的喜樂難以言喻；他的平安超過我們所能明瞭；他的意念是我們所難以企及的。

我們不能讓主在生命中作王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出於神武斷的判定，而是由於他子民領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得不到，也許因為他們沒有學會這個功課，也許因為他們的基督徒經驗中還未到達足以領受這恩典的程度。使徒保羅在此所強調的是：那些「受洪恩」，就是領受過豐盛恩典的人，更要在生命中作王。所以，造成差異的原因在人，不在神；不在於貯水的水庫，而在於漏水的水管。

偉大的聖徒其實不過是偉大的領受者。他們或許缺少文化、教育或者別人所擁有的千萬件東西；但他們學到了一個重要的功課，就是「領受」。「領受」一詞在新約中許多地方出現過，並且往往與「聖靈」一起出現，因為相信基督的人，就必「領受聖靈」。我們千萬別忘了基督自己就常將領受與聖靈連在一起，他豈不是對門徒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你想擁有高貴的風度嗎？領受吧！你想擁有慷慨大度嗎？只要領受就能擁有。你想要勝利嗎？別無秘訣，就是去領受。總之，你想要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嗎？那麼你就得領受那豐盛的恩典；而當你領受得愈多，你的生命就更高貴。縱然山地滿是森林，平原又盡是迦南人。——但若你領受並善用觸手可及的能力，「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頭攻擊你的，你必定他為有罪」（賽五十四 17）。

三、如何學得這個功課。很明顯的，要透過禱告。而且，禱告的人一定得實際進入，因為，禱告是將人帶入領受的惟一立足點。只有禱告的人才能宣告他得到了。但有許多人只有禱告，卻沒有進一步，實際去領受。我們的主說：「求就得著。」否則你的喜樂便難以滿足。當我們探討基督徒缺乏喜樂的原因，就明白其差異在一種禱告只是懇求，另一種卻是從神伸出的手中領取獎賞。我們的禱告常常好像迷失的船；事實上，它們已經裝滿了貨物停在碼頭，只是我們沒有到那裡去宣稱那是我們的。

也許以下的原則可以幫助你得到這個祝福：

- (1) 要確定你是照神的心意求，且是記載於聖經的應許或教訓裡。
- (2) 熱切而簡明地求。用基督耶穌的聖名，也就是在他的裡面，為他得榮耀來懇求。
- (3) 敢於相信神垂聽並回答你的禱告，不受情緒的影響。
- (4) 向前走且認定神是信實的。信賴他必持守他的允諾。
- (5) 若你已擁有這喜樂也明白這祝福，且行出來。

如此，你一定看到山地已成平原；森林已消失而成為草場；迦南人在你眼前被趕跑，就好像打穀機打下的穀殼在秋風中四散；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

19、任務的完成

約書亞記第十八章

兩大支派的領地已經分派妥當。其中猶大像一隻獅子護衛著南方，橫臥于錫安的要塞旁；而以法蓮，則是較沉靜但亦不失威武的小公牛，悠游於巴勒斯坦中部富庶的山谷中，作北方的守衛。現在約書亞可以轉而處理別的事情了。

一、約書亞在示羅設立會幕。當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軍時，營地每設定在一個地方，會幕就設在營地的中心；會幕周圍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帳棚，各支派則分別有其特定的位置，四周的每一邊各有三個支派紮營。要是留心比較十二支派在應許之地所分配的地業，可以看出跟以往安營的位置有顯著的相似點。好像以前的安營，都是不斷在重複他們最後安定在迦南地的位置。後來，會幕從吉甲移到示羅，因為那裡可說是最靠近迦南地的中心位置，就使這樣的對比更完全。

示羅這個古老的地點如今並無標記可循。也不像世界上其它的聖地，這個地方幾乎毫無特色。讀者可以想像，在那廣闊的平原，四周有些矮山丘，北面則有一塊多石的臺地。這就是經過良久流浪後，會幕被設定之處，它可能立在那傾斜的臺地上。而這也成全了偉大的頒佈律法者的命令：「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的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申十二11）。

在這裡，它位於應許之地的中心，為最強大的支派所守護，在它的東面有大道自伯特利通往示劍，這就是神所選擇當他住在以色列人中時設立會幕的地點。若他們的所行名符其實像他的子民，他就擦乾他們每一滴眼淚；他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同時承繼一切。

示羅這個神聖名字的意思是平安或安息，也象徵彌賽亞所帶來的禮物。耶穌是他子民的中心，他們圍繞著他聚集。不是繞著職業化的教會、宗教的會議、或者教條以及宗教儀式聚集，而是圍繞著賜與安息者，以他為中心，他的百姓聚集。他是頭也是心臟，使整個身體合而為一。一個以復活主為中心的生活，必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們和所有愛他的人擁有的美好團契，也和我們集中注意力於他的程度成正比。後來在約但河邊所築的壇，為在以色列人中間證明耶和華是神的證壇，並不是一件美事，如果百姓注意到一年三次在神的中心——示羅——聚集的意義，設立那座證壇其實並沒有必要。

二、約書亞責備百姓行動遲緩。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書十八3）。即刻，有二十一個人被派出巡查測量那地。他們把結果記在一本冊子裡，其中把那地的城邑分作七分，帶回給約書亞。這可能是神用來喚醒他沉溺於冷漠的子民的方法，他讓他們再看一看那應得之地。

在我們的基督徒生命中，神也已派遣許多使者走遍並描繪那片約書亞渴切率領百姓進入之地。有不計其數的書本是那些已進入應許之地者調查的報導，它們大大鼓舞神子民的心。我們也盼望這些文字能激勵基督徒的心，使他們不再延宕不前，而獲取天父在基督裡賜給我們的美地。

便雅憫——神所心愛的支派，安適地依傍著他，在他的雙肩之間，終日蒙得保守，就像母親懷抱嬰孩，給予他們溫暖與撫慰之地。西布倫所得之地是擁有汪洋大海無盡寶藏的海岸，那裡有革尼撒勒，是後來留有基督芳香腳蹤之處。以薩迦所得之地，是由沙地取得寶藏之地，以出產寶石、珍珠、以及具屬靈特質的水晶著稱。亞設所得之地，從造酒泉湧的瓊漿玉液彷彿預示聖靈熱切的運行；它足下的力量也證明那將惡魔蛇蠍踐踏腳下那無堅不摧的大能。拿弗他利所得之地，是滿足於神恩寵，有神豐富恩典之地；它擁有富饒的森林、環繞加利利的城市，以及巴勒斯坦的林園。這些都是具有屬靈寶藏的地業，是我們所應該起而擁有的。

我們遲緩、延宕而未擁有聖靈的豐富恩典，實在已經太久了。聖靈本當在我們裡面，成為一股活泉，使我們全然滿足；又像被嚴密防守、百敵不侵的堡壘庭院中，恣意噴灑的泉水一般。我們本應更認識耶穌、分享他的勝利、且確知自己被賜福，這種生命比起尋常的基督徒經驗，就好像迦南美地之於曠野一樣。然而，可歎啊！我們對這一切卻所知無幾。

引起停滯不前的原因很多。我們退縮不前去追求屬靈的高峰，因為必須經過自我否定、犧牲一些可

愛但引人議論的事情，再加上高處路途艱險、山坡陡峭、空氣稀薄，我們的肌肉活動不靈敏，頭腦也暈眩了。然而，當我們試著持守與聖靈的關係，那些愛輕鬆、愛親近世界、害怕自己與眾不同，以及自量應該撇棄許多我們原本珍視的東西……這種事情都影響我們，就像鳥籠限制了原本在天空自由翱翔的鳥兒正常飛行一般。

我們喪失了多少東西阿！遊蕩的生活和脆弱的小帳棚，豈能禁得住以色列的七個支派長久安居樂業在他們的地業之上？沙漠中的草場豈能與以實德倫和加利利的橄欖園、葡萄園相比？然而這些比喻還不足以形容，當我們自絕於享受神在基督裡賜給我們的各樣福氣時，我們所失去的東西。那是順服的生活；侍立神前等候他使用；清潔的心；勝過罪；目標單純；連結的關係；以及聖靈的充滿！讓我們來到示羅的約書亞面前，求他帶領我們進入上述的應許之境吧！

三、約書亞自己承受的產業。「照耶和華的吩咐，將約書亞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給了他」（書十九50）。在下一卷書裡提到這城名叫「亭拿西烈（士二9），意為「屬太陽之地」。

這位老兵的確當得起以色列人的好意，他一定也很高興在這城退休，安度餘生二十年。而他對以色列人重大的影響力，可由在他被主接去後，惡魔如排山倒海一般吞噬以色列民的情形看得出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以色列人的一個約束。他和他的全家都事奉主，一直遵行恪守摩西所吩咐的，因此他的典範如同照亮黑暗海岬的明亮燈塔。這句記載對他的專一篤定是多麼鮮明的見證：「約書亞在世的時候，百姓都事奉耶和華。」他就像某些教堂中支持整個屋頂重量的棟樑，撐著那尖尖的哥德式屋頂，及精雕細琢的花葉石雕壁飾。

他所承繼之地的名稱是極具吸引力的。屬太陽之地！它是否特別住在能承受太陽之地？能捕捉旭日的第一道光芒，又能持守夕陽最後一線炫爛？也許是吧！但這名稱有一種特別的美，尤其是我們將之與約書亞一生不動搖信靠神旨意的歷程連在一起時，更有深一層的體會。就如迦勒，他全心跟從神，而當人生的一段是在與神有美好關係的情況中結束，就必進入永恆的光中居住，這是人所能企及的最高的屬天福分了。

專一順服神，這樣你也必像他一樣住在光裡。他那溫暖的愛必使你也充滿他的熱情，且教導你愛的功課；他那真理之光必驅走你心中的迷惑與黑暗，而引進確實可靠的知識；他的同在曾激勵你，給你力量、活力、彈性以及永不衰竭的青春。那裡有陽光，那裡就有生命、健康、喜樂與充沛的活力。

四、約書亞也為殺人者作了安排。有六座城被指定出來，約但河兩邊各三座，且均是鄰近地區中心點，很容易抵達。在那裡，凡是無心而誤殺人的，這些城可作他們逃避報血仇之人的地方。通往這些城的路都修築良好，十字路口都有清楚標示指出逃城位置，而且，根據猶太人的傳說，還有熟習律法的人，在不同的路段指示、幫助這些亡命奔逃的人。

一旦進了城牆範圍之內，這位上氣不接下氣的殺人者，要等在城門口，把他的事情說給城內的長老聽，長老有權把他收在城裡，讓他住在他們中間。若是報血仇的人追了來，如果證實殺人者實在是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他可以一直留在逃城裡，直到那時的大祭司死亡為止。

應許之地上的這個安排很有意思。疏忽之罪與僭越之罪不同，因為對後者並無任何安排。這只是為不是出於仇恨而犯的錯預備的，就如利未記中，有為誤犯了罪的人而設的贖罪祭（利四）。啊！基督徒們，要謹記在心！你曾因疏忽不仔細而犯罪，本是難辭其咎，要被逐出應許之地的，但是神為你預備了寬恕。只要到逃城去，也就是祭司們住的城去，躲在那裡；那裡不光是安全，以後仍可享受所承繼的地業，一旦大祭司過世，他的死就使你的罪全被除去；因此，現在再也沒有甚麼能定你的罪了，因為你在他的裡面。

猶太人就是扮演著殺人者的角色。他們殺了生命的主，但他們作這事，是出於不知（徒三15、17）。因此他們失去了所承繼的地業，但他們仍然存活，彷彿被囚者仍存盼望，找著有祭司在的避難所，直到有一天耶穌把現今的世代，如同一件破損的舊衣包卷起來，開創一個新而榮耀的國度，是由他自己掌權的王國。這時以色列將回歸，各人有他們的居所，且回到他所逃出來的那城去。

五、約書亞為利未人分配的城市。西緬和利未的命運受著遠古咒詛的威脅。這對兄弟曾聯合犯了殺

人罪，而使雅各——他們的父親在所客居之地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創三十四 30）。雅各臨終時仍忘不了他們殘忍的惡行，當這一幕由他眼前浮現，他便說：

「他們的刀劍是殘忍的器具，
他們的怒氣暴烈可咒；
他們的忿恨殘忍可詛；
我要使他們分居在雅各家裡，
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創四十九 5~7）

但是同樣的，這個咒詛也並沒有真的實現。西緬是順其自然發展，先定居在迦南南方，位於猶大和非利士之間，這個支派的形態愈來愈趨於流浪的生活，最後終致同盟的關係愈來愈弱。而利未人的例子，即完全轉為祝福。這個支派的行動很引人矚目。在西乃山下，當摩西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面前聚集（出三十二 26）。非尼哈也曾在巴力毗珥這件事上，採取了決定性的舉動，他也是利未人——也許是典型的利未人（民二十五）。因此耶和華將平安的約賜給他們，將他們視為以色列的長子，且讓他自己作他們的產業（書十三 33）

在神聖的命令下，有四十八座城給了利未人，還有從城牆外算起一千肘方圓的郊野都屬於他們。當他們不在聖殿事奉時，就住在那兒，還有當他們限於年齡無法再任聖職時，也安居於此。

就如雅各預言的，他們分散各地，但這樣反倒效果最好。他們深入全迦南地，帶著來自示羅深切的影響力。一個人的命運若是進入神的殿且在祈禱時焚香，這該是何等大的榮光，又有多少好處集他一身啊！想想看，特別是當利未人能實行他被賦予的崇高呼召時，整個國家將受到多麼好的影響。再者，教導律法也是利未人的最高特權，因此他們要在所屬的城邑巡行。他們教導雅各家，他的典章，以色列家，他的律法，也在祭壇前燒香獻祭。他們指導百姓分辨潔淨與不潔淨的事物，同時為百姓的爭論判別是非。他們是萬軍之主的使者（申三十三 10）。

於是，任務完成了。「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一句也沒有落空，都應驗了」（書二十一 43~45）。至今這句話仍然真實的。天父已在基督裡賜給我們種種屬靈的福氣。他不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們。在耶穌裡滿是豐足，是我們生活及虔敬所需的。我們在他裡面就完全了。如果有失敗，是我們的失敗，而不在他。若士師記成為接續約書亞記的一卷書，這是由於神的後嗣向不信及罪屈服的緣故。

在永恆裡——其實它就近在眼前——當我們一同站立回顧生命的歷程——看其間的爭戰、行進與經驗；看其間的得與失；榮耀的頂峰與失敗的深谷——我們都該毫無懷疑歡喜地重複宣告這些尊貴的話語：主所應許賜福給我們的話，一句也沒有落空，都應驗了！

20、應許之地的生活

約書亞記第二十二章

當數年的戰爭終告結束，以色列子民便歡歡喜喜地定居在他們的地業上。就如同暴風雨的早晨過後，清澈的陽光重新普照大地，又好像經過迷惑狂放的青少年期後，進入愉快興旺的盛年期。聖經上對這段時期鮮少記載，可以想像當他們將神的律法帶入迦南地、佔領那些現成的美好城邑、和前所未有的富足房舍時，是在享受何等的福氣。他們又從現成的貯水池裡，引出新鮮的水灌溉葡萄園、橄欖園以及花園，在那兒又吃又喝，心滿意足。

一個具有成熟基督徒體驗的人，縱然他仍然繼續在謹慎儆醒地往前走，但是他對屬天的福分和美地，也不斷有更完整的認識。這人因品嚐神的良善慈愛而滿足，又好像一座被澆灌良好的園子；有來自沒藥山上的微風吹拂著他。空氣裡有濃郁的香氣；蔓藤發芽，開花了；石榴花也綻放了；在他的面前存放著各式珍果，新鮮與陳年的珍果俱全。

是在這樣的季節裡，我們學習安息的真義；合一的真正源頭；以及對付過犯與跌倒時所需的忍耐。

一、第一發現——安息的真義。「耶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平安」（書二十一 44）。約書亞對兩支派半的人說：「如今耶和華你們神照著他所應許的，使你們弟兄得享平安」（書二十二 4）。這也是耶和華與其選民之間關係的高潮。為了這一段，他將百姓和牧養他全群的人從海裡領上來；將他的聖靈降在他們中間；使他榮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邊行動，在他們前面將水分開，要建立自己永遠的名；又帶領他們經過深處，如馬行走曠野，不至絆跌。神行了這一切的心意，是要讓選民如同牲畜下到山谷，在陰涼處享受甜美多汁的青草，以免他們受烤炙之痛，如此，耶和華便使他們得享安息（賽六十三 11~14）。

這已經是相當程度的安息。國中太平沒有戰爭了（書十一 23），人民也安息了。但是很顯然的，迦南地還並沒有完全達到神的理想。這地雖然美好，但這福分仍局限于世俗的財富與物質的利益，顯然不夠完整。一個人怎麼可能只因增加一大筆屬世的財富，心靈就得到安息！這就好像期待人吃了麵包就會長胖一樣！同樣的，僅僅得著應許之地，也不可能使一意追求真理的心得安息。迦南的安息，就如這卷書裡別的許多部分一樣，都只是屬靈的安息、聖潔的寧靜、難以言喻之平安的一個模式與影子，惟有在神自己裡面的安息，才能填滿人的靈魂。請聽這話——我的安息：他的安息；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這比起在迦南因豐收所帶來的喜樂，與得著地業時踏步的歌聲還要豐富得多。因此，誠如希伯來書所言：「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題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來四 8~9）。

當我們因重生而歡欣雀躍時，便有安息；但隨著年月增長，安息的程度也漸漸深濃，正如四月天的淡蘭轉為八月的深蘭。造成這變化的原因，乃是對神的道最完全、神的旨意最可愛以及神的計畫最美好這些信念不斷增深的堅信。當我們初踏入安息，必須抵擋不信任，不斷告訴自己凡事都好，且以應許和確據安慰自己。但當年歲消逝，懷疑與自言自語也盡褪去，我們心中的密雲裡是被甜蜜經歷的聲音所充滿。我們對那位元所信的有更多認識，也記起他所應許的好處一樣也不落空。我們看到生命中最險惡的烏雲，不是消散的無影蹤，就是化為沛然恩雨。我們憶起那些我們曾禱告、爭戰對付的事物，都成了最大的祝福。我們不得不承認，每當走自己的路，便滿布煩惱愁怨；但當走在神的路上，就總是流奶與蜜之地。

當我們想起這些事，從一個生命的峰頂回顧以往，心裡就滿是寧靜的安息。我們為甚麼憂悶煩躁，自討苦吃，讓我們的靈在裡面不安呢？凡是在律法掌管之下，凡是在愛之下，所有事物都會合作完好。神自己曾賜下恩典與榮耀。對那些他曾賜給獨生愛子的人，他不曾留下一樣好處不給他們。他的愛裡揉合著父嚴母慈，我們的每一步他都考慮到，每條道路他都仔細挑選過；沒有一滴眼淚他不顧念；沒有一種痛楚在碰到我們之前，他不曾先嘗過；也沒有一種哀傷臨到我們之前，他不曾先感受過那分沉重。我的心哪！你的神是這樣的一位神！你要噤聲；信靠他，他在作一切的美事，要安靜休息！就好像一座珍

珠門在你身後那樣安全，這種喜樂是人搶奪不去的；每陣風都是和煦的南風；每塊土地都是故土；每個有著艱難包裝的環境，都蘊含著天父愛的禮物。

因此，這種出於信靠所生的安息，就更往前進深了。因為隨著認識加增，信靠也擴大了。我們愈多認識神和他的愛子耶穌基督，我們對他那永存、無所不在的愛的信靠也就愈堅定；因之我們的安息也愈不能被破壞。不錯，當他們渡過約但河時，他們就得到安息；不錯，他們進入了那地以後，掬飲了山上泉水時，更會發現，那裡的水更加甜美。這正是羔羊所救贖、所帶領的人，不斷體驗更完全之安息的過程之畫像。他要再帶領他們進入那地的心臟地帶，那裡沒有狂風暴雨的侵襲，也沒有大海的巨浪滔天。

二、第二發現——合一的真正源頭。約書亞召了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四萬勇士來，當眾稱讚並感謝他們完成了早先所許下的承諾，然後他吩咐他們：「……現在可以轉回你們的帳棚……只要切切的謹慎遵行神的誠命」（書二十二4~5）。他在打發他們回帳棚時，也表示他對他們熱切的盼望——要他們帶許多牲畜、金、銀、銅、鐵並許多衣服回去，這些福分都是他們配得的。

當他們來到約但河，涉水而過之後，回顧那如今將他們與其它子民分隔兩邊的河水，突然有一種恐懼臨到他們。為避免將來有一天，那另外七個半支派的人會對他們的子孫說：「你們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何關涉呢？因為耶和華把約但河定為我們和你們……的交界。你們與耶和華無分了」（書二十二24~25）。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也為了嚮往後的其餘支派表明他們的身分，他們在約但河的西岸築了一座壇。那是一座讓人看的大壇，不是為了獻燔祭、平安祭或別的祭；而是為作一個永久的證據，告訴後人建這壇的是忠心事奉神的以色列人。

但這卻是個大錯。這壇的形狀不是來自神的啟示，它的結構也不是；如果他們遵守神的指示，那麼每年三次，他們的男子便應當到示羅朝見神，自然也不需要這笨拙的計畫了。在他們的看法裡，人的合一不可能僅靠靈裡的連結保存，一定得有外在實質的證明。光是示羅祭壇的連結還不夠，必須再有他們所築的這座大壇才行。

然而，對約書亞和其它的以色列人而言，這種合一的觀念卻是很真實的。同樣的，屬天的生活會在我們裡面產生一個清晰的觀念：神的子民是真正合一的。這也是約書亞記這卷書和以弗所書另一個相當重要的相似之處。以弗所書裡除了特別講到屬天的生活，也啟示了身體的奧秘，就是肢體雖有不同，身子只有一個，每一個信徒都分享了神自己的合一。在初信的階段，我們以為只能借著共同的信條，或者屬於某些大教會的會眾這種形式，才能有合一。我們築起自己的祭壇；無視于神合一的原則，卻築起自己的原則。換句話說，我們將形式的合一，當作是實質的合一。但久而久之，當我們逐漸長大，就發現所有在祭壇前聚集的真靈魂便是合一的。他們從各個地方來，心中燃著同樣的盼望，為同一個目的懇求，倚靠同樣的寶血，這共同的吸引力建立起一個活的合一；就好像一棵樹，那分歧的枝葉莖脈都在輔助同一個生命力；也如同一個身體，所有的肢體都從屬於一個賦予生命的靈。

我們愈接近基督，就愈能辨識出自己與那些屬他的人合一。我們學習少思想那些分歧的觀念，而多思想大家共同相信的。我們發現每位信徒的個別差異，正好讓他適合擔任特別的事工，即不影響其連結於永活的救主，而得的內在生命之深度。當這些分散啃齧牧草的羊群，漸漸接近同一個峰頂時，他們漸漸向一個中心點集中，那兒只有一群羊，只有一位牧羊人。

這是聖經中終極的異象，也是那些最被敬重的聖徒所公認的：雖然新耶路撒冷中有以色列各支派和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有各色寶石裝飾，又有面向四面八方的門，然而仍然只有一位「新婦、羔羊的妻」（啟二十一9）。那麼為甚麼這個世界以及有時候教會認為主禱文尚未實現，合一也尚未完成呢？合一已經完成了，惟獨屬靈的和有屬靈辨識力的人，才能看到其均稱調和。

三、第三發現——對付過犯與跌倒時需要忍耐。當以色列別的支派乍聽到豎立另一座壇的消息時，他們馬上有股要前去攻打弟兄的衝動。他們在示羅聚集，因為設立祭壇看來是干犯這聖地的罪行。

但是另一個較明智的計畫出現了，也許最好先委派非尼哈和以色列中著名的十個首領，代表耶和華所有的會眾去質問他們。這些代表到了基列——這是另兩個半支派的人暫時聚集之處，便開始諄諄告誡，並引了亞幹和拜毗珥的例子，警告他們這罪會使審判臨到全體會眾。他們的論點是，沒有一個屬於以色

列的支派或個人，會犯罪而不牽連整個會眾都受審判。「不可悖逆耶和華，也不可得罪我們」（書二十二 19）。

這些代表們心中的愛是如此深，因此他們甚至提議讓弟兄們分享耶和華的帳幕所住之地，一起到迦南西部居住。「你們所得為業之地，若嫌不潔淨，就可以過到耶和華之地，在我們中間得地業」（書二十二 19）。

這想挽回弟兄犯錯的意願是如此親切、甜美，和原先準備大事進攻的態度迥然不同。他們也收到了效果：弟兄們坦白表示這種行為並非出於要離開神，也為他們行事的動機作了簡單的解釋。於是在整章書的結尾，記載著兄弟間的關係更加緊密，而且大家共同歡喜快樂感謝讚美神。

事情總是這樣，以神的慈悲懇求人會使激怒的迫害者靜止。我們本是嚴於責人，激烈衝動的。但當我們不歇息地追求真理，就會學習以溫和的態度去面對錯誤；我們會以溫和的靈幫助人恢復，擔別人的重擔，會因贏回一個弟兄而快樂，而不去想在辯論中壓倒或者以諷刺擊敗他。就這樣，在金碧輝煌的秋日，原本生澀的果實飽滿成熟了，散發著濃郁的香味。原本如劍的憤怒之火如今消滅如微弱的火花；而彼得，這位性烈如火的門徒，在經過多年試煉的熔鑄之下，已能以一顆柔軟的心去撫慰服事那些受創的信徒。

21、去愛！

約書亞記第二十三章

自前一章所記載的故事過後，大約又是十八年過去了。這段時間，神所賜的平安未曾被任何迦南人的反抗所破壞，因此以色列子民得以安居樂業而不受戰爭侵擾。他們周圍以及混雜在他們之中，仍有許多迦南的餘民，然而這些人漸漸習於、也樂於與這些前來得應許之地的以色列人，共同分享這片富饒的地區，這片地足堪供應所有居民的需求。

同時，歲月也在那位偉大的領袖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他「年紀老邁了」。在這方面，約書亞無法與教會的元首耶穌基督相比。他曾帶領他的百姓進入屬天的境他，也和他們分享他的安息。不過，他不老邁，他「永運活著」。約書亞明白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將盡，便召集百姓的領袖來見他，這有點像奉召作外邦人使徒的保羅，在愛琴海邊召集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去見他一樣。那必定是一次壯觀而又值得紀念的聚集。聚集的他點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地業之上，或者在聖地示羅。

也許迦勒與他的兄弟基納斯也在那兒；還有祭司非尼哈；以及曾在偉大戰役中奮勇對敵的戰士們，只不過他們已將犁頭取代當年的利劍，又用修剪枝葉的鈎刀取代當年的槍、矛了；而當年那些打仗時還未生鬚的少年，如今已是家長、族長、審判官和官長們了。以色列的文武精英齊聚來聆聽偉大領袖的最後叮嚀，他是時間鴻溝的橋樑，身跨過紅海的時代與以色列進佔應許之地之後達二十年之久。

在聚集的人群面前選好地點，約書亞便帶他的群眾回顧過往，提醒他們神為他們所成就的一切。他帶領他們進入並紮根於他所應許的山嶺地業之上，又把他們安置在他為自己預備的地方居住；他所應許的各樣美事沒有一句落空；一切都實現了。這位老領袖為神的信實作見證，就好像一個成熟信徒也會有的親身經驗。他娓娓述說記憶中的一切，回想起遙遠的過去，也將如今生命的黃金成熟季節與當初應許之春作了比較。

約書亞很擔心一件事，就是那些被趕出迦南的各族。他七次提到這些國民。包括神曾怎樣待他們，他們怎樣在這地上居住，神怎樣將他們趕出去；特別是他們的存在可能對以色列民是如何大的試探，以色列民可能會被引誘與他們聯絡、結親，甚或拜他們的神。這個老人好像明白他是以色列和向世界與拜偶像妥協之間惟一的攔阻力；他的勸誡已先提到使徒保羅對以弗所教會長老的訓示：「我明白在我離開後，餓狼會進到你們中間，你們中間會有自己弟兄起來說邪惡荒謬的話，因此你們要當心！」

為了預防這可怕的情況發生，約書亞提出三件保護措施：

第一，我們回想這卷書的起頭時，神給他的勸誡。要他們大大壯膽，謹守遵行寫在摩西律法書上的一切話，不可偏離左右。

第二，就是警告以色列民若與剩下的異族之民結親或拜他們的偶像，神就必不再將這些異族趕出去。這些剩下的異族之民會成為以色列民的網羅、機檻、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以色列民在這美地上迅速滅亡（書二十三 1~13）。

第三，也是我們要格外留心的：「要分外謹慎，愛耶和華你們的神」（書二十三 11）。在本卷書將近結束時，有這樣的勸誡，真是美妙的一段。以前十幾二十章裡盡是血腥與殺伐，但現在這戰士的口吻卻像一個慈愛的人，干戈之聲現在換上了豎琴的諍諍。渾濁的地帶已過，如今是澄澈的溪流。早晨的暴風雨，如今已變為夕陽中溫和的東風。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也是如此，他在樓房上最後晚餐時的那一段講論，也是充滿了愛所發出的溫柔光輝（約十三 31~35）。

神給人生的全部律法都在一句話裡完全了：「你們要愛。」謹慎愛神，相比起來，別的經節都不需要了。愛神，你所得到的滿足將不下於承繼地業，在神的愛之海中，日頭永不落下。愛神，你就會有勇氣；這種勇氣就好像一隻怯生生的母鳥，當敵人攻擊他的巢穴時，他的母愛會使她奮不顧身保全這個家。愛神，你就會愛他的話語，而不願偏離。愛神，你就不至去尋求與你的至極鍾情相違背的愛。愛神，你就得著神，也被神得著，那些原本是網羅、陷講、禍患的東西，都將成為導入更豐盛生命的踏腳石。愛神，你就在他至極的愛中，與天上人間、甚至宇宙間所有聖潔的受造物合而為一了。

現在我們要思想的是，如何達到這個誡命：「謹慎愛神」，我們該採取甚麼步驟，才能真正學到順服這最大的誡命呢？這誡命先由摩西頒佈，後來耶穌又反復重申：「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神」（申六5）。

一、謹記愛是從神而來。真正的生命只有一個，就是神。別的生命都源於他，他是自有永有的。「我是」（I AM）這名字裡的含意恐怕比我們能理解的要深得多。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有都是本於他。他是「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四6）。因此，一切的能力、智慧與慈愛，不僅存在他裡面，更按著生命預備好能接受的程度，透過他進入各人生命之中。他是位於中心的太陽，任何的美善、尊貴、能幫助人，不管他自知或不知，都是由於接受了他那打從老遠傳過來的神能，而從那源頭反射出來的光芒。

起初創造中的大自然，其實乃是那隱藏在永世中的神性，在意念上和觀念上，以物質的形式顯明出來。物質世界中，諸如光，熱，和電的力量，其實乃是神能力的彰顯。人倫道德方面的美德，勇敢，忍耐，慈愛，其實乃是那永恆的光所發出的火花而已；這光在每一個人生出來就點燃了他，只不過因為人類處於墮落的光景中，多多少少把這光壓抑了，使它暗淡了。

讓我們往上升，到萬有的最高境界，來談愛。愛是人類本性的冠冕，華麗的花冠；它將宇宙間的心靈連結在一起；擁有這個特質，就使我們更像神，因為神就是愛。在愛的手中有一把鑰匙，能使神人恢復和諧的關係，愛的話語有生命般的活力，能使罪的後遺症消逝無蹤，而在天父家中原有許多住處，但因為愛，他們都要形成一個大家庭。他們因著愛，與神結聯，也因此，而彼此互相聯屬。惟有借著愛，眾天使、被救贖的靈和各處的聖徒都要連合在一起，合唱新歌；這新歌的聲浪，將環繞在那至高者寶座的四圍。愛必要征服不和諧，勝過爭鬥，而完成神最終的目的。

但是，一切的愛，不論是當嬰孩向那張俯首熟悉的臉伸出雙手時，在他心中升起的那分情感；或者是在母親心中，那種令她心感神迷的喜悅；也可能是當一個忠心的僕人，預備獻身以盡職的心；不論它是出自一個人或天使，是在地上或者在我們視界以外那可稱頌的界域之中——它最終極的根本源頭，就在神的心中。

也因為如此，可以瞭解那些能愛得純潔、不自私又堅強的人，一定與神有深切親密關係的原因。這人的天性必定深深浸潤在與神的靈交中，就好像染匠的手浸在他所染作品那深深的顏色裡。正如月亮必須隨著太陽轉，她才能將接受到的光芒轉為對地球的亮光，所以我們若要付出愛，非得先接受愛不可。如果我們要給出，就得先得到；若要傳遞出去，先得吸收；若要散佈，先得獲取。哦！讓我們更加接近主，與他同行。

二、但這愛是透過耶穌來到我們心中。從廣義看，神的愛是要給與眾人的，但惟有透過耶穌的死和代求，這才成為可能。若不他為世人的罪成為贖祭，神的愛，那恆久不變、有公義的愛，就沒有管道能讓它傾注在人身上。若不是耶穌基督，屬天的花朵一旦落入人的罪中，便將成為稍縱即逝的火花。

但是，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來講，神的愛已經貯存在耶穌的人性中。這神聖的事須表露在人類的深情上。當我們認識耶穌，因信心與他聯合，又透過他與神聯合，我們就開始體會神愛豐富的浪潮，這愛從父神，透過子，成為我們裡面一股永流的活水，流入永恆的生命。這時我們便能體會保羅的呼喊：「基督的愛激勵倒我們」（林後五14）。向耶穌打開你的心；培養與他的友誼；與他保持親密的關係；讓自己常常思想他為你作的一切。愛才能生出愛來；去思想，當他將自己給了你時，他有多麼愛你。當你的靈魂開始發光時，告訴別人他的故事。

三、愛也借著聖靈來到我們心中。羅馬書第五章第五節說：「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神曾保證以色列民要從應許之地得到以實各谷的葡萄，他確實給了，因此，聖靈應許要將基督的愛傳給我們，也是一個有確據的盼望，凡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我們可以證明神所應許的福分他必定成就。我們之所以對永恆有把握，因為它已經在我們裡面滋長。我們已經不再餓，也不再渴；也因此更確定羔羊會引導他的子民進入豐盛生命之地。

讓我們把聖靈所結的果子——愛——放在心裡。就像果子一樣，它漸漸在樹枝上飽滿、結實累累、

轉紅、成熟，人不知道這是怎麼作成的。向神降服吧！在你敬虔而謙卑地要求分享聖靈之後，才休息；要被聖靈充滿；這樣，你就會受到愛的洗禮。當我們的內在被聖靈堅固，就開始知道基督的愛到底是何等長闊高深。

四、對於愛神的幾個要點。在本章結束之前，我們只能簡單列舉幾項：

(1) 分辨出於情緒的愛和愛本身的不同，前者是易變而不持久的。

(2) 要謹記，不僅用心愛神，也要以意志和理性愛神。他的意願當高過我們的意願，我們的整個生活都環繞他，以他為中心旋轉。

(3) 要察驗是否真有愛，不是借著感覺或者話語，而是借著順服。「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愛我的」(約十四 21)

(4) 要防止受感官知覺侵擾的影響。若我們給於肉體滿足一張許可證，便立刻妨害我們在神愛中屬靈的成長。

(5) 由愛人學習愛神。要像你覺得自己愛他們那樣，去愛人，然後你就真的會以溫柔和憐憫待他們。這是愛的開始，也是接近神的愛。要一直靠內住的聖靈如此行，你就一定能對神那難以企及的愛有更多認識——雖然我們永遠也不能完全明白。我們也許能認識基督的愛，但那是超過人的知識所能理解的。

約書亞記第二十四章

這位曾經是軍人、審判官、政治家和先知之揉合體的老領袖，再一次，盼望面對面地看看他的子民。緊接著約書亞記第二十三章召集以色列眾人的長老，族長，審判官，和官長，在示劍聚集的盛會之後，幾乎是立刻，在約書亞記第二十四章，他再召以色列的眾支派聚集在示劍，來到神面前；示劍，就是多年前以色列民曾聚集舉行莊嚴祭典之處，在那裡，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的高處，曾縈繞著以色列百姓應答祝福與咒詛的「阿們」聲。

那寫在石上的律法仍歷歷在目，當年的情景必定清楚浮現于多數曾參與者的心頭。然而此刻，這個山谷又添了借別、動人心魄的一幕，在這裡，約書亞要傾吐他最後的告誡與懇祈。

約書亞的敘述。他把以色列過去的美好故事再講一遍；自起初神如何「將你們的祖宗，從大河（幼發拉底河）那邊帶來」開始——這是歷史的黎明。回想起他拉——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這是多麼遙遠的故事阿！約書亞提到這個可能是想強調一個事實，就是這個家族也曾與他們周圍的人一樣，沉溺在偶像崇拜之中。也就是說，這個罪是根深蒂固在以色列人心中——是竭力剷除仍消滅不了的野草。看哪！以色列！這是過去遺下的坑洞與砍伐的痕跡，你本來並不比任何人強。神揀選你，並非你具有敬拜惟一真神的特質，而完全出於他無上的恩典。他是使你與眾不同惟一的原因。你在罪中原是死的，但因他的大愛，在他的恩惠和慈悲裡，你被選為他的子民。

以撒、雅各、以掃——這些名字震動了聽眾們心之深處的心弦，會眾一片靜肅。然後，這位講者，就好像耶和華的代言人一樣，進入更熟悉的地域，他回想起自己生命中親身經歷的事件與人物——摩西、亞倫兄弟的工作；埃及的災難；在紅海邊的呼求與神的搭救；曠野；西撥的兒子巴勒、比珥的兒子巴蘭；渡約但河；耶利哥城的傾覆；迦南七族的戰敗，以及得著應許之地。

但從頭到尾，這個故事的重點都在神的恩典。我將、我能、我賜、我差遣、我帶領、我降災、我救。沒有一句提到以色列是強大的民族。一切都歸因於那自然、歷史與恩典的源頭——神至高無上的旨意。我們不能超越過這一點。固然，我們可以找出很多事物證明自己在一件事中的影響力，然而至終得閉口不語，明白神的勸誡與引導是決定性的關鍵。那位偉大的異教徒帝王尼布甲尼撒對神作的形容，基督徒也不能再增減分毫：「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他手，或問他說，你作甚麼呢」（但四 35）。

當一個人年高德劭，達到生命的輝煌夕暮之年，回顧過去神對我們一步步的引導，還有甚麼比這一刻更令人心曠神怡呢！好像在蒼茫夜色中，回顧遠方家裡那盞忽明忽滅的燈火，我們憶起早期生活中難以掙脫的捆綁；許多困難與得釋放；天路歷程中的雲柱；對我們每日需要源源不斷的供應；人的愛；以及神隨著我們一生的恩惠與慈愛。噢！在這最平凡的生命裡，有著怎樣一篇愛的歷史阿！它記載著罪與寬恕、激怒神與他的憐憫；以及恩惠與賞賜！當我們彼此分享在應許之地的經驗；這地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弓與箭得到的，我們住在不是靠自己手所造的華廈中，享受不是出於我們手所種植的葡萄園與橄欖園；誰能說這不是最美好奇妙的經驗呢！

約書亞的懇祈。當時人民可能多半還維持敬拜自家的神，就像拉結從拉班那兒偷來的神像那樣。也許他們只是在暗中，私底下這麼行。然而邪惡的毒菌總是伺機而出，約書亞有足夠的理由擔心這些蠢蠢欲動的狡猾醜物會發展擴大。人的心總是樂意以屬物質的事代替屬靈的事；於是，偶像代替了神，人喪失了惟一強大足以抵擋消除他自己血肉情欲的力量。如此，偶像崇拜的國家遲早要被導入不潔不義。因此，約書亞特別強調，懇切勸誡人民要將他拉及其它列祖在大河那邊，以及在埃及為奴時求告卻盡落空的神祇都除去。他在訓示的一開始（14 節），以及那段不朽的言詞之結尾（23 節）都反復提醒。

滅除偶像的工作，與我們蒙福生活最深的經驗是平行發展的。即使是約翰，在約翰一書的結尾，也囑咐門徒要遠離偶像。事實上，只有在屬天的光芒較亮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看清那些生活中我們以為無害而視如珍寶之物的真正本質。也許我們一度在很莊嚴的時刻選擇向己死，但是只有繼續不斷反復的

操練才能克盡全功。‘己’是我們最大的偶像，它無所不在、陰險狡猾、變幻莫測！撲滅一處，另一處又起。它附著纏繞在那些看似無害的事物上，但當它轉化成為偶像，就得被丟棄。像是我們的以撒、我們的拉結和我們的右手！

我們惟一的盼望，就是要堅定地選取神自己！光是消極地毀滅自我還不盡理想。我們得刻意將自己朝向神。我們的意願是要使他得榮耀，我們的靈要以他為先。我們要在生活中完全徹底順服他的命令。若能如此，平安便隨之而至。「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二十四 15）

百姓第一個回應。他們表示絕無離棄耶和華事奉別神的意願。他們充分明白從出埃及到進駐迦南，都是神的恩典。他們也表示了事奉主的決心。

約書亞的回答。以色列子民是眾口同聲述說這誓言，或者由選出的代表來說，抑或記載聖經的史家，根據他們的對話，集中他們共同的感覺而記下這個結論，我們不得而知。但約書亞顯然從他們的聲音中聽出一些不誠懇的跡象。也許因為他們並無放棄別神的行動，所以他覺察這回答的不真實。許多年前，當雅各的家人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們耳朵上的環子交給雅各，雅各就把它們藏在示劍那裡的橡樹下，並沒有完全銷毀（創三十五 4），約書亞是不是盼望歷史再現呢？他是否希望那些百姓的領袖們能率先奉獻所有，就像後來十五世紀在佛羅倫斯的廣場上，Savonarola 召喚時，群眾所回應的行動呢？

但當時並沒有這樣的反應。人民僅以口頭的認定為滿足，卻未作任何犧牲獻祭。由於沒有任何燔祭，因此約書亞深知眾百姓的誓言不過是口頭上允諾罷了。而這個樣子，他說，是於事奉神毫無益處的。他是聖潔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會找出你秘密的罪；他不以嘴唇的服事為滿足；他不會放過違背他的行為與罪，即使它們是藏在你帳棚裡的隱密處和你心的深處。縱然他在你身上作了一切美事，但他也不會放過他百姓的墮落、冷淡和犯錯不顧。

百姓第二個回應。他們充滿信心地許諾他們定要事奉耶和華。這是來自他們自己意願的力量，他們自己的決心，他們憑著自己選擇要永遠事奉耶和華。站在約書亞的面前，他們已經忘卻過去的許多失敗，反倒蔑視他的擔心，嘲笑他對百姓可能背叛神的顧慮與提醒，他們說：「不然，我們定要事奉耶和華」（書二十四 21）。

看哪！士師記裡對這句驕傲的話，下了怎樣的註解！事奉耶和華！士師記中記載約書亞死後緊接著便是：「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士二 11~12）。這樣單調而悲哀的記載幾乎在每一頁都有。我們不禁回想起在西乃山下時，在熱心中百姓發誓要遵行神所說的；然而在六個禮拜之內，他們就轉而敬拜金牛犢的像，還一邊跳著邪淫的舞蹈。事實上，下決心，不管是怎麼好、怎麼堅決，都不足以使我們進入一個順服的生活。我們道德的本質經過反復的失敗，早已弱不堪擊，抵不住肉體情欲的要求了。立志行善由得我，然而行出來的卻由不得我。當我們仔細檢視自己的本性時，沒有人不明白其中有多少的肉體情欲，使我們陷入其中，難以自拔。人的意志就好像一個奴隸坐在內心王國的寶座上，下達一些他自己無力實行的命令，如同一個傀儡在許多強大有力的領袖之中，爭取他自己的權力。

也因為如此，許多年輕的心深受失望之苦，往往在一個高潮中，他們決定自己的生命要更新，他們被這堅定的決心所鼓舞，不偏不倚朝著聖潔與奉獻目標的陡坡攀爬；然而當他們下坡來到平坦的平原，過著千篇一律的例行生活，就發現原先的動力喪失了，要實行那最高目標的力量與決心也消失了。不行！要完滿實行獻身、成聖的力量不在我們，而只有在聖靈的能力裡面，這才成為可能。

約書亞第二個回答。他說：「你們選定耶和華要事奉他，你們自己作見證吧（書二十四 22）。換句話說，他根據他們自己的決斷這樣要求，希望他們自己發的誓言具有約束力。他何嘗不想更深地探察他們，讓他們瞭解這個情況的嚴肅性，以及驅使他們面對自己所擔責任的嚴重性。借著其中所含的重大利益、借著提醒神的慈愛與釋放、借著追念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和以撒那偉大的日子、也借著他們自己嚴肅的決心，約書亞力勸他們要信實。

百姓的第三個回應。「我們願意作見證」(書二十四 22)，這是百姓自己說的。這就有如多年以後，百姓回答彼拉多的話，當時彼拉多屢次有意釋放耶穌，百姓卻自承，「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子孫的身上」(太二十七 24~25)。可歎呀！看他們這樣自信的誇口，這樣帶著任性驕傲的決心！「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撒上一 9)。我的心哪，要做醒，當你受到下決心的挑戰時，要靠著神誇口；樹立起他聖名的旌旗，讓自己在祂大能的保護與環繞之下。只有靠著神，你才能躍過一道牆，或者擊敗一支軍隊。求聖靈借著加略山那血紅的、盼望耶穌再來的銀索，以及每日與神親近的金索，將你縛在自我降服的祭壇上。

約書亞的反應。多說無益，於是約書亞把百姓的誓言立了一個紀念石，作為百姓對自己的約束。他把他們的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他說：「看哪，這石頭可以向我們作見證，因為是聽見了耶和華所吩咐我們的一切話，倘或你們背棄你們的神，這石頭就可以向你們作見證。於是約書亞打發百姓各歸自己的地業去了」(書二十四 26~28)。即使到了應許之地，人民仍把他們固有的那種對責任與順服的西乃精神帶了來。他們在西乃山下曾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出十九 8)。在迦南地，他們又說了一次，我們都可能犯這樣的錯。以往我們憑自己的努力誇善稱義，如今又想藉自己的努力成聖。以往我們想憑著好行為進天堂，如今又想藉它們表示自己守住了在神面前獻身的誓言。於是我們企圖以自己的能力直接走上這條成聖的艱難道路，而當靠自己的力量時，我們就不免身受困頓懊喪之苦。走神的路沒有陽關大道，我們既在聖靈裡開始，就不可能在血氣中完成這天路之旅。

約書亞並沒有給百姓安息。迦南只是神子民享安息日的一個預表，但並不完全。它至多是屬物質且不滿足的一種例子。它讓人從軍旅勞頓歲月中歇息，但並不是靈裡完全的安息。玉米田、葡萄園和橄欖園中的出產，並不能使以色列的心滿足，即使這個民族已在神所賜的土地上定居。因此，正如聖靈告訴我們的，還有一種充分而更好的安息，只有古往今來那些憑著信心的神的子民能得到。

我們要注意這深奧的屬靈真理。以色列不能進入神真正的安息，是因為以色列子民一直堅持他們自己要作這樣或要作那樣。即使有約書亞的領導，摩西的精神，神的安息也無法進入這樣的心。而律法更不能使人安息。這情形難道不是發生在許多基督徒身上嗎？他們口稱順從主的領導，但其實卻全靠自己的決定、又靠自己的力量誇勝。

只有當我們明白神所提供的新約時，才能真正進入安息與平安的祝福，新約裡雖然也提到人，但是各處充滿的是神的「我要」。不是你要作甚麼，而是神要作；不是靠你的弓和矛，而是靠他的右手和膀臂；不是因為你好，而是因他的恩典賜人自由。當你承認自己無力持守追求成聖的道路，完全仰賴他在你裡面或借著你行事，好實現他的理想，完成他的目的；當重擔完全卸下，你就能憑著神的力量行事而心滿意足，你所經歷的安息會像神所擁有的那麼深，就好像炫爛夕陽的萬道光芒之後那片沉靜蘭天一樣。

約書亞的任務結束了，他在自己的地業上退休、安度餘年；但是終其一生，他的人格與生活卻仍然影響百姓，甚至到他離世後，這影響力仍在。約書亞在一百一十歲時死了，以色列人埋葬了他。他們也許曾聚在一起追念他的一生。他沒有摩西的恩賜；如果摩西擁有五種恩賜，相比起來他也許只有兩種，但是他的堅強、智慧與信實卻贏得神和人民的信任。嫩的兒子約書亞，他的光芒不亞於蒼天中任何一顆閃耀的星星，是預示那位復活升天救主的範例。這是後人為他刻下的墓誌銘，約書亞實至名歸——

約書亞，
嫩的兒子，
耶和華的僕人。

—— 邁爾